

中宗二二

燃藜室記述

卷之八

燃藜述史記卷之二

目錄

中宗朝故事本末

中宗

奏請天朝諸命

王妣慎氏遜位復位本末

金公輔趙光著之獄

李顯獄

辛卯義獄

柳子光竄死

僧誕儒生獄

兩司駁朴承文柳世雄

三浦俊發

復 昭陵

朴 米文幸 允武 獄

柳 聯年 誣獄

乙卯 禍源

乙卯 士禍

重 蒙獄

目錄

中 韓方 夏本末

熈寧宣記述卷之

中宗朝故事本末

中宗丙寅元年

中宗恭僖敬天昭武敏仁成孝大王諱懌字懋成宗第二子

貞顯王后以弘治元年戊申熈寧十三年三月五日己巳誕初封晉

城大君正德丙寅即位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十一月十四日傳

位于仁康十五年庚戌昇慈下昌德宮之歡慶殿在位三十

九年壽五十七皇朝諡恭僖王上曰敬唐靖陵唐州宣陵東

二月初姜高陽日恭僖有表石明嘉靖十七年壬戌

妃恭昭順烈端敬王后慎氏籍居昌左議政贈頒議政益昌府

院君信度公守勤女成化二十三年丁未成宗十八年正月十四日

誕己未行嘉禮初封府夫人正德丙寅九月二日正位

中壹九月九日遷于私第嘉靖丁巳明宗十二年十二月七日丙戌

昇遷本處母祀則在十二月五日而壽七十一英宗十五年

已未追復位溫陵在揚州長興

緇妃宣昭懿淑章敬三后尹氏籍坡平領敦寧府事坡原府院

君汝卿女弘治四年辛亥城宗二年七月六日庚辰誕于孝賢坊

私第正德丙寅遷入大內初封淑儀丁卯遂冊封王妃乙亥宗

十三年三月二日己未昇遷于慶福宮之別殿壽二十五上徽號淑

慎明惠淑字量出禧陵初葬廣州就陵後蘭中宗三

十二年丁酉移葬有表石

緇妃聖烈仁明文定王后尹氏籍坡平寧敦領府事坡山府院

君靖平公之任女弘治十四年辛酉燕山十月二十二日丁卯

誕正德丁丑冊封王妃行嘉禮于大平館明宗丁未加上聖

烈大祀尊號曰仁明嘉靖十四年乙丑朔二四月七日祭
西昇遷于昌德宮之昭德堂壽六十五 養陵 楊州南蘆原西
十五日葬

有表石

九男十一女

嗣 仁宗大王 章敬王 右親王

嗣 明宗大王 章敬王 左親王

一女孝惠公主 章敬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二女懿惠公主 莊穆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三女孝順公主 莊穆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四女敬順公主 莊穆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五女仁順公主 莊穆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一男福城君 莊穆王 右親王 莊穆王 右親王

二男海安君

叔續洪氏出 娶晉井初氏 晉山居龍寶成

三男錦原君

叔續洪氏出 娶海休氏 鄭

四男未陽君

叔續洪氏出 娶世亨氏 娶順興

五男德陽君

叔續洪氏出 娶安東氏 娶順興

六男鳳城君

叔續洪氏出 娶東萊氏 娶順興

七男德興大院君

叔續洪氏出 娶仁女 配河東府夫人 贈領議政 忠肅公

一女惠順翁主

叔續洪氏出 光

二女惠靜翁主

叔續洪氏出 唐

三女貞順翁主

叔續洪氏出 瑞

四女孝靜翁主

叔續洪氏出 瑞

五女淑靜翁主

叔續洪氏出 瑞

六女靜懷翁主

叔續洪氏出 瑞

禮判宋軼奏判鄭光世等曰其既出請得廢女以備內職且中宮丹封事亦願為舉行傳曰依啓 丁卯六月左議政朴元

宗等請封王妃事即命以尹淑媛為

王妃

朝野記聞

丁卯金安國權宣誠拜侍平時承廢主昏濁之餘委禮廢毀未復安國入侍經筵啓曰三綱者天地之大經古人謂之支天三柱不可一日廢者也自廢朝短表之後人皆忘親棄禮彝倫墮地請下明教別示勸懲之典以立風教

戴

氏辰檢閱權機典奉教李希曾金瑛侍教尹仁鏡鄭熊檢閱文灌金希壽權世臣等論啓以今史局事蹟追罪李克墩伸雪金宗直寬不報

正德戊辰御筆下政院曰自古人君樂聞其過者少惡聞其過者多人臣知其君過而敢諫違正者是為直臣也知其君非而

進循補善者是為諛臣也昔唐太宗外有納諫之量內有悔德
吾不取也若有過失則外廷群臣皆可盡言況嘆古之地乎方
今予之得失爾等各陳無諱雖有過言亦不加罪仍賜黃毛筆
四十枝墨二十觔于政院及寶文館曰令賜筆墨凡予過失直
書無諱東閣雜記

甲戌特諭諭曹以高世輔為建民署提調世輔之子曾為惠民
教授諉曹以此啓又命其沾人署提調海宗相機世輔海宗
皆昏朝淫潔之臣世輔忘怨恩不測反正後仍為首醫頻通干
計至是特命授官上又留神雜術如地理談命之流皆被引
按錫以禦衣術人趙倫者嘗出入無節云陰崖雜記

姜誦天朝俞誥俞

道金應箕等請誥俞于京師禮部題准以為須待一國衆論

之公族各正言順而詳情乞恆又遣重公房崔淑主將王親文
武官共一千三百餘員會合之奏以關禮部又題准姑令禮署
國事分賜即具題以進其畧曰竊惟權署國事者蓋因國內無
主未受命於天之二時使權假為之乎也安有禮道久失王位
上膺藩屬之重而下之一國之民志乎且聞老病邪之伺也犬
位杆之窺也國王之病疾預召神主之壽命未加國事無統人
心未定既有不逞之徒煽動其間使國內不靖豈不貽朝廷之
憂乎蓋天子之懷德曰德也道者懷之遠者經之使四方得安
其職至若王位已傳由其不令其時令我藥拜王位虛曠已
踰一年舉國已三易姓在在無一統之中使介再在連請思命而
猶未蒙允使朕亦分其憂且聞勢危幾若非聖朝救拯之禮禮
部又題准以為今若乞許則王位之定非在二三陪臣之手家

事法長不具王太后養奉以來至明年春乃賜誥命御覽

丁卯處公兩回自京師勅曰準旨署理本國大小國務以國王體

統行事處執事謹以候君此後當有大施養末陳請之

行而不日

戊辰本監等玆陳澄詣來賜命及見服職

王地慎文選位後位本末

天聖九月九日王太后懷大選處之私第聖旨自後金黃云即

八日中興即位聖旨鑒識政柳南名議政金壽童等率柳子

光朴元崇柳順河氏希顏等諸功臣及六曹奏判以上啓曰奉

義時先於慎身勤者故以先大事也今者身勤之女入侍大內

若正靈位則人心危幾人心則有虞宗社諸割恩出外

傳曰所啓甚當然稽極其意以爲之再啓曰臣等亦以料之

然於宋社大計何請快矣無密傳曰宋社至重何計私情當

從群議即慎此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東周雜記

自河城家獲匙屢於洞宮今為水橋

反正日先進甲士國私郊蓋恐有官者也

中廟驚恠至欲引

決天人慎之曰軍士為首還向此官則吾夫婦不死何侯若首

尾向宮為首距外必衛獲公子之意知而後死未晚執裾固止

之使人視之為首者向自必情愛甚篤至是功臣相議以為

既殺夫人之父置其屍在中殿則吾勢不相容遂請焚之上不

得已從之出置別宮每暮華館迎詔時必遣御馬覬之則夫人

親造白粥手奉傾喂而送之國朝記事丁卯山正月清日出

親屬之人並勿記與大弟燕山北慎氏芳立於及

定朝野紀聞

乙亥春章敬王后誕元子數日上賓中壺時虛位升壇生

福城君婿年長而寵冠後宮競競非分是歲八月淳昌邸守金
淨吳潭陽府使朴祥議曰元子在襁褓口而朴叔儀寵後宮領
且有子若導威廟廢妃其意順元妃以後宮陞坤位之例冊
封為正妃則難為元子至莫如復立慎氏伸無辜之冤明無
以妾為妻之義而以金曰思而防側位之窺也遂因求言合辭
抗疏略曰造端難始者出乎正則大綱大源井然光明邊微
乎上而達之于万事万化者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辭無往而
下一于正矣反乎是而求其成譬猶溷其源而望流之請不亦
甚乎昔周之化始于床第之間流動乎朝廷之上沛然覃被于
四方當是時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無有才邪毫累
敢干其間以至天地位万物育騶虞麟趾休祥畢應綿曆八百
何莫非閔睢鵲巢之化也及其衰也內教崩弛有無故廢斥正

后而卒君戎狄之禍有升妾為嫡宗亂名分者而意違事奇之
亂其他如唐高宗廢王皇后而終見宗社覆滅子孫勦絕宋哲
宗廢孟后而本淵顛錯陰邪醜孽則致靖康之變况又有以妾
為夫擅亂其常禮者其禍豈不烈哉文皇帝將立郭貴妃為后之
而中節校督之唐明皇將立武惠妃為后而御史潘好禮爭
之玄宗與七之迹瞭然可驗如此臣等伏見故妃慎大被誣亂
斥在外殆一紀于茲臣等未詳厥初之由不知有何大故舉何
大名為此非常變勝之事乎夫王者承統纂緒先正夫婦之道
以俾天地內以流陰陽所以陰陽德奇主乎廟社神祇于配匹
之際其重大如女苟非不明不親擅廢則舉社則雖有微愆細
惑決無剔絕之義期無名無故而廢斥其所以承宗祧享天心
乎昔漢元帝以廢郭后宋仁宗以姬惠廢郭后之而當

時其後世猶謂刺以爲明君大累金慎氏之廢果何名耶當靖
國之初朴元宗柳順成希顔壽既除慎守勤則以爲 妃乃
其出也殺其父而立其子 他日之惡四爲白金之私毒出
廢黜之謀於國於彼而又無名也 慎氏自 殺下龍潛之初
戴嘉勸貞卜以成好述姑婦之義已之夜 慈殿及 殿下入
承大統正位中壺受臣民之賀膺廟社之主櫛翟之尊已立龍
藻之奉有聖母之分已明 慈殿無違忤之道第拙無可去
之慈神人亦同是之說 殿下改制於強臣下無保其恍惚之
重豈不猶然似此張善亦豈不知名分之大如天地之載然不
可祀也猶其謀臣之校計勝故肆然無顧忌矣豈欲死之於
謂 殿下惟其所爲而莫之違拂制君父如弄指股掌之間
放逐國母有同拋離是可知也孰不可忍也推其心則雖至

曹亦何所憚哉人臣無將而必誅春秋之義正為故章已之
若以懷大罪人之出不可以配王身而主宗祧以是誣焉則
夫守勤之罪非閔夜宗祧何足以累妃能使得罪宗祧妃
無罪聞之彼則又非而為以尤而及之也昔漢宣帝時霍氏謀
叛族誅而郭后以不如聞得不得我朝施溫被罪于猷陵而
昭憲王后玉度不玷往執請然可徵况守勤非閔國之罪則以
周官議親之典雖有而全之可見今既加罪而又必以累妃
而廢黜之此不過愛臣無君故也惜殿下受制於強臣正之
始之道未能光復而弘驅之以何者而推致中化位育之功竟
宅天心乎萬化隨而日駸風教自然頹蕩乖氣拂盪陰陽易序
日月薄蝕水旱瑞騰花實冬敷保霜夏隕以至兩暘風雹星孛
紅霓昆蟲之族聞見蔣伯玉君後庭之班銀蟬承露 昌

章是

西華作
昌未詳教正
通利上
弱靈儀
闡意者天以兩其
發下

者矣傳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昔庚女抱兒飛霜得燕故窮閭

一女之戲取為徽末若天而其究結之氣猶足以感石

飛霜之變若天以至尊之配天地廟社神人上帝所宜顯

者而無故廢斥於莫一空求結函悶如是而傷天地之和氣

藉仍之諸沴不足怪也嗚呼既生之矣則已矣豈遂不可得

以復正乎在發下一轉和之說耳今四政以位因此時廉宜

然辭復正惟此一而右之位則天地之心所寄也祖宗

一吳所允也臣民之望而副也發下將此位敬屬之誰存大

分於既隆全萬思故已朕此正合於大義正理同然無觀矣

元宗等雖曰有大功於王室當時天命人心咸屬於發下通

棄天人之會效其力而負恃其功肆然不忌切制君父放逐國

母犯天下百令之大分爲世之罪人也功不可以掩之令雖之
已死宜明正其罪進爵官爵晚諭中外使當世共爲世灼然知
大分之義不可犯也伏願 陛下質諸義理無所滯難一洒
已往之愆則人衛之云王化之源正是之道澄發光大如天地
晦塞而復開霽其路 陛下之德猶一謹始自誠意正心上進
去光諸政理則麟趾騶虞之化從茲以成矣

上下其跡于政院傳曰此大事宜可聽小臣之言爲之歟下而
該曹亦難施行臣此疏收政院可也足將兩司管入待所出榜
諸肉謁拜後會于西賓廳大司諫李君倡言恭慎必有王子
之慶論嘉祥先後則 慎氏居前置元子於何地大司憲權
敏手著和之指既爲耶諭兩司靡然從之

大司憲權敏手大司諫李君執義連司諫金乃文掌令金瑛許

持平者惟文灌獻納柳墩三言表奏合啓曰科舉金爭士民取
發邪議三為駁謗請拿致詔殺推其所以其既不留中還未
大臣使人同知 上意可也傳曰弔亦觀其既以爲國家大
事輕率議之予意亦欲推問其由但因未言而上輒改置之不
用而已不必推治無以命由政院以令聞臺臣所啓果是矣依
所啓推之

三黜拜國之司馬文灌獻納柳墩三言表奏合啓曰科舉金爭士民取
原示此既而問之則以錯經解惡之不暇臺諫皆無識只信符
敏手之言靡然從之惜哉

上召政府堂上示其疏領詞科道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大
應箕左叅贊張順孫右叅贊南袞啓曰國家大事已定多年而
發狂妄之言至為非矣雖然拿推其有他意必以疏中之意置

對大抵此等之後而自其初也今推似過矣而曰朴得等空
侍從久矣言之無難而祇三數已安之後敢發此論豈無邪意
乎推其情則人心可定已邪意亦堪矣洵壽三澄不徒

備安記食推不形其言曰天下之役朝廷者大綱安謂此
國論一定章敬王臣已對三北上告天朝一國臣民戴為國母
爾等乃曰中抱憂之矣矣爾此不能伸以若王以章敬之當壹
若復慎此難為章敬故上人意上意改派之陳之章敬若不
上實則置章敬又何北而并正事章敬權陵上實哀毀精義當
失殄必是爾章敬是左右之心明矣此何意耶爾等之言若正
則當以章敬侍從不為難言於今坤位有缺三勳已逝見其勢
其其間以為必欲復慎此窺陛下意擅動群心是何意耶
時禽六曹堂上私文館議臣嘗以為卷末言之教言雖不中不

可罪之以防言路惟臺諫諸官不違禁初官拿抵事機不測左

相鄭光弼平朝廷致解籍補黨

禁府以朴祥等初召答不祥等曰廷旨之義無謂言不謂曰

似無惡情但乘間陳說情不為承服刑訊何如傳曰其勿刑而

推只欲以復慎氏安生邪意遂就取佐朝議領事鄭光弼曰

事曰用託託能任權將進官高刺山成要并力陳朴祥等不可

罪之意上不從

副提各處諒思其請朴祥等曰廷旨不允

八月二十三日禁府照律杖一百各各身徒配而杖贖大臣之

力也朴祥南原縣金中報恩縣

吏判安璫憤大臣之議不得行於朝廷事艱難不虞二十八日

講違啓曰朴祥金中承教言之教謁識盡言今以一二言之言

反加嚴譴此實杜言路祖士氣貽萬世之誡也宰相東國論斷
國事臺諫特絕怨料違而已大臣付徒舉請勿論則國是在此
而臺諫猶非之可謂公論乎且罪敢言之士孰能忘身殉國之
乎權等反取空瑄指為誤國為物議所沮而傳自是朝野之士
裹瞻裹縮以言為諱

按已卯黨籍
即瑄之原

九月初四應校李彥浩因夜對進啓曰臣近為誠官見一舉
子對策以臺諫請罪朴祥壽為自失職事是儒生妄意所當
棄而反取之甚不可也 上下左右副承旨申錦即啓曰舉子
對策各言其意臺諫既異已而不取則非取士之道也彥浩卿
之言予權敏手敏手符欲彈歸而衆議不協遂至其後

十一月十八

日趙光祖初拜正言即直斥符等曰臺諫主言路而反罪言之

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慚其失大矣不可苟容清

皆駭之反覆不已 上議于大臣蓋近則司自是朝辭角二十

一月初新大司憲李長坤大司諫金安國右光祿之能救言路掌

金柳溥金希壽感於李彦浩之議在權李曰言路乃國之餘事

長坤及覆曉諭猶不得相安訪聞各陳所懷俞通長坤安國意

提李金安老費兩是之論駁通溥等而曰先祖為言路扶權

李為宗社諸罪俱未為非云云當時廷議互相是非朴說為都

憲以托疾呈辭方有事為諫長議同先祖而弘文館所彈時

議以為權李實出於好才仇善彦浩之陷附安路之兩是皆得

罪萬世公論翰林李若水謁左相鄭光弼光弼曰臺諫職主言

路柳溥金希壽等不顧言路猶執已見余甚非之弘文館出兩

是之說而無所辨余亦不取也 時大臣六卿籍制於權李只

議於家而不為辨柝放朝廷使執拗之輩無所開悟而徒長

上意之惑至而不三月大臣及臺諫侍從請放朴祥金淨
上不從諫院上劄力陳又不允咸以為牽放兩是之說久未蒙
旨三月八日王上朴世英辭職曰臣前為副修撰時直提李
金任先攝出兩是之說初臣意不然為人將拘未敢別達已
去年當滿死上曰臣意為非則其時直陳已意可也而既不
然然令乃曰六余意如不此云云豈可乎掌令洪彦弼持平戶
止衡亦辭職曰臣所為應極止衡為修撰時牽放安老巧歸同
辭登之校理曰臣漢副校理李清副校理朴日任著作奇遵等
至是悔悟亦請辭職權豪不先租而產浩嘗與金安國言及
此事彦浩教然屬辭曰其將何不除金朴而使紛紜至此乎是
年冬金朴朴祥因公諭立于朔則彦浩出為全羅監而卒于乙
丁年致平以幼思清監司而卒于乙亥定李祥見羅永源府使等

謝唐上皇王 亦祔於殿金安先自更議為廣升府

懷氏雖以無罪凡廢而如可復位則事勢窒不巧碍乎以以角
王事本以基朝廷不精之端釀成南宸之奸別致已卯大禍惜
我但當初安老等聖親復位不可之論逆共一時賢類角立然
亦非無而見也迷醒篇

明宗丁巳

后薨葬于西山

上賜長生殿梓宮以一茅禮葬

之三時供

上又因

后自願使其弟慎思遠主祀

慎謹曰

墓在楊州長興西木蘭湖北距慎思遠墓五里許使祀之從子

監察慎思遠奉祀思遠無祠傳于外外孫楊士彥難有挽慎之

地故曰婉孌耳故遷數日六宮鐘鼓一時開崑山忽忽生炎火

桂樹風霜薺草葉春憶上林花泣露夢回長信淚沾哀丹心化

作瑤臺月應向西陵夜

乘自註云地本以中宗正

地見廢誰官在乾駱峯下

顯宗壬子日更議李端夏疏俞慎祀神主已奉于慎家豆孫家

終祭需監守燎心戶

國朝祀事時神主祀在觀外南面蓋甚

勤五聖指

中臺上踞下勢畧曰臣於中宗朝廢祀慎氏之事已有憾

而痛心如燕山淮庶社稷緩執惟我中宗大正外祖群臣之

推戴內承母后之托俞龍飛潛邸人承大統夫人慎氏禮配多

年壹範無闕正議增祀在正殿廟祀已降尊衛之尊受臣民之

賀廟社有主國人深望而歎也元宗等祗為身謀不顧大

義托以宗社之計唱為庭請之議曾王若父終至收廢斥而後

已遂大聖人祀張之初不盡端本之非可勝慨伏觀中

廟之答虛龍也有曰釋獲之妻何以為之然則中廟之着惡

不思捨之意已可見矣而猶迫於強請折恩割憤而為

之廢為元惡專擅費之罪坐可逃於正詛之士乎且臣伏見南
時庭諸之啓是乃費將之語也當初守勤之救既非出於不得
已而之以為勤則其難口之資臣不知慎此所生何意當
廢何義也抑未知所謂人心危疑者指何端也有關宗社者慮
何事也昔漢昭帝時上官安謀反欲誅而上官后以不知聞得
不發我朝沈湮得罪於太宗大王而昭憲王后母儀如初位
就可徵況守勤非閹宦社之罪則何足以累于慎氏也勲臣之
為此聽道恐動之舉者不過既救守勤則慎氏其出也救國母
之父而立其親深懷怵惕之心慮有他日之患雖出無名無義
之說恟脅故亦無所忌憚由為全軀固寵之計而不知自陷於
無君而得罪於萬世也夫配匹之餘人所難言假令閹閹卑賤
之人猶不可逼令以絕非閹其情況費君以廢其妃是不異於

費其父以顯其母也何其恃哉臣以為慎之目必不暇於此
下而其規亦必不朽矣金淨朴將君子人也當章敬王后上賓
降曠典正舉縛儀以禮曹四啓傳曰實錄考出後會議

之初既論朴元宗尋看口之罪杜陳慎氏無故見斥之由諸漢
位既其言森嚴直截至今讀之常之有生氣 殿下誠欲此疏
猶覽上下則可以相見其時之事也惜乎有如冰光明正大之
論而當時之議予有計格不行臣竊痛之厥後累朝相承諱究
國史而補文之事又固有進復之議臣亦感焉孔子曰君子善
結人之志當初慎氏之奏既非 中宗之志則進復位號豈非
所以繼 中宗之志者乎伏乞 聖明下臣此疏轉訪廷臣進
前承茂賢因中臺既請復位號命大臣宗親文武百官會議
庭又命收斂于在外大臣儒臣處頭府事南九万以為當初慎

六之殿雖曰非 中廟本意然且以 中廟之命出之矣在

中廟嘗以之曰若金淨朴祥之陳既謂諸復諡可義澤之正然
士廟本嘗有遺分在我後王乃於祖宗配祀之重祿所蒙承以
意進退俾之齊體於於穆之地並尊於二后之右是豈禮所謂
有廢無舉之義乎春秋收先公夫人雖大故之所當絕者不敢
貶號皆書以小是此乃臣子於君親之尊不敢自擅其典尊之
義也以有大故而不取擅尊者推其之有寔而不取擅其典以
可知若貞昭二陵之復則有別為蓋二陵當 太祖文宗之時
未嘗有廢出之命生者尊沒者尊號而陵廟之不修乃在收
繼世之後故後之復位名正言順言可疑者為可與今日所論
比而同之三代以後帝王家法多以宋朝為據仁宗郭后之也
廢由於呂夷簡閻文應表裡構成實是千古之寃痛當其時

道補范仲淹等以死爭之此誠臣節之所當然也自英宗以後
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以事復位事為言者豈不以易世之
後無可累命之所故耶云云判府使崔鋤晃以為進復位號雖
未敢議而令其神主久在閭閻終有所未安自官建祠差官
行祭云衆議推尚其以為慎氏以 中六府既時元妃燕罷見
廢在當時則金季朴翁等諸復之疏實為正當之論而然既終
廢亦未行封典則此為先王之廢祀也勿論當時廢置之為在
以先王廢祀進祀於太廟恐或有違於子思所訓之常程耶左
議政尹汝善以為當廢之日 中廟頗示持難之意連加尊
上配清廟之情理實為無憾云領府事尹趾元以為今議前
文克亮等傳云云慎氏事
中廟反正後慎氏未及更號遂任近月大臣等請金壽童等廢

碑即曰山云河城尉顯祖家云如此則初無平定之事矣慎
祀祐主人在閭閻恒求平糴別立一祠而祭之觀此則非廢也
也後時丈人見此也其生時名號今天有考而想是無稱號
也今若以無罪見此稱號而有所崇章則似當以別廟奉之官
致祭需而已至於敬正號八廟封陵則乃追崇非復位也正位
於後世矣別廟一數稱號亦似難處蓋敬稱祀則立時未之
之號不可追加以稱天則中廟既豈極不可以皆以所府

夫人稱之明谷嬰
藥泉書

命名大臣六卿列其目之官屬位一情事記曰其昭二陵追
復由抗之如此蓋爾余亦知之於附太廟位居章敬王后之右
是又難便之一端矣先正之疏可謂復位之善機會而伊時下
政院之教未有闕然之意抑未知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及復

以思終歲重難未知何以則能不悖於禮而合指加尊奉之枚
道火慰抑盡之人心耶嗟爾大臣六卿判尹三司其各悉陳所
藎頭議政柳尚運右議政李世白善啓曰臣善承命來詣賓廳
伏承備忘記以指加尊奉一節其六卿判尹三司諸臣相議則
戶曹判書閔爾長判尹金鎮龜等以為即今事體既不可違上
位親更無別徑尊奉之道曾在先祖雖已官給祭需之置墓戶
令校多小之節更加優厚之典似合事宜云云上曰適覽叔
議則判府事宣賜其所議中由立別廟一欵似當亦有窒碍之
處人數曰聖訓當日之條元不載村度率然違復實凌重祚
只就元朝已定尊奉之事而行之則有非稍加尊奉之意又教曰
歷代未可使之同此實義起之事則立祠宇永世不替此外無
他道也

初創廟時奉祀
非可明之字而近二百年之後改題為維敬改題則亦無補號
矣上曰自朝廷立祠而祠奉則廢字似不可仍存矣尚運曰
若去廢字則祀字不可書此已難處雖在節目間亦其順依全
有間順懷墓則以丁字圖補之此則不可右相李世台議廢字
雖似未安既非到今新加之字以舊題奉於新祠似或近於義
起而不悖於事理查崔錦具議既不得復號入廟則當以潛邸
時名號其孫府夫人書之其時奉祀可名為祠不可謂之廟柳
尚運稱請仍其舊題依允

命禮官立祠于北郊延慶宮曰恭依順懷昭顯廟例內官守直
太常禮送祭曰
丁巳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午時接奉神主
於別廟增置守墓十五人

懷大事矣以為宋有孟后事明有宣德胡后事不為無可據者
況有宣明已行之史則尤不害為從周之義又何為而不可耶
竊見備忘記中抑未知不可別有不可復之事勢耶實說中廟
聖意至為精密常情之所未到者今臣子何敢硬執必以為決
然非 中廟之本意乎惟別廟之立終未得其義恐不如即墓
為寢官為致祭之為宜也

明齊

御製曰為廢祀慎而立祠命下之後有感而作書吳海昌都尉
曰昔在元祀配至尊逢春夜出園寃惻怛那無追復議祭茲之
不識聖心存又曰為恟新祠祭慎氏千秋不替太常祀義起本
由尊奉心傍人何必證經史

輟覽

英宗己未 上以 慎祀復位事詢于大臣居數日儒生金台
南上疏復申申奏之請 上勅批嘉獎入告 大祀大祀教曰

昔年甲子孫陳時 先祖欲復任而大臣議不釋米舉常以爲
恨笑 上出以語群臣命百官議 三嘉縣令李道翼一人外
皆以爲當復 上教曰一縣令之外五百人之議無益差可見
人情之所同即命程曹舉復任儀節 上遂親謁于祠道都承
旨行告曰祭移奉于慶福宮改進主權安崇政殿五月朔駕幸
慶福宮改進主權安寶正殿奉舊主壇于陵所初五日附于

太廟時自第一室至第六室開龕第七室以下不開龕不開門

金公著趙光輔之獄

丁卯

王德丁卯奏議抑崇祖護軍凡自掌集正金克成衆人前承旨
南袞等密啓議官金公著廢孽朴耕儒士趙光輔李長吉等欲
害朴元宗柳子光盧公龜 于殿庭至用烙刑取服以無害
大臣變亂朝廷斬公著耕耕連人等有流配此論功貞袞克成

其加資崇祖以會粗知其謀而不直告聞沈貞將啓之意恐其
事發敬免已罪而啓之祇訊長流陳記

趙光輔余就闕庭高舞浪誦書史見子光大呼曰子光人也
何以居此地戊午年趙光輔宗瓦之池盡被廢今又欲
何事也請得常方勿斬倭臣願聖君任賢相則善治可見矣
咸希顏間倭臣誰也光輔曰乃子光也語朴元景曰汝狂動也
聖主功果大矣然何為欲為後主曰人耶又曰子願曰是者
刻以汝為會儒今何以與子光同事取人指史官姜洪李林曰
洪汝人無罪校經矣汝等乃史官也當以吾言特書可也汝
餘下但痛哭而已元景曰真狂病人也止之

廢上趙光輔觀圖明倭和自昭當燕山朝任二法用事卑廷
會亂不可及一日憤然辭於常和表曰汝民天不可折也

奴才不教毛書卷之六

二曰盜沒則奈何處士笑之

朴耕字伯藹原子儒善張詩書有學行

相善韓相曰汝雖處大為金駟孫所知補之曰蒼夫者流新嘗

言柳子光德戊午年災禍不如除去火伸地下之冤南哀聞之

與泥南尋差入關誣告朴氏

臺諫劾奏乞吏部要功請被科并娶子永茂子光聖風哀云不

容於世

啟旨南哀丁憂在堂因文士丁瑞龍金公著朴耕言柳子光德

成戊午之獄盡職士類遂使廢主繼暗殺職不如除去少伸九

下之冤哀將瑞龍變服入關上變告獄成陞嘉善臺諫劾哀云

云黨籍

衮貞之上受也朴英馳詣鄭鵬言之鵬依杖默究曰此必文章
臯師為也伯牛愚而不吝被禍不測若趙必免果朴死而趙免

李願獄見明憲已權機師啓

丁卯九月庶孽盧求張世英等逆謀願等伏誅盧氏殺戮

封光原君餘二十人因坐廢去功臣錄寶鑑

李穎字題之十七登科以大司諫被誅死年三十朝堂記

時食知洪德和角仁火育奇節年十五偶游馳駱山見盧永

澤等飲酣德度乃投書教之曰方國家多事之日黃金橫帶不

恤群議以時能為事座皆中情貽散去金

李錫孟靖國初即拜大司憲朴耕之獄薛連配和島數月上知

其無辜召拜金羅監司

九月錄逆亂功臣盧永等二十人後因始啓

冬十月甄城君博子宗為山徒所殺政府六曹宗室子合

新行以大義以安宗社上不得賜將死命或賜禮葬用王

子最切賜其葬夫春秋二十五宗簿寺言博子女當削去殯籍

上曰博之死為宗社已身無所犯何可絕其子女故屬籍子

命書之

子光胤死

乃子光胤靖國高功之日然亦元宗子曰子光胤無勳度元

朝今日之功也據其子房而已無預焉元宗等許之而子光方

自棄華磨劫又不可不錄故父子遂並得參人以為元宗等慈

於子光衛中陳記

子光曾有武灵府院為鷹揚上將軍之號常坐於東班領議政

之上翰林博嘗言文翼公

子光在殿朝搆害士類使廢主繼嗜殺戮者全由子光士林切
齒反正後以首參密謀公論求殺一日子光以都摠官入直袖
中出扇揮之忽教然作色曰恠我恠我此扇之所書也視左右
即危亡奇禍立至四字也大驚張再三彈指仍嘆曰吾詣闕時
始出此扇於篋中不離於手伊誰書耶恠甚焉忽有吏來告
曰臺諫上章請罪云未幾得免竄流而東子軫先皆竄北而
道而死此理未可究雖假人士豈非天也陳瓘說雞
思俞據言
戊辰竄柳子光杜湖南子光黃鵠元宗既復求勲又欲以頃危
之習濁亂朝廷至是公恢張三司刻其罪將削勲被竄未甯論
而死

丁卯夏朝廷論斥子光子光見朴元宗恐動曰吾與公並以武
人踏崇岳多不悅唇亡齒寒我斥此及公元宗笑答曰朝文士

廷切盡矣矣恨公不早退也子光而破膽而去毛臣報用

柳本世族至子光以廢孽粹起因時多故傷故奸智傾僨喜事

殄滅善類中興之時因緣希顏復忝列只欲以頃危之習獨

亂朝廷禍有微卒窮厄濱海而死兩日全瞽者數歲及其死

也朝廷許其子孫修葬軫忘哀暱色卒不棄赴房亦托病對客

飲食而不見父葬卒淪胥以亡陰崖雜記

癸酉九月議斷柳軫全家徙邊柳軫迫逐老母劫殺第房狂謗

誅之而不孝不悌不無律義禁府以罵詈父母擬律朝議亦

以此律正罪為言上命全家徙邊狎諫執不可上又命

侍從會合議以為當死上特原之中與以來刑法不舉奸之

臣謾國一時風俗頑然無甚惟利所在不顧綱常軫也狎免夫

錢可勝痛陰崖雜記

子光幼時才氣揚溢父規見一巖石削立峻拔使子光賦之即

題曰根盤九原勢壓三韓規大異之

於于野談

子光預知死後不免剖棺求貞類已者為奴畜之及其死以大
夫禮葬之棺槨石物無不畢備及已且死戒妻子平土不起墳
如有朝家遣人問我墳指亡奴某甲塚厥後朝議以子光罪當
剖棺金吾族使來問家人詐指奴墳掘而斬之不疑平土之墳

無憾云

語于野談

癸酉十一月左相鄭光弼啓曰忠厚之風國家元氣柳子光翊
戴之功古今所無不可以其罪而削黜上議大臣而還錄之
光弼之盛稱柳子光之功者專以逢迎推賞莫介之旨且欲慰
安失職功臣云物論嗟惋臺諫侍從交章論列子光之罪請
還削曰以庶孽因時多故得售奸智傾險喜夢殘滅善類中興

之時復叅勲列又欲以傾危之習濁亂清朝放逐海濱將死殺
歲兩目全瞽及其死葬軫不奔喪房不省葬而自就滅亡軫迫
逐老母劫殺第房昭昭之天其可誣乎玉堂連月伏閣始蒙允
陰崖
日記

僧誣儒生獄庚午

自廢朝後都城寺刹皆廢為公府兩宗托虛名於清溪寺號為
禪宗已巳冬有狂儒數人到寺持經帖而來寺僧囑下人尋其
蹤誣謂寺中執用鑰器將七駄而來呈訴捕盜將捕將入啓搜
其家只有佛經教帖而已俱以實啓命致儒生於政院責諭放
之還其經於寺以儒而取經雖無行檢本非怪事而僧徒幻出
飛語誣人以罪至煩聖聽其罪難赦始諫侍從欲正其誣罔
之罪而上意留難末流之弊識者憂之陰崖
雜記

初清溪寺僧日精全寺叔証儒生多取寺物有憲府賴之日精
逃去寺叔則乃內需司叔也判決事寺僧乃大妃之從祖叔
本雖非無賴執義李偉乃陌之堂兄弟嘗囑偉云內需司叔久
被囚係內殿輔憂之云為是徐厚柳仁貴一日坐臺偉問厚
曰近見李陌否厚曰見之偉復問何說厚曰內需司叔推鞠

以殿輔憂云其後仁貴教諭保放其人教諭諫院聞駁命儒生

府諸負陰盛雜記

二十八日興仁寺舍後閣吏命推鞠儒生及傍近居民等亦
新羅訖判我太朝牌神德王后之七命曆寺內仍創舍利
閣臺高五層寬八部中且藏寶物佛經于其間自燕口郭府為
分司僕寺中廟朝因為公廨先時火焚其寺只遺寺後閣至
是大妃命使移佛經于內需司儒生尹衡等本無賴或切

寧陵縣之三日夜初鼓火起起光龍撐空火雲蔽天都城內雖

窮谷幽曠之中纖微必照上初疑奸人歛藉以作亂內閣淘

淘久而乃定上大憲臆指為儒生所合因中學西舍儒生

生及寺四旁一聚內儒生與氏于茶府以不即捕囚譴責茶

府官特置經歷金備令鎖相全壽童政有李君並他系獄事无

驗必欲得情刑杖之下臺諫三公六卿連日伏閣以呈儒生而

不宜取佛經偏疑大燒亂犯刑杖上愈拒之終施刑訊果之

無險尹衡等以首謀杖八十付嚴其餘杖或餘米臺諫又諭

自上不當違律尹衡又不宜杖禽免之金壽童以首相不
能強爭士林恨之

兩司駁朴永文柳世雄

大司憲朴說大司諫成世貞啓在經筵曰朴永文貪黷險諂不

合六卿柳世雄以捕盜將捕盜應行旬當特加資皆慢朝爵

褒名號宜急號 上不允左議政柳順汀進曰近來盜賊興行
莫之敢備而世雖能捕治將雖重而功亦大矣又曰京畿盜賊
寓穴莫甚於仁川長湍差官常用武夫世雖加將不次而陰謀
之所盡之方不在俘情乎知而必用武夫順汀出身文地而以
馳射多在邊徼引用之人皆故戎伍其不察公議之重而敢擅
恣無忌多類是陰虛

臺說累論外之文資讀陸諸大略云反正之初宋文主錄原從
功臣賂遺公行其門無功而善貨者為一等有功而無財者
終不得參使群怨滿騰培諫以是論列求文陰款中傷諸諫朴
元宗曰臺諫及文士以武人而三公不合事體欲彈公以及之
故宜我預畧之使元宗挾已以禍播紳此一事及囑軍號奇負
擅出關內督軍關人呵禁之時桶承傳而置其家此二事及出

尚書判書培諫方伏閣請補之時配然請開自頃又嘗為補
盜六將并衛也雖補盜牛峯等處有功求文被刻在京
不知何事敢論功以其從事官李海錄第三海亦在京無
寸功其意乃欲殺其當夜已也此三事始諫至夜辭職庚午正
月大司諫成世貞方論求文之事領經進朴元宗進曰朴永文
之事皆演暖昧臺諫所謂陰險者乃以收其臣言之事臺諫欲
駁我之言實出於尹陽老求文火其臣同李射豈第同年靖國
時為同功義重於元弟若聞此言而不加臣言是所謂陰險也
言之非陰險也贊草雖闕內物如典設司帳具外人有時出用
臣亦武人前日有時出射才不足恠捕盜論功之事亦書單子
取掌政院非尋入啓也 成宗以功臣朴之潘鄭有智故西正
有功微獲清顯以酬其勞夫西人不知一字之武夫 成宗愛

惜官爵而擬授之六曹參判況宋文靖國之功不啻方千里
文生貴登武第嘗為刑曹正印時堂上皆稱其能况今獲泰
大勲位例二品其授工曹判書臣不知其不可也世貞曰元宗
所啓臣不知其意也雖使宋文自訴亦何能過此耶 成宗瑤
植士其使言路洞開至永祿朝惡聞直言當時大臣皆陰險之
人嘗惡正士之排己至成化中趙璜略盡自甲子之後誅殺如之
麻瑩諫充位而已紀綱大壞人類耗斲服表而食肉宣淫无所
不為反正之後餘習尚存不於此時激濁揚清則朝廷何日見
清明之理此臺諫之責也元宗欲斥之宋文之惡 聖鑑所洞
照而曲理之臣不知元宗所謂也故是元宗辭色俱厲曰拾諫
之言每拂度人意多惡之年宋文臺諫論之齊事已久姑宜
從之若旋復授此職則後之臺諫誰復敢議知經遠鄭光弼曰

可矣是朝元果且無進願誠曰臺諫詳求文當啓通及至上
前其以在難信如是大抵此類志在富貴不撥國之大體因
事而移松葉後難色定而進口不足以此相高操臂使氣雖在
上前或為難色而無足用不恤公議由已而行惟希顏稍欲護
公道而性復輕平意素所發不更厚譬肆志忘行此富貴後與
柳科共其及正之時以成素有重名人皆想望其風致富貴所
行如是物議情之

德意

三清樓記

庚子四月八日書見初四日倭奴來寇初三浦倭奴與我雜
處遊覽日久知本國無偷竊傲成習平時鎮將必忤其意必度
辱惡言至以刃加頭為鎮將者幸多庸鄙無甚掩置屈辱者

歲月人人知朝夕有不測之患而廟謀常主恬嬉故擇邊將以鎮靜而薦用之人皆新進喜事者蒼山僉使李友曾嘗劫而虛誇御居倭無節供役土木一欲以威劫之或以繩懸倭首於木末旁弓射其縣常人皆懷憂而外懼即度使柳師床亦虞鄒武夫馳啓褒美朝廷賜表以獎之諸鎮爭尚苛暴在水使李宗義亦要功斬居倭海探者十餘人批惡致寇前一日倭船多犯海遼浦人偵探來告友曾罵遣使書諸鎮而亦不備虞初四日之黎明三浦倭潛引對馬島倭奴分功蒼浦蒼山兩鎮皆不城浦守賊至帳下主將方寬蒼浦食使金世鈞匍匐城為賊所執拘囚不赦友曾自以其事告中隱於室中賊索出爾分之羌害其兄友顏兩城老弱及鎮卒皆屠戮之遂進圍熊川東萊大抵賊象不遇數千以威輔程長為首行軍布陣頗有紀律間

出津身有去匪里烟烟天日昇平日久不知金鼓之民

色在實見後右道兵馬使金錫哲領兵欲拔熊川見兵懸數百

可以家裏不通實生畏劫不能前進為賊所敗還保昌原地面

初七日熊川監縣鄭倫棄城遁云城遂陷熊川即南面臣鎮且

常係使往來供贍府庫之積儲僕他邑一朝皆為賊所有

而彼圍之是戰動同知所為惟供城將士勿射賊倫有受委賊

賊之逃於院所之北機動當云主將遁去故城連陷賊入

城縱掠府庫為盡或劫動縣人輸其廩積于城上曰置酒高會

不復設脩以上皆陰崖記

其圍東萊若兵小韓孤而縣令仁復稍劫以相持陰崖記

錫哲本排優無賴諸事權貴得專制南方臨亂無策喪師縮

境惟日日馳啓告急于朝廷而已陰崖記

八是月初四日癸巳復為監司尹金孫右道兵使金錫哲右道水
使李義宗左道兵使李時駉啓曰三浦屠倭大趙馬奴古守
長等誘引大馬島倭領兵艦數百艘今月初四日分道來犯未
登浦著浦鎮川釜山浦諸鎮三城為賊所陷萬戶梁智濬出走
會使金世鈞李友曾被執云云

事起倉卒朝廷亦无時集會議朝廷有教追和緩寇者陰

龍記

上召議宰相以前節度使黃衡為左道防禦使前防禦使柳聘
年為右道防禦使仍命各平軍官三十人即赴赴

初九日甲午上以左防禦使柳順汀為觀察使兵曹參判安都
潤德為慶尚道都巡察使

十一日丙申潤德陞拜金錫哲駉啓曰初五日臣領據蔚川

縣北魚神山夜二更賊猝至大呼右將驚潰臣亦稍却初六日
縣監韓倫棄城而遁城陷臣不得已退兵遂倫於昌原上

回諭倫宜置三法卿之稍却亦不在此可也

十三日丁酉

上召議諸宰乃以都體察使知州

咸陽呂朴永文為都巡察使安淵德為副帥又以議政成希
顏為都體察使

十六日辛丑分發京畿將河江兵三萬兵克期赴師

十七日壬寅朴永文拜辭金鎬哲也日賊東曾平館川熊川

地勢險隘只有東江二路難以他路掩俘領水陸並進使被背

腹受兵可以制勝臣請其在道兵使柳緇宗水使金玄孫英攻

十九日甲辰鄭元卿柳順汀拜辭上賜衣服弓矢

初柳聯年方為兵列上將引對公卿議其征討三公先問聯

年曰誰人堪為防禦使乃即封曰一路小的當禦往一路則自有堪當者問為誰曰言之則必爭毀之能 上前啓之及奏

上果問孰可性為將聘年曰左路臣自當之右路則有可用之人人必以不可 上遂擇衆論而用之臣舉之不然則不當

敢言矣 上許以不撓乃曰前承旨黃衡是也左石果曰是嘗

以搗婦翁見棄不可收用聘年曰今有孝已尾生之行無益於

成敗則不足用也故使計者是時方急不足計他短无其恩即三

引棄于城自古非之成希顏力贊其議衡遂與聘年為左右防

御使往勸其賊錄小

衡頃以貪酷失職居家攘臂不言曰知我者早曰不後當內使

掩解官
經記

蔡軍可無小屬左右防禦白晝機奪人具京既惡以乘此公

劫掠有司不能禁識者云初駟車無紀律何以禦賊

時潤德加資憲以副元師往開合驚惶以待前師以鈍十日也
發順汀為鄰元師順汀行寇石相成希期好講善斷可奈大
事希期又曰順汀諸習宣事元山其石上錄其臨事為免特
命順汀往

安東金法二府之俗每遇正月十六日聚店八分三左右投石

鐵二餅
戰又戰於石相成初解兵尋募二角善石者三其解送大石

聘衡年一壯主建初也其為身而取之通面不進衡年壯年之

卒用軍法斬以降之聘年始鳴鼓以進合戰良久賊敗走第九

敗覆者溺死者亦多斬獲三百餘級

陰崖雜記

賦侮我無禦乘高結陣飲盡論財物衡等分三道提舉八力日

國賊江賊素觀忽不怯待父敗走爭好中之子
頑送軍船邀其敗路以獲而請將全軍許不止
云辭

二十二日一水各船相逐音曰本月十九日昧爽黃術領
兵一千人柳朔年領軍一千九百人金錫善領兵二千八分三
道由陸路尋義桑答以
屯背浦城外分據東南西三峯其鋒甚銳衛先人攻勝年結至
自辰時合戰先峯各持鹿角木以拒賊不敢逼又以投石
軍為一隊攻之賊自中破東峯先潰西南峯結之賊先以老弱
戰經且戰且走諸軍濟之賊爭舟自相刃殺中矢溺死者不知
其數全獲遺者五艘斬獲二百九十二級

時潤德退在寧陽聞捷上功張望孱弱之辭聞者大笑甚說以

美投在左下集任下澤侯一則先師運道不進以意已功請老
罪不允

二十八日參事訪知縣王士

五月初四日戊午科永文選二十二日一

甲申從從任功行實有差六月九日冬

初六日已丑上暢郭和明以下請將士

潤街於金

求來科永文

人云金公辨為翰與他人

時序遠驛頭以全難

部巡察使往撫之光

之錫弱軍完之利

之錫弱軍完之利

之錫弱軍完之利

之錫弱軍完之利

服晏思

倭奴位定之後

上怒其多詐反覆將欲絕和不許提使乃

請諸島信使屢次往還猶未蒙允武茂希顏柳順汀及大卿知邊

事之臣反覆口誦將定一州之計其後始令許和而減其歲幣

之半

倭奴議

朴永文李允武就

朴永文駁適王判嘗懷憤恨抵李允武松菊多亂言允武必舉

事勢而拆之莫介潛願而擗告兩人言語他無證左只以告者

言駁而適王判又事被糾

癸酉十月十五日夜大雨雷且雨急停寒忙打園十八日無雲

白雲兩處且雨停甚柱二十二日議政府叔鄭莫介密告朴永

文李允武謀亂先時以雷變起正殿至是仍御恩政殿月廊觀

問獄事。夜四鼓乃寢。二十三日，夜俱得返。連三狀。二十四日，朱永元等乞武皆以逆誣置之極刑。其子皆屬奴，故念分賜推官宋文旅財帛賜葬，并特贈莫介為堂上上護軍別賜銀帶及儀章駟馬。永元等亦各賞金幣，特加嘉善尹希仁初雲以問事官皆陞。上曰：「朕不別賜金幣。」上初欲援虞求孫例，惟官及老耆主敬錄之，以爲莫介告變後時對辭。上猶勉從之。

莫介本賤隸而攻辯無比，嘗出入朴辛西家甚慣。采文所請自猶疾士類排已，每恨朝天下得而惡，誹朝廷日甚。十六日，泉帖打圖求文為大將乃生，托允武家謀不軌。莫介抗伏以聽，凡言辭曲抗多是莫介傳會，備成難以取信。大抵求文欲害置朝廷以快其志，允武每舉事勢以併之，求文以同黨安事之語乞武素弱，勉勉曰：「據英君盟平城第吾何忍背君當從君周

旋云云中興之時而平賊其人當武夫崛起本叨富貴而不檢
義理故常有隨時廢置之約而不許其所云也莫介日夜謀度
嘗夢縛置車上臨刑止軍監前便駁馬儀從甚盛覺而思之
之曰是吾祥也乃去其舌為報更無他三驗兩人言語莫介聽
為故專以莫介告杖覆問元文連改二次猶詳允武本多病不
忍大杖每下一杖輒云然矣因朝元于亂謀皆席慶則杖死
者連下十杖則臂指酸痛不能更舉又施烙刑獄詞一何則更
難伸理允武一次先服衣文亦服大繫求文為書曰相殺為語
下允武包容出謀罪在不赦而兩人嘗託犬馬之辭任行事相
而此語所說輒論不違本不厭衆心正其子就談又無未惑之
之料行道傷嗟允武臨刑時義金協曰金協金協國家聽用
奸人之言以語言侮改輕侮大臣君何不能力救之惟其能

部教其有能其不願不願人如女逆朝噴噴以自牖
笑來教其有能其不願不願人如女逆朝噴噴以自牖
思教等事皆實成之希仁不刀筆小吏柳雲婉名不問陸陸上
時人貌為三折衡上特以黃介為忠誠節儀內賜寶物無數
士氣沮消勢難復收莫介常且儀物出行市并無朝臣里
馬前後使不得行或有者或有輕侮罵者則論耻

與同列而莫教教言莫介而告有承文欲推戴舉山成若王

之語來執鄭光弼首昌以為舉山既廢遂謀當亂避商北其言

循甄城武王故事也

上教懇惻云表者甄城之事方正之初事勢倉卒自勉從之

全傷懷其且心知其無妄而反加之罪乎來執廷爭不已柳洵

憲公弼素无病家居不與朝廷執等急出共爭金應箕捕有學

職以為學山事不當請本位數獨不能立其憲府負多驚之
物合自請開衆謂中解學山衆安及請罪蓋意天意故苟循時
率之旨且妄付度 上言之外為懇惻之教而欲觀臣下意趣
故不爾勿謂而敢請於其明而多慢洪彥弼陰誦好計實主
是事孰若苦多教日度 上言不四乃退陰崖

永文則猜暴之人果有憤上之心其難難則必武但以鑿之元
文之言不若彼同太道至令人皆以為暖昧所謂求文歸元而
人惑之曰乃之武武賦神在于家無一人來見者隣里皆言
之且至今言其武武下細恥其語云云其言之危首無一二
以端人言其武武其低錯旬留不可得八二人相必以言則
必端記外人豈能盡悉而無一言差哉可笑也其後莫足
介諫于都承吉等則謂其一人其告也李見鉤漆鞠身托食多

抑勒陰和和之誠實

十二月持平權撥劇唐鄭某小僧持事西司皆引其口其先是
其小被堂上下故所以待平持辭去親親共同供議當堂其同
公亦以公之故其是月其及還朝知其識中策新劇聚
諸律化啓曰其亦已知宋文允武之謀則當無言以廢而累
乃甚不服其辜幸矣至後重加諸奪其職上使之時論之
大司憲朴訥素族迫憤其已故其刑改已改其罪其罪不

送其集

自是象皆賤其才不復齒列於八公石司使寺川追以紅帶

朝立於市街上問其詳兒處之作隊投瓦逐之呼曰告吏鄭

莫介可笑哉紅帶莫介不勝其苦奔走而還兒輩以為常人人

唾罵竟識死上

寧山君性寬平人皆知枉而不敢言李弘幹入達達白乞依

世宗放議寧故事 中廟改容嘉歎即令放之朝野咸快

徐知

甄城為逆國元勳所害寧山為南來所逃弘幹嘗憤恨及表

以掌令入侍講還鑑漢文而時一尺布尚可縫之謹弘幹啓曰

天倫至重以黷昧事兄弟不為和臣宜請死

以不能善從而寧山又被竄遂代願 殿下鑑漢人之謬日垂

恩赦 上動容感悟遂放之寧山甄城之賊放彼朝者散記之

口當時權宰欲竇其罪而先陷之

初宋文為大尉一日偕申用溉李長培看打園康而為是

既旬曰一輩百年看春日用溉結之山河萬古只行塵長埋

又念宋文續之宋文心悵憤恨昏然先武家相對言之

聽所傳會構告

柳則上言福孫

丙子金正國以被誣直索持牌八夜半扣門指王與倒請關則
上望恩政殿禁府堂上及三公八侍拿致兵曹判書柳則年同
知事李長生于殿庭蓋有賤人告稱年壽謀逆今夜會關門而
散也其實言者逆意希者先以判書言原逆聲事逆者同知
及他武北人使之會關門構成事跡款實其言也林亦律問
崇英者當先問王國以問事即承命韓問以今夜出入與否則
數慄失措款諱其不關門事正國者解之曰觀今日獄事真則
免不耳則不免慎勿驚怖互輸今夜之行止崇英解其言直輸
不隱事竟得正大抵獄事雖有不詳專以辭證之違逆加重刑
則未有不枉若崇英辭錯加刑証服則判書等亦不免逆罪職

獄之難知是

童蒙獄

有人上告童蒙教官某率其弟子將起兵謀反逃命分捕之勝
寇者數十餘人十五六歲者又有一十二三者六七十人而十
歲以上亦數十人禁所極相禁鎖過半未見牢獄常係項坐
之校鐘樓下露性苦平方十歲隨同門諸兒而去經日不還父
母尋之則不在其中光緒啓曰臣之孫五壽幼雖年一歲亦
在囚中終未待罪但此皆無知小兒請審其獄上便推案
之許小兒着於南山上脫衣為換折枝為槍為習陣之戲並無
他端遂反坐之廬求孫鄭某介之外自柳重以下皆變反坐之
者相繼猶囂然不止

送人柳世昌謀放邀功受賞聚儻里小兒相與戲鏗姓名為

作契之新會子房區實博賜耳名人之衣曰米曰備米
請社去遂皆全散去潛書各人姓名及謀逆群錄害衣納之還
合從賊二名（此處文字模糊）各至遂與衣衣之即日上表告命皆言數
關虎關門了也賊世昌請開衣領縫見之可知即作供聞見
果有夢賊逆之詔無詳取服數十人伏誅伏死者甚多其數
一八五南一五六凡種病頭為所誑被誅聞者色（此處文字模糊）

（此處文字模糊）

中宗

（此處文字模糊）

儒
切不從量才授職不拘資級凡孝行公薦之人標題行實而注
擬又建議乞啓請曰明經術有行義之有若循資級例調一命
不足以權勵士林請除六品職上乞之如趙光祖金凝朴輩
等將除六品金安國金淨來欽潘碩科亦請不次擢用且以陳

求言而不可罪言上以法外建白書臺諫之
以誤國初之寧列以不殺已言忌之猶則晏然不撓以激揚流
俗振作士氣為已仕乙亥以後李長中申錦相繼典選為啓已
叩明良際遇記

時鄭光弼為領相申用激為右相金應箕為右相戊寅春金應
箕被論辭職

戊寅夏議設賢良科秋命外郎石行兼備之人已卯四月詔而
取金湜等二十八人

戊寅金應免相位秋久補命卜相領左相俱薦贊成之
金銓既而承旨文瑾為廢議大會政府大曹漢城府臺諫之
侍從令各薦大曹漢城府以爲密謀及大臣置相之舉豈宜出
庶僚 成廟嘗欲置相命議入侍朝叅宰相時許琮為相啓曰

臣雖無狀待罪三公卜相當問臣不可下友六書

成願謝之

卒用其言此祖宗故事也以是固辭不對而退鄭申兩相如

上贊成孝慈並刊書南宮以入
上特以戶部正堂名問為侍

從密贊而成之五月望日 上親征于思政殿吏判安塘即席

拜相李長坤代吏判金淨為其惡韓忠陞應板金球韓銓節旨

膚是也。昏日忽馳震有聲如雷。大地動躍殿屋掀蕩如小船隨。

風浪上下人豈
盤仆城屋翻覆或止或作終夜不撤人皆散出

虛庭以避
頤壓自是其勢漸殺而無日不震竟月始止八路皆

然龍泉談寂
事祥下尹衡
異此卜異相

會寧城依野人來古乃外示向國內懷異心潛其孫處野人通

謀來犯甲山府多虜人逐而去皇將知東古乃所為馳啓將治之

七入深處變名姓來戊寅南兵使密啓東古乃潛於甲山近處

往來與賊徒聚難捕請以其不意發兵掩捕命召三公護曹知
遵宰相議之皆曰此以不懲城底野人縮踵叛亂後將難救宜
速遣諸將重臣同監兵使措置捕獲置法以懲後來上允之
先諭密旨于五道差遣各以爲言遂奪之并賜御衣方天
卽日命拜將上御宴召三公及諸臣環侍而
左右乃侍茶曰副提督趙光祖來請入對卽允之光祖進曰此
事請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一道以堂堂
聖明爲一公魔醜類執行盜賊之謀而不知辱國損威臣竊耻
之 上卽命更張乃遣左右事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
臨機制變不可執一論也言訖已回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
判柳聘年進曰耕當閑奴職當閑梓臣自少出入北門白首于
茲遵備之事彼庸之情臣已備諸請聽小臣之言迂儒之言自

古如此錄似近理難盡從廟議已豈不可輕改上聽

諸宰樞皆朕不平而罷光祖而三品之官能以居言動上意

以止朝廷之議人皆側目總論

戊寅五月十六日上親政以吏判宗正寺右部政亮日地震

三度敲牢推感遂詔事禮曹參判趙繼南繼南曰此輩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臺諫遂論諸繼南之罪又以貪污論劾兵

曹判書張順孫時張順孫劾今趙光祖受口在外及還亦極言訐商

之非納兩子宋璠璠璠璠成昌亭君辛卯金安老調林川

斥胤洪洪原洪原東野洪原別集

沈貞乙亥以吏參駁通戊寅四月安璠以兼吏判入侍親征時

刑判有缺未得其人僚佐薦貞璠曰花川君足矣竟不注擬五

月十五日趙光祖以副提李焚黃先瑩於龍仁是日地震屋

字盡類光祖曰今日沈貞必判秋部果為之而即日因災變延
訪為臺諫憚罷自憤見屈時議退處江亭子思邈又以往書駁
器遂搆黨禍紀卿黨

正德戊寅兩司王堂藝文館文章請嚴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
累月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曰對極論之翌日又率僚自伏闕
四塔不允謂承旨曰不蒙此允今日不可退日暮地謀皆退光
祖愀然謂同僚曰日已暮言官已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
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為期論啓至鷄鳴不止上曰此事予
豈不許只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明日召大臣議以罷之適誠
期臨迫兩司辭職監察不得署任上不得已從之通試期以
東野言承旨等依素熱望皆懷厭大內苦嚴密之地中使徹夜
出入烟塔不已人君亦豈無厭聽之意人臣諫君當細約自備

未嘗至此而得無事者已此祖數後嘉靖己酉劉憲後
寧伯大臣諭復立之意鄭先疏著議以既罷不可復立上令
更議光弼等再三以為不可最後啓曰自上非不知其不可而
為慈殿如是下故臣等不敢斷議遂復立東閣雜記
昭格署為祭星醮祔之所已卯諸賢死罪曰是為不祥人言已
卯之禍消次比事去是年變後乃廢不復立建寧

己卯春基諫啓請革黜女樂禮曹與政府請啓曰女樂之用三
代以上則未可為者之古今用之於宮中者內殿月樂女不
可廢也請革外方女樂惡妓則勿重兩司謂之革京妓竟以內
宴無可代用者大臣難之不可革東閣雜記

己卯二月射矢于建春門保書著門扉政院啓曰臣等言不可
開見但射闕門故啓之上居都承旨權撥入待教曰去月有

箭射入禁苑初擬射場而保護者取審之則裁箭腰還石室其
中而細書言明是國事其大字非送者無識者之所為也且曰
某日射議政府某日粘榜延秋門而不啓故又射於此云云此
必一人之所為也撒曰延計十餘日間果係書射政府而舍人
以為匿名書即焚之憲府門亦射之云矣 上曰予初見此書
欲示大臣而似入其術中而不果令射闕門亦知可只之而已

同上

己卯六月以禮曹參議李成童拜大司諫七月共司諫李清獻
納米好智正言金錢權珣等上疏論三公略曰鄭光弼有宏厚
夷曠之度早負公輔之望成希顏亦達一時人才首薦於相鄭
某自處若斯務與心喜同流俗無慨然復古之志不能奮脫之
自立導 陛下光明正大之地而又務裁抑過激黑白之論其

天沈沈矇矓而無辨甲冑托其英豪超邁之氣火擅刀望其
性度坦率不設防以待士能親然臨事易辨不深於念慮發言
非意不謹不嚴謹此所以不能使朝廷重也安塘操心珍重處
事明慎而火無師友之助學力識量又非遠大而遽信自見不
敏虛已以受國論自入政府右損放吏部云

時名
治修明禮法戾致大敵之威而

諸賢異於眾為不聽其逆激欲速之疵安塘及登台府其光卿
務大體裁抑鎮之猶欲割之以為永久而臺諫歷舉三公之
性行以刺促遂行任理怒辭未幾允訐籍

引引大憲趙光祖啓言國家修舉之事皆先朝所未

達也他日小人若職銘述之說而中之則善類殆矣近來祭

魯山復昭陵等事皆志士所歆行而未得者而至放聖世侍

徙之臣達白行之且慎代復立之議金季朴祥至松上疏亦是正
論而其時識者欲置之天罪此等事皆小人所藉口而士林之
禍根潛伏於此聖人之不可不察而亦不可不言於元子也今
師道雖不立而朝廷之望有朋友相責之義友道尚存他日有
欲陷君子者亦必指為黨類如宋之元祐也自古正直之士盛
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其後今園園之間亦皆以大禍必生於
朝夕益懲於前日深矣

黨

今政府處人才三公鄭光弼申用溉安瑄等薦金克成文
武兼備可堪重任成雲李苞才庸可用苞亦合遼寄等持有可
用之才不宜以一時被論未發不用金湜鄭浣朴薰朴英育才
行

己卯四月臺諫請削沈貞李自堅等進官又論遞沈貞判尹

卷之八

經進將進講壯烈大金進校司合進講之人使二預為講習南
蒙金安國李好金淨金世祖趙光祖中光慶金正國柳雲金練
洪產兩金洪進忠朴世熹奇進鄭應張玉趙祐李希閔黃玄藏
權雲李忠視等二十三人預為練閣

己卯九月 上酌獻文廟訖御明倫堂進同知事尹傳大司成

金洪言此等得金洪言正印丁二等講湯恭舒又進金知中光

漢尹自任舍人閑哥十等今朴書講尚書無益又進生員李若

水李吳鹿崔景弘謝大等言論雜文義或陳所懷多士環階觀

聽以千萬計同上

甲戌二月分進前及正上入直承旨尹璿曹緬衡李瑬等刊卷

靖園功臣大抵皆姻婭請囑權均高卧門外姜暉韓珣朝服詣

闕被拘單門皆錄功籍將此三人見廢主窮因投身託命而反

誑誘走出物論所嗤至是上以節義責臣下命政府六曹收
議抑洵以氣節獨啓曰臣是反正日首相聞變蒼黃莫知所出
而亦其勲籍醜然治世臣共三人實同形迹不敢獻議聞者是
之末敢收罪歷王仁宗崇寧五年之日本是頭刺得在勲錄是
日賊賊獨曰人臣失節罪當死信以法從事臣亦死王亦失
三綱惟知性義王上不覺有辱三其頑然其多類是性義
已於十月九日啓道北祖大司諫李成童等言伏聞天
王正與錄功甚濫墮於四等多有無功而濫登嘉利源一門人
懷貪利之心未流難防前則猥濫者副提等金錄等上列嘉
之大臣六卿亦啓之上不從而司至亦不職上引見諭以
重難之德先科極陳不可不削之意且曰頃日禮曹判書兩系
請差 英陵查使出歸以一品之人違此大事觀望避甚是

邪惠宰相心氣若此十一月初九日 上竟允之批制二
三尋之監丞并四尋全數家方同侍膳惟死汗而退諸中用
溉第用溉方呈病引入卧内袁曰近日議論其家中公曰袁
曰公何以出此言已激之為言乃小人之陷君子而不虞者也
袁厥然而去

已卯金應進進相廷議之時有佳

金友曾證允禧曰金希身近欲造謠於元宗制權斬處削靖國
功臣而趙光祖以平社稷未遂止之故始傳金希賢良方正
料若此亦列朝廷則必至禁府令大臣兩司雜治之執義朴
政致拿問及曾櫻繫仍食下禁府令大臣兩司雜治之執義朴
守紋司諫金錄劉振奪金希同辭請放關鹿鞠之乃鞠於慶會
南門外友曾杖訊一次招伏是實擬以亂臣律杖百流配三司

勅委官輕照友曾律誦推考大司憲趙光祖大司諫朴壕發鞠而不為糾檢請罷之於是瑄啓曰近來臺諫每啓以引君當道而陷者不果又請鞠因被問底是不休引君當道也請追守紋練而勿違先祖業上從之

大司憲趙光祖道經高刺山不禮而過漢之書曰為書以大司憲趙光祖判高刺山在先雖知光祖王後而故為違之示其倨也光祖便投其書更一日放之人有問其書者光祖曰彼之可為大失士大夫之風誠為非矣相府雖檢歸風俗彼是重臣非亦可傲持正之人因其吏似為過當改即就之耳高聞之亦以為是

己卯十月初三日

己卯十月初三日

初陳表雖以名節自安烈士類皆先見其大義遂自以小人見輒逃詒諸友色其盡其情禮以順之金季未釋褐為詩
在熱初時為表為真存相過友人家淨六降以表至不為德
主人感之便起乃如表意
待之甚恭曰聞指大名常如卷中人乃幸得拜茲今日某新得
潤川而子願得往滿遂會諸頭取表以
不沈后而就表再三觀亦猶善然心常快快
丁丑 文正王公再封忠文曰憲金瑞不諫初雲聯名啓曰
內殿時御其言一變而鄭眉壽妾人侍云右女在昏弱依
勢作嬖心實不誠身且經人當 內殿正始之初豈可與不正
之人混處固宜痛斥傳曰介之可也 宣廟朝沈義謙入侍經
違語及已卯士禍曰鄭眉壽妾其時痛哭而出 文正亦慚恨

故趙先祖被時內設居多云野集

已卯士禍

已卯特議之士見善應舉嫉惡如讎其有行義者不問仁義者不欲其出朝好惡別若此非前朝然善類登朝人墓有石像又布列於斯為感年火新進意不改終不撥必世後仁古之具以惠待惡失之輩見屈散地陽讀陰訟於是寵遇諸賢每侍經一講一章引喻義理出入經書一微以朝議至日晏乃一聖躬成倦欠伸起坐龍庭有時忘然自得來自二人揣知一意有壓色一倡謀交一所一黨

時南袁沈良以傾倒得罪于沈敬事而以托清流而士氣不其故懷情未盡及趙先祖為大憲執法平允人皆心服每出市人羅伏為前曰吾上與至矣俗語呼其袁者清以得人心為非

新日記

衮負以洪景舟曾為贊成而被誦常依憤恨遂與交通

教其女馬嬪以為一國人心悉故趙氏日夕開達上志

且山與好食水寶之甘汁故以其汁寫走書三王四守收

木葉上山與刺金成痕如字畫有同付諸探以二聞而慮之

人認數類亦已聞安撫以謂趙氏專國人皆稱善從若周際間

間說保其後口不侵上心危懼然後意外計諸指為害者

言定被其害則約定期會知中樞安潤後云以意而不敢

辭以位卑職微府院君宋軼辭以病不能起

雖書詔旨曰先祖等請削靖國功臣者重其綱常也先除死功

者然後稍存二十餘人各以擅廢燕山之罪則卿等為魚肉又

予予矣走宵之輩好似暮草得一國之人心為百僚之所瞻一

朝事未就也。已加身之夷。雖欲辭之。其可已也。光祖請收。其
初意。其為得人。到今日。必樹羽翼也。思敦前除卿之婿。金明
胤。在其中。是可張也。予之心。腹有疾人。我亦病心于王室者也。
長坤初非如此。今來附托。小兒輩。未可信也。此真逆。雖被論。有
才幹。可信任也。予之剪除之意。勿須也。人以問。我負何如。腐謹
韓忠。世憂。自任。惟有武藝。可畏也。願去此類。人雖死。無虞矣。頃
於。進。道。乃曰。祖者可合。相。任。其。食。也。我。此。考。下。以。予。
必。不。口。人。居。已。從。予。其。是。而。已。光。祖。言。恭。溫。順。意。其。可。人。教。王
之。間。起。程。頭。用。予。隨。走。肖。之。術。中。也。欲。顯。然。罪。之。基。諫。私。文。可
館。六。曾。儒。生。等。盡。言。不。則。予。不。能。施。為。也。不。知。何。以。處。之。近。之
米。食。不。知。味。寐。不。安。席。瘦。骨。瘦。予。名。為。人。君。實。不。知。也。昔。庸
勤。傲。視。予。予。必。蓄。無。君。之。心。也。卿。等。先。除。後。聞。可。也。有。而。斷

又譚

景舟通于貳轡曰一國人心已敗魏以之請削功臣故以斬
除國家之害其後惟意所欲且設薦梓張其辭游者巨之
稍立其言者去使不得開口失令不面則無及矣 上天監

曰未明來以微服着草笠鹿布衣足穿破屨交至郭光福家
呼問者急入內但言客來問者認其貌知其為南人告曰有

客到門觀其貌認是南判書但衣冠草之如賤人鄭公入驚出

見則果南來也惟問曰公何為此乎袁具道其所以因曰此輩

若遺一人其害无窮 上今日必招公議之公可勉從 上意

除去無遺然後國勢可安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處之或

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辭誘之鄭公正色曰公以宰相為賤服賤

都市而來大是可愕事也謀害士林本非予心可忍為此乎袁

大怒不交而去愚謂

舉事之際無兵判則不奔號令衛士且兵判李長坤策判義

禁以交腹亦不坐日三行其衣使之先疑而足夕馳書曰國

有人事走入衣長衣者當同指借馬放城中馳到秦第哀曰

洪判之耳舟承密肯待今于神武門外下

先使景宗曰親信近侍之人皆已腹心事極危迫請開神武

門乘夜入對蓋不承肯定官知也

已而十一月十五日夜密教開神武門入諸軍蓋當時開門開

開放承肯故其枉疑在政院出納惟神武門和匙到司和

院改也修補日記曰指漏而門寧相入來他本亦係開門

、庭入後乃開門目事始始西門

乃與高荆山洪叔孫門十有寧尹肅仁金謹思成雲善與期

會司一書廳入直後以兵判為沈先師亟出為

列正名恒松謹語合眼不傳稅未丁餉而死之鬼無頭面四體之人森

文二鼓南易君洪澤中二當利書金桂禮傳判書劉表

書李長時尸曹外事高荆山等聚校閣門外執摠官沈自當

恭知威雲自直所來會上出卸便殿景舟持書啓入對曰臣

鄭光鵬洪景舟金鈴南袁壽長坤高荆山洪叔沈自孫附方有

專尹壽仁金謹思成雲等伏見趙光祖等交相朋比附己者進

之異己者斥之辭勢相依據權要誣上行私固有顧忌引誘

僥倖詭激成習而少凌長以賤凌貴使國勢傾倒朝廷日非在

朝之臣潛懷憤歎而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側目而行重足而立

事勢到此可謂寒心請付有司明正其罪又請連命因承政院

弘文館入直官庶是政院始知之

弘文館入直官庶是政院始知之

入直承旨自任孔端構廷書安珉檢閱李穡等始聞之趨詣之
閣外門則景軒等張席而坐建政殿西廡軍士環立自任問曰
政院不知而人來何耶左右相目不語師長坤且立且坐如故
言而不敢發貞曰以標信召之故來而俄而內官申順則召成
雲曰以雲為承旨可進入對雲侃侃起入自任曰雖有意更之
而何只以宦侍之言鼓入耶雲不聽起入珉止之曰政院不預知
官則不可不與雲何故歸入始還可也遂追及閣門攀其帶共
入雲侍廷臂而入宦官置守內者曰何不禁樞人遂共扶珉而
出貞始知之也勿妄人也未幾雲出以袖中小紙授李
長坤曰此御筆也此人壽邸下義禁府乃自任端麟珉構及應
校奇遵修撰沈達源等也於是閣門始開皆方入直俄已大司
憲趙光祖右叅贊李紆刑曹判書金淨都承旨柳仁淑右副承

旨洪亮賜左副承旨朴世熹同副承旨朴薰副提學金絳大司

成金堤等並拿致關庭東國雜記思翁據言曰舍道宣傳金堤等並拿致關庭

廟

時南所衛卒聞之致庭具令廣戎兇陳別降爾景升善同侍之

便殿以可怖可憐之言大恐動之且啓事急不可鞫問請速發

道宣傳官領葉軍進捕大承旨弘文館始諫侍從拿致關門之

內撲殺之一依諸惟之例器物具於殿庭之下矣長中始知之

當夜格殺之議湯然進啓曰人在不可以行惡賊之謀亦不可

諱首相而行國家大事其大且甚罪之猶未晚也反復極諫景

舟欲勸上速決起動則長坤輒揮手却之曰公何為至此耶

上意稍弛乃舍召領相鄭元祐

時特命以南袞為吏曹判書金謹思成雲為徵承旨為奉常直長

沈思順為注書思順未及入侍使檢閱蔡世英書罪當人教
吉世英把筆極諫曰此人等罪犯未彰不可搆以虛語枉殺死
辜願聞可死之罪微承旨成雲覆取世英所持書欲書之權
金世英更據雲身而執解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紀還金之
左右前案

夜三鼓鄭光弼承君詰問促命入對涕泣極諫曰年久備三
知晴宜委數引百犯今而已豈有他意以重實實請崇三公議
罪書重次零衣袖盡濕上起遂因光弼趨進引御浴頭
湊下之顧下乃金太祖著丁誼獄又命召右議政安福時安福
中用混卒未出入

光弼謂謂崇等曰公等輔聖主何哉崇等曰光弼
時將平李希閔李延慶等馳詣闕門遇吏責任崇等曰

以入相言夫也其謂其曰出入事門部將拉而不叙公言是
言闕曰毋得難人出入且曰持平已速將何以入啓乎帝聞直
入紅蓮廳告頃頃曰事出急遽樞為秘書等職雖通文在侍從
豈敢怨怨還坐耶左右宣死氣史筆者國家大事泯滅無傳尤
可問也光弼曰爾等姑退上怒益甚欲罪光祖我等豈散
教士我當力問從國清逸令奉教趙九齡蔡世英確觀以記其
事夜已五鼓矣追過安瓊板延秋門外延慶殿進曰國事至此
惟望大相而已涕泣不已

光弼既出更啓曰此人等宜盡盡罪承旨黃非本意其後正議
者也李紆他日國家大用之人也只罷似當且如光祖等有何
絲毫之私哉徒見古人之書其見至治而其間或有過激之事
不可深治之也方今聖代幸有殺士之名必朽史冊諸公葉府

推問在罪否分輕重定案

夜五鼓安璵承召驚惶馳進鄭光弼拂坐賓廳問其所由光弼
揮淚墮頭曰不忍仍與光弼反覆論救乃請會朝廷議罪
乃命召參議以上共議遂平官合辭伸救

時特命柳雲為大司憲尹希仁為大司諫仍命盡過兩司至堂
光弼請勿過再三啓之上只許勿過至堂官展明上舍領

右相差出地諫傳經禮判兩司長官皆特旨也時清流一
網打盡朝者殆空光弼退至賓廳熟視衮而不言衮退語人曰
鄭光弼之目也意猶謂石潭

口記合家

是日命召衮為政托病留命當時構禍衮竇主張執權狀已而
自退至於再超恬然不動其計巧譎豈能免有事之軒謀乎故
是命領右相與改

是日召見新進與手自任其班等儀欲觀星辰飲饌儀臺候
 政院便令馳報宰相數人入闕西門且勤政殿中火光有之而
 軍士圍立云云相與曰豈有政院不知之事哉命下來俄命下
 人番承旨兩人尹自任孔瑞麟弘文館兩人奇遵沈達源翰林
 李璉汪書安璉等干義禁府夜二鼓既就獄俄頃李紱金淨趙
 光祖金堤金保柳仁淑朴世憲洪彦弼朴薰等拿囚俄命放柳
 仁淑孔瑞麟洪彦弼三人又命放沈達源安璉李璉三人又命
 放李紱
日紀

使鄭光弼定光祿寺罪案光弼曰重事不可輕就收群議以定
 可也 上命南袞草傳旨袞稍前秉筆而伏時只有承旨成雲
 微注書沈恩順入侍唱訖進于 上前覽訖傳曰案已就只囚
 趙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其案曰趙光祖金堤金淨金紱等交

相明比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詳勢相依益權權要引誘後
進詭激成習便國論顛倒朝廷日非在朝之臣畏其勢赫莫敢
開口尹自任奇遵朴世嘉朴薰等尤相輩詭激之習相和附云
案中初有經上行便之言尤弱啓而去之李將罪名在金湜之
上尤弱亦格而貶之雜記

八人尹自任朴薰大臣咸請免之內監申順剛讀了上曰

尹自任問諸學以議政阮諸閣之意及成憲承命入問便要取
此言辭不恭上益怒曰世嘉自任俱有武藝尤可畏也

雲事宰相等以爲藝文館批史曹郎爲即日政且壽祐時爲即
承牌至閣抗辭以爲若蓋罷史官則今日記注誰當修之不若
致下尚書章大啓欲治以殊傷拒送之罪時夜曉鍾鄭光祿始
入闕慶壽福進告以狀鄭公曰語亦無一言入實廳當事者

舉是事時君已改鄭公亦不怒呵之彼輩之心固亦必泯天明

大議秋啓公曰王上方震怒此事則從而治罪未晚司以

遲延不即報命亦死大罪鄭公臨機處變佐時輔國濟物而從

已前微暴如此行錄

十六日鄭禁府事金銓李長坤洪淑等堅起難趙先祖金淨金湜

金鍊等私相朋比云尹自任朴世熹朴薰等遵和附先祖云

云辭緣罪素所招相同苟遵招曰臣自少讀古人之書頗知向

方以為在家則盡孝悌在國則竭忠義與同志之士講廟堂

以使吾君為堯舜之主世道期臻至治以盡微誠且人之善者

善之不善者不善之耳豈敢私相附和先祖等志同道合故和

與交好未知為詭激也昭陽

趙北社供曰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對者君心而已妄料臣

家病精亡大利源故新國既取無窮而已頓死它意

金夢供曰臣年三十四年火難惡性又逼迫濫發六卿常自兢
慎思效國恩凡論謝之際務欲一為正日夜憂念而已又相
則也說教成習使國語顛倒朝政日非臣實無足

金夢供曰濫發天恩權為憂重及登第又還陞授奇成教致
絲毫之補而已不居權惡之地寧無進退人物互互相朋比故
云云臣所不為

金夢供曰臣年三十二性本庸愚以暮年入朝左之既與同僚
之士交遊身進退非下類所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從而
知公論相與是非而已朋比說敵非臣之情

金夢供曰臣年三十二性本愚狂但讀古人詩書知是非
國家禍福之際或與趙光祖金夢金絲相同同去之此

而已其更議論至放詆訛私相和附臣嘗言之二

朴世嘉族曰臣年二十九身非徒年少性且疎外无行檢讀
古人書卷時時里臨事致誠臣所職類光祖臣自少從游金
澤金忠宣公時其論不知為說激相從而已專无和附
朴世嘉族曰臣年三十六實本迷旁讀古人書立心行已以古人
自期忠信是親日夜為念且无師友則不以成人改趙光祖之

之文述以上并
金忠宣公

蘇光祖請對啓曰朴人老以辭凡之過情聖明待遇之際以
至於此也若罪之有國言路通塞源 聖上酌量善起也又曰
此人等懷必陳而已宜有他意小臣不能裁抑使習俗過激
諸罪臣此人等量情定罪似合嚴職以 聖旨觀之則恐過
中也 上曰自右人君非不好生惡殺也且此人等久處侍從

予置不問思而慮之先陽反覆啓之

既取招入啓傳曰此事朝廷已定議不可刑杖照律可也陳

記

禁府請加刑訊

上命照律推官金淨當審以奸黨之律當斬

籍其家故等

上曰朝廷以此成罪矣乃下赦曰先祖淳熙練

四人賜死其餘寬釋已暮云云

石潭記

先相著在獄中裂衣取上疏曰臣等俱以狂陳過懇遭聖明
出入經屢得逢赦先相將吾君聖明展謁愚衷冒犯群猜只
知有君不許其他重欲吾君為堯舜之善豈為身謀天日照臨
無他邪心臣等罪固万死但士類之禍一關將不念後日邦家
命脉耶天門阻隔无路達懷淚霑長辭實所不忍幸一許躬問
萬死無恨情溢辭感不知所去

晚以恩旨申還晚先祖淨溪統等四人擬以死擇餘以杖
一百流三十里入啓上時承旨金謹思至榻前請對付曰先
祖淨溪死廷杖統一百廷方安置自任遵世憲遠方付外諱
密問今還祖使官蔡世英啓曰大臣處更乞議處之上曰果
可更議也鄭光弼奏在寶廳謹思出傳上旨時日暮張燭光
燭教捫燭驚顧左右即請入對啓曰小臣在職亦久豈料今
有如此事乎此人等但以愚難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千重罪
則臣等豈不聽之乎力請減死族隨言禍上曰此過重事當
更思為之召承旨成雲教曰先祖等四人決杖廷方安置曰任
等四人遠方付處雲書判付而退光弼退寶廳其璫又啓曰此
人等既免死是天地之人也但皆病弱若杖而遠則去死於中
遠未可知恐朝廷得救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上啓不允東閣

因禁厨之戒以此為必死其度長天死雲明不勝庭列照空
庭相共酌酒以訣金淨有詩曰重來此夜長故客空望明月照
一聞金練右詩曰埋骨白雲指已矣空餘魂木向人間又雨之
詩曰明月長天夜半和風小別時將從客自傳相思語
曰天野野耕則必勉次野史獨趙光祖語曰故見吾君云云
其勉之曰當從容就義至何史注光祖曰從容聚義吾豈不
知但欲見吾君吾君豈知如是終夜及翌日開棺死之後格之
如也德陽日記

十六日夜三更皆放米家小睡十七日早朝出赴東小門外入
家又會皆聚禁厨也承旨咸雲來傳教曰汝等皆以侍從之臣
本欲上下同心仰觀至治汝等之心非不善也近來汝等赴置
朝廷之事至為過誤使人心不平故不得已罪之予之心亦豈

安耶請罪大臣亦宜有私意乎汝等之事至此者乎此不旺不
能先放其微也若羅以律則必不至此汝等之私心為國事故
末減從輕罪之汝等知之而去又傳曰光祖若依律則其罪無
重也特用寬典末減罪之之意仔細傳之雲劉蔡府傳教後回
啓曰他人則無所言趙光祖曰臣雖此去君心豈不知乎臣等
所為果有過激矣是在猶于東小門外人歎德勝

館李諸生號哭闕庭坊里香從全集官城反實其惡動之禁話
上益怒光祖等賜死下

續

神武禍作日館李諸生嘆咽何若其走詣闕者先虎不情人會
于光化門外莫知所為滿屋中命仁倡言曰香從之人皆欲上
疏伸冤况我諸生日出而會日中而不為聲則若何故遂去年
草疏如風雨諸生全集書將上為門者所居捕主懷恨發

憤排闥闢入生負朴光祐被傷流血滿面詣生政院中意欲被
髮者號哭闕庭拜輒大內 上聞痛辨從何而未敢說采以實
傳曰儒生之事甚驚懾場中謫入亦有其罪排闥而入號哭
千古所死之事仍舍捕殺因五六人懲之且令其家屬出舍仁
於衆中概身屬拜曰古者楊震被囚太牢生二十餘人皆號闥
曉則有之 敕下今日之為誠千古所死之事既而生負李若
水及尹彥直朴世蒙金逸性黃李沃等五人被事詣生爭先就
囚如恐不及圍圍已盈鉄紐亦之以藻實傍視者皆聚聲呼
府督曰人衆獄寮不得囚大臣亦啓儒生不知事始末姑勿問
以鎮人心翌日生負秋鵬等又上疏謝赦先祖且以昨日儒生
等下獄臣等不可異然歸不能也數百人皆得放闥門外嘉
三日 上命赦若水等答其疏曰光祖等初意蓋欲誤國事自

上亦所觀至治近來此輩多有過激之事故不得已罪之不已

亦欲安靜朝廷非讓邪排斥小人也

已卯堂稿
東陽雜記

十九日以金銓為左相安璫陞左相

遂分配趙光祖于綾州金淨錦山金綬開寧金堤善山朴世英

南州朴薰星州尹自任溫陽奇道平山

十一月二十一日傳旨予惟不問于德徒切末治之志而固有

知人之哲用舍之際大有紕繆予甚惡為而頃有趙光祖金淨

金堤尹自任奇道朴世英朴薰俱在侍從以性理之學朝夕勸

誨予為其意人可謂輔成予治擇美官以外之起實序以進之

予之所以待進之者可謂無負矣不期光祖交相締結計已若

進之異已者作之辭勢相依益擅權要謂朝宗之法不足守謂

光成之言不足用引誘後進詭激成習至在議事之際稍去其

同則必極口排沮要使拆而後已以致國論顛倒朝廷自非在
朝之臣潛懷憤歎而畏其勢焰莫敢開口案其所為故於亂政
事狀已著終難可貸固當按律治罪大明示百官嘉念前日侍
從之故特從末減光祖等以下各以罪之之此豈予之得已歟
惟爾議政府布告中外咸知予意南衣所草也

東閣

光祖等係職將不知得罪之由以為奸臣壅蔽而為之既竄申
錦祁雲等相議曰寧直不知而去不可不濡使親信儒生追及
於果川語之曰南衣洪某得此負尋會議於衮家先以讖說搆
勳上心舉事之夕八武神門招大臣列書其名如朝廷請罪
者而罪之云光祖聞之曰上心豈知如此別集
翰林李構啓曰欲閔維謀之人及開門等事而記之臣竊史筆
莫如根因故故在二曰請罪大臣則於郭光弼等筆子可見

開門則以政院鑰匙開之矣構曰臣直宿政院而不知其鑰之
出也上曰其時承旨等皆往諫義堦何以知之構曰其時臣
亦就獄則光祖等相持痛哭曰此必變起中間至晚聞之皆酌
酒相慰曰汝乃出校宸斷吾輩雖死何恨臣以為遭遇聖明
豈料有此靖康之事乎

野言

十六日尹殷病除承旨進啓曰今茲之事不覺傷痛臣昨已四
更聞之驚愕至西門外欲入啓微誠而舍牌外許不入故退去
也時有持平欲入者軍士釋出衣襟盡裂臣見之不覺流涕三
司盡命適之故皆着笠而還坐門外豈料有如此事乎人臣密
啓非奸則佞古書不云不由中書耶國家元氣自茲斷喪矣

錄

韓兩字高志甲子年元

時柳雲代趙光祖除大司憲執義尹世霖掌令李鍾任樞持

平趙光佐申忤諫院官

並不就職同辭答曰趙光祖等俱以狂疎只特聖上言聽計從而一朝加罪臣等莫知所由前始諫之無故盡逐亦不知其由以復用光祖然後臣等可就職也且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先明正天不可說秘也初意此事出於奸諂之徒密啓令聞自 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令趙光祖等羽翼已成前日請設賢良料予意以為甚好到今思之蓋欲謝羽翼而為之也今欲盡除去賢良料之一但以卿之婿金明胤亦在其中改不果耳此言賸指人口以人主之勢如罪一二書生亦有何難而昏夜之聞秘密為之何若是耶外示親信內有剪除之心君心如此此危亡之光也臣等不勝痛哭 上答曰此臺諫誤聞之言也當以其景舟及同議此狀金登壽之家聞有武士結黨欲除之

士之言國共議以為如是則將生大變自朝廷如此為之則成

光祖等為備也今茲之事乃朝廷遠慮欲使安靜之也

陳瓘記

李愿鈞以金升府尹召拜副提學辭職曰光祖等祇罪事臣不

能辨知必是故為事而不免死過中憎疾者多而然也又伏

乞傳光祖等之教為恩之旨上若以此人等只為國事而無

心則其罪當不減恐上心有所疑阻賞罰雖加於匹夫若

有潛戮則大累君德也古人有一言悟主者如臣無伏安有回

天之力乎敢辭上不許恩鈞非徒不附袁等之論救光祖等

甚方正言趙珍擊去之

大司諫尹希仁司諫吳澤範約等忠義正言尹溉俞論啓不

已柳仁淑孔瑞麟洪彦福李承重李民天好智金鉉權碩等詣
閣請與光祖同就牢獄共被其罪

巴陵君政許厚應法極諫且呼兵判曰帝則握尾狐鼠中
同害賢是極口切責得半宋室欲伸救先祖政阮而下納後
以此成罪流配

黃龜
記事

時柳雲辭職一啓而追枚執補吳尹世霖等皆忘其謝恩及珪
中相會而禮伏閣論啓至曰臣等義不祇職請斬臣一人頭以
快奸人之心又憚大諫尹希仁素无物望以李顏八之顏自長
湍府使上來較柳雲不為謝恩肅拜而舉行謝諒以失事體
顏等國藩壬戌及第沈思順妻父為家自簪冕事第侍異
已者十年以父尊意議疽發背即而瘡潰三月而死無子

姓

初鄭光弼以柳雲為大司憲尋思鈞為副提督斯兩人內有志
槩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等者也哀等以其忤光祖不殺也時

人服光弼之識鑑柳雲平臺諫請曰 陛下復用光祖君臣如

曰則臣等當就職不然則請殺臣等以快奸人之心多累日卒

被劾遞去

昭輝

掌令李英符上疏極諫典翰鄭應書憤甚率館員抗疏力爭上

皆不聽鄭應書創畧曰燕雀焚而仁鳥增逝愚夫戰而智者遠

舉以鮑焦所以立于屈原所以沈湘也夫國之有士猶人之元

氣之散而人亡士亡而國喪健寧之黨禍起而漢祚非元祐之

錯而宋室危斯固 殿下之所洞燭也

十二月光祖等既竄群小得李忠黃沃尹世貞李來三人上疏

請誅光祖等八人以迎合時論辭極慘凶李快初以伸救光祖

係獄曾未踰月又請必殺無赦其心術之无狀乃如坎 上覽

疏褒嘉饋之以酒

東閣記雜

初九日兩司合啓曰禁府輶光祖等時光祖呼孝是坤宇帝
則龍家龍家又呼洪淑曰汝何可惟我等乎若法輶問則何
至故以乎禁府堂上請並牒上即引對兩司長官時大憲等
信在外堂錄香讀牒初進入對上曰光祖所為果如始啓
禁府堂上可推也灌啓曰使人等皆驟啓而自上寵侍故驕縱
至此也

黃孝沈牧使班之子也已前請公既官於魚赤對牒舊曰吾欲
上願叔大司馬等已具稿矣子其寫之黃遂出諸袖中示之曰
意若何答曰此既甚佳非公好善安能及此仍極口勸之黃不
爲而遂致書此尹世貞李來聯名上疏畧曰趙某變雅曰章明
黨與國請致之法趙公以此遭禍蓋黃作兩件疏先以救疏不
見其與已不合故不寫而去其奸譎之狀可勝道哉

雜記

可謂世仁之斗也及正之初世仁為諫長有直辭所以持之

故士斯去處山左道與右道監文璉約會於尚州一處

此處是日有以先祖并被罪事來言者璉慨然托疾入屏坐而

建議璉乃自得徹夜宴樂來幾召拜都憲鄭光弼曰我沆之

父之沆也沆不從者言可以救解善類其赴召也咸陽太守文純

二一書之明公此去似登仙壘錯應須利晃朝政後豈元三

三兄會意一稿上愀天亢喜而受之士林側目既至陷害士類

不道飲力非使不聽光弼之言終乃駁光弼其邪毒如秋蘆霜

補文

十二月大憲李沆六諫李顏新合詹誚罪左相安璠左參贊崔

淑生右參贊李穀左參贊金安國大憲柳雲海伯金正國持平

趙光祚更正李忠樞南兵使柳庸謹承旨申光漢金卅府尹鄭

昭明忠清使韓忠顯鄭鑒人崔山斗檢祥張玉吏正李
希肉舍人李清校理梁彭孫吏佐具壽福鄭深李延慶更正李
苦水修撰權前校理宋好智金宋好禮都事金官復吏舊
左卿承子和仁次王光洽承權監司文瑾承謹李成
童海都甲并佐即柳成春巴陵君璵詩山正正叔長城守嚴嵩
善正蕭江亭副正等三十六人書于弟子成且請罷賢之
科中廟引見司長官示以黃李沃等請蘇光祖等疏曰
朝廷若有公論則儒生安得為此也東國
流聞記曰休律斷之果何惜然朝廷之接遇士不可如是也
是非一空後下人亦為快也黃若
又召顯議政鄭光兩石議政金銓八對承培諫學子及次等
疏曰近日災變疊出此請罪事何以為之光兩力諫其不可銓

亦以善本不既已罪之其餘不必歷治之東

上意相解曰既罪之則雖光祖亦當知而改之今此窮治同類亦不可也則黨之言亦甚不可參贊至惟清曰黨謀之意以為邪正不可泥廢也上曰不可指以為邪也權判申鑄對曰固不可謂之邪也上曰賈從國治古之道也鑄曰上教如此社稷之福也不意下歲教殺光祖一時士類無得免者蓋鑄說復入于左腹也申鑄

右相被彈歎光祖辭職上執之三月人心率服士氣摧沮如老病寔合相位更便能為趙宣之人以充關位應求薛退黃季沃等上疏言鄭某江居首相誅難政大夫乃其職也犯雷霆之威緩斧起之誅不救元首之病以命爛額之功者也將焉用彼相哉臺諫等曰大臣當攬國事鎮也群情之秋而不定是非

中立觀望 上御怒政教延訪政府臺諫曰小人布滿朝廷大
關宗社大臣固當盡忠夜度以定是非而視若陰冢之事豈
大臣之體乎左遷為領中樞櫟籍

時鄭相極力營救安撫止落職

鄭光弼遂與南家育忤即時罷相朝廷更言無者光弼竟不免

石思翁錄言
石潭日記

上遂疑不決翌日傳曰當初能治其首魁則餘黨雖不注而
向自正矣大臣視國事如他家之事徘徊顧望不定是非以此不
過觀勢以彼人彼罪輕重為後日自處之計耳此之治本根本
即所謂叔葉自辟臺諫不務治本而徒欲治枝葉是不知務也
領右相其通達之難群他相可也此日御筆除南家等惟請
左右金鉉為頭召即對于玉顯閣教以加罪光弼等之京相

又及至於堂上沈良孫謝等教以先祖淨潔緣賜死自任過
甚董純由兵置衣惟靖身啓以口中當有分別其貽罪首二
足矣孫樹則請並於絕島安置好生之德李沆李穎柳漢
及猷納神李義啓以先祖雖有罪諛從臣與司諫南世準以為
先祖罪固宜也正言韓承貞曰死有餘罪上教曰先祖死無
所措詔獄不恭之事亦可死也賜死亦餘人死絕島安置便確
清御榻前議四司請罪之人分三等付標令輕重罪之李清詩
山正正叔江寧王祺為善三歲長城守儼削奪柳庸謹崔山斗
鄭謨鄭澆等付標安置生等好梁彭孫李若冰李希閔李延慶
尹光齡李忠健趙光佐宋好智好禮奪告身安瑯金安國正國
柳雲嚴職韓忠沅絕島已陵敬安替遠竄李長坤權據尹儻
李構亦追論嚴禍昨日各坊里䟽頭人忠賢衛鄭義孫朴自逸

安高福與醫李誠優李鄭哲賢李世孫樂生宋冀書史崔仁頌

李仲進皆決杖王子諸君請赦人奴鶴年杖百流贖

東周書
定合免

十二月十六命罷薦舉科

詳下賢

時趙光祖請絞獄撤播北陽坐必死而以紓惡劇之懷未幾賜

死光祖曰主上賜臣死合有罪名請奏聽而死就庭下北面

再拜跪請傳旨故事凡賜死宰相不首御寶文字以奉王音

施行光祖問曰臣有助死之命而死賜死之文字都事柳滄以

小絙而錄云之光祖曰吾曾在大夫之列今之賜死豈但為小

絙付都事而令殺之乎若非都事之言似乎不信國家得大臣

不可若是草乙其與將使奸人得以但殺所急者欲疏陳一言

而未求因問上體恤何次問誰為政承沈貞全為何官滄告

以寶光祖曰然則君之死無疑又問曰朝廷以吾輩為如何滄

曰似有以王莽事為首者一者為私者也沐浴

着新衣修容飾一字蓋誤從容起死屬侍者曰吾死惟其宜

薄葬一重厚恐近濫雜一有追述之志光祖歎歎數曰古人

有抱託一次傳食者何其異耶吟詩曰爰君如爰父一日照丹衷

一作爰君如爰父爰君如爰父一日照丹衷一爰君如爰父一日照丹衷

聖上故亦微臣首領汝何敢如是一是為飲毒酒而卧焉

二殿而終即十二月二十日聞君薨不以下一年一諸壘籍東

心本車返觀于龍仁明登英子阮攬源各里成守琛洪泰世

志梗等赴燕李延慶亦來會祀就相剪長鬣而返是日白虹繞

日東西各二匝南北各一匝西南北繞外各二匝如生神

者竟天又於東方別有一赤虹長丈餘皆後特乃滅一年籍

升祥作詩題之曰不謂南始曰紫衣牛草一故鄉故他年地

下相逾處莫話人間万事非又曰分手院前曾把手恠君黃閣
落朱崖朱崖黃閣莫分別幾創九原無壽差黠籍

光祖之死鄭光弼取傷愈雖南來亦甚嗟悼成世昌夢光祖如
平生作詩與世昌曰日落天如墨山深谷似雲君臣千載義憤

惟一孤墳兩君莫不下淚野言別集

光祖賜死第崇祖奔往哭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哀哭而來問曰

郎君何事以哭耶答曰吾兄表故哭嫗則何哭耶曰聞國祚殺

趙光祖賢人死矣民必不得生故哭之紀卯

後十餘年柳滄之子橫雁門禍非命而終雖非自取之孽無不

望其久不綴又賢之人死天道好還假手於人者耶夢錄

金淨移配絕島 亡命自殺辭金絛殺南海卒已重移福

祭已蒙放而卒金淨移配島東辰食鞠國羅濟州其有任籍此

世以領議鄭光弼右議政安瑭兵判李長坤刑判金淨大

卷趙光祖大司成金堤應校司道儒生中命為入賢

從之議者遵實從因治之意北門宰相猶欲令其逐悻噫付會
之徒亦有甚焉者當初告變也雖其奸謀已售於宮禁既元鉉
荆山淑則難於托公論諸斯蔽聖明也若元李沃世貞則無以

言布衣之公論而加罪也又元蘋沆大憲蔡懷參判趙琛則元

以比周居彝姦害縉紳也是故天鑑孔昭降罰无慘或強死沆

貞或苦肉顯雲景并銓顯雲忱琛四五年間相繼綸亡丙戌亥

死沆杖死貞竄出卒即同被罪死并亦在沆寓而覈尸以眼前

宅時之榮寵沆莫為如何哉謹齋

或曰當時之事出於詭秘恍惚史官皆不得入侍未能記其恩

賊之狀而

中廟實錄撰修時乙巳姦臣當局事多失實賊

以已卯諸賢為非可勝痛哉光祖等以所守之正又得君之
身一朝薨矣勦除略無顧情何哉凡世主之於臣下其貪淫邪
毒皆下示惡師以勢逼謀危為說則雖明哲之君罕不陷其術
中而奸賊得以一網打盡光祖之死坐此耳

庚辰

月金世弼朝京還到遼東聞北門禍作涕泣曰袁貞果

弄土類

韓忠曾言
可云故也

考貞何罪奸黨固已啣之及遂以刑曹參判

特進官入侍經筵謂過勿憚改革啓曰人不能死過知其有過
野於改愷而速改則害為忠厚之君子也或各夜改過而不遷
則終至暴棄之域頃者趙光祖輩欲效唐虞之治 殿下尊寵
而信任之於是離違之士必欲於一朝革舊更新以施三代之
政 殿下過用其言反貽今日之憂此等一人一世之名勝雖有

遇舉之入不遇才之善政續煩改遠之誠而已但當驚其

過敷導之以溫如緩而更化則 殿下涵容之德將同符固之

昔帝王而乃加竄逐根運鉤黨一朝賜死至懷快矣 殿下好

善之心不免一偏之歸爾石人有以乘舟喻其偏覆重顛之患

者沃顧 殿下亦勿憚勇改前愆反覆陳說言猶俱下翰林尚

震出於數曰今日始聞讜言其明日三公詣闕啓曰聞頃日進

中有一宰相以趙光祖被罪為非云在宰相列言如此為言諸

惟其見大憲法亦大讓趙拜奏合司先刻之請詔獄推鞫

前官能行舉十 清碑集全錄十

趙辭曰趙光祖罪狀朝廷既依律處斷而世弼在宰相之列眩

亂是非使論議不盡事將何測 上特原之杖配陰牢留春驛

無罪所

無罪所

言者以尚震不合史局請而叙以司果拜典籍

名臣錄

已而... 有人... 醉下... 縣江至原州... 時積雪始融江水徹底
被髮群... 仰天而笑又大笑大哭書一絕于船尾曰官酒斟來
不許危... 賈路... 故逢... 東... 漸其東... 喜... 還... 問... 情... 難
並當時隱達之士而其尋其迹

雜記

嘉靖三十五年間... 三人俱在田鋤禾其一人曰
早勢如此今年未必... 趙宰相光祖極清簡百僚敬
畏各道州縣絕無打擾以此鄉里之中亦無叫呼之吏令聞被
竄而死天災惡留在此一人來京告之即拿來拷問竟被極典
坐同鋤者以不告之罪當苦者紹布

雜記

Faint,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11

12

總敘

目錄

中宗朝政事本末

賢良科罷復

金溪亡命檄

附

金德粹授金德純提補建中 河 復 李允儉

洪昇福 沈 豐 李 中 吳希顏 尹光滋

崔 濬 嵩善副正 金胤宗 申會仁

辛巳安處謙獄

安處謙 安處謹 安處誠 詩山正 權 碩

安 珽 李忠禔 趙光佐 李若水 金 珌

宋好禮 申忭 琴天祥 趙忭 歸年

金貴子 金光遂

殺韓忠賜死金淨奇導

已卯黨籍

趙光祖 金淨 金溪 金絳 尹自任

朴世燾 朴薰 奇遵

鄭光祿 安瑬石仁人并 李長坤

金安國 金正國 韓忠 李耕 朴祥

具壽禧 金泰廣 金世弼 李恩均 柳雲

李錫孟 申錦 崔淑生 柳庸謹 孔瑞麟

李清 李成童 文瑤 申潛 蔡世英

李延慶 崔壽城 權微 柳仁淑 申光漢

鄭源 朴如 鄭順明 任權 尹漑

李差水 成世昌 崔命昌 安處順 許伯琦

樸福 崔山斗 柳民泰 尹衡 曹彦卿

尹世豪 朴泰 宋好賢 李捕 梁彭孫

成守璫 尹光齡 金大有 慶世仁 鄭忠傑

鄭譽 李希閔 金匡復 張工 元達源

巴陵君璫長孫守儼江寧副正祺 朴英 朴遂良

李弘幹 南越 林鵬 安瓚 朴世舉 朴祐

八贊

中廟末年悔悟

燃藜室記述卷之

賢良科罷復

戊寅六月初五日傳曰為國之務人才最先賢之責惟在宰薦
輔旁招俊又吐哺握髮古之良相咸以是為意求之有道世豈
無人予之臨政顧治求賢如渴一紀于今然而治效未著賢才
或遺注擬之際每入之之意欲豈不深可慨哉欲賴群哲之輔
庶臻治安之道咨爾政府其體予忱廣詢博訪以副予側席之
意事下議政府謹將補規

時議以為我國用人惟科舉一路聚旬諸之士較一日之長短
德宏儒終克蓬華不末聞達若搜訪遺逸布列朝端即三代之
美政然先王典章不可輕改則師表論思之任多有所礙不如
薦拔而欲遠漢世之良法也舉朝合議而趙光祖亦啓曰以取

上之志治無成致者由不得人才故也若行此法何患不得

此實狀

上命京外諸覆才行兼備可用之人擬言

議政府禮憲各曰歷代取才之法規制各異難以例舉惟同議

西漢孝廉取之科舉為之古又其選舉之方考諸史冊可見

元朝元年

經國圖官有科大學教長上南政教順鄉

里出入不將而在令相長丞相所屬二千石謹察可者令其計

皆建武十二年詔三公九卿勳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

四行全一人四行謂忠孝廉義選取即日詳悉備具令亦做此才行

京師天子臨軒親策之選取即日詳悉備具令亦做此才行

兼備可用之人令京外諸覆各賢廉薦京中則四館傳掌勿論

儒生朝士薦報咸均館傳禮曹中樞府六曹漢城府弘文館報

亦舉所知後大禮曹外方則留鄉所報守令身令報監司本邑

監司更選其後文禮等禮會合取京外所薦開具姓名行實報
政府啓聞啓事諸事臨事啓稟間有名實重謬戾舉之弊亦為
可慮舉主姓名流錄以憑後考何如啓依允

時領相鄭光弼以為非廟宗之親且我國人心不如中國之淳
朴後弊多必不可創設左相申用既賢成崔淑生力主可行一
時持論之人但光弼守舊之陋

已卯四月初十日 上御勤政殿親策之凡入試者百二十人

或云就其中又選五十八人已卯錄曰 薦百二十人

昧承祖宗艱大之業夙夜孜孜惟不克負何足誤上下同心期

臻唐虞之治予今十有四年矣治效未著人心漸至澆薄民生

日益困窮如竊痛焉先其所以必有其致可得明言耶伊欲安

民物阜風俗於吏復唐虞之治其道何由帝王之道不墜於地

在人子大夫必有識其大者其各悉著素蘊予將親覽焉讀券
官中用溉等科次試券取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入啓有八人
傳曰古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令宜廣取賢才而列朝廷可
也且金湜等輩皆此人特為師儒之官而或恐不其取也
今居壯元之列予別有所喜為用溉等啓曰臣等也亦名之
士多與為臣等亦甚喜焉

附榜曰金湜勝中弘文

掌令金湜

字其淵

金湜剛正惟又聰悟樂善好古既俗自

舊博學博識可氣

金湜正卓爾學問淵源有餘踐履篤

實

清風人

佐郎趙祐

字其淵

趙祐博學有識行兇識權

持平校理罷科後累舉不中壬辰叙為水邊判官拜結城監

楊州人正郎永錫子

佐郎李廷履甲辰生薦目有學行幹局才識志操軍校理人

京師黨都事守元子

生負安處謹庚戌生薦目端雅明敏趨向克正有學行

弘文博士順興人右相璿子

進士金明胤字晦伯薦目有學行有志操官弘文博士入監

申科光州人判書克福子

進士安珉甲寅生薦目有學行有志操官注書順興人兵

曹佐郎處善子

進士安處謙丙午生薦目有才器官分民均館學諭順興人

右相璿子

生負權顧庚戌生薦目志氣勁直簡潔自守有學行有才行官

修撰 安東人許辛 於判在之子

進士申潛 字先忠 屬目識度明敏有學行不藝有志操官翰林

高灵人詳

正郎鄭浣 字所之 薦目惟度堅確力校檢身孝行篤純才學卓

異氣宇毅然有古入風官吏正 北日人詳 奉事湊之子

佐郎閔懷賢 字辰生 薦目志操純篤且有才行官正言 驍興人

司直鄭之子公篤孝成寬權恭奉以秋卑非所以待孝廉陸主

簿罷料後遂鄉里優游二十年結城倅趙祐饋遺不絕一不往

見云公守正不撓外若嬉嫺糊塗而中之強壓萬無不動當事

若循之然小校南而執正不面重喬岳 安分堂

幼學安處 字名取 薦目端正尊重操履有方性堅篤志學

才行官南床修撰又保吏曹佐郎 驍興人詳辛

將平朴薰

字馨之

薦目氣局弘遠不露圭角有君子之量學行

方寬悉操端確惟和惠有學識操官承旨

富陽人詳黨籍居京

進士金鉞

兩午生

薦目博厚方正有學識才行官至正言罷科

後為典獄叅奉龍潭縣令德昭天哉國幅無華篤於孝內子進

士

幼學申遵美

辛亥生

薦目有學行才行擢翰林罷科歸居公州

乙巳復科拜典翰不就

平山人

別立援之子

叅奉金神童

乙巳生

薦目心行不苟有識量才氣擢翰林乙巳

復科除宗簿主簿

尚州人

庚午生負生負孫之子

子饒孫顯男婿金忠甲午

孫將顯俱文科

進士姜澍

壬子生

薦目操履端潔有學耀行翰林乙巳復科補

典籍謝恩後哭子

仁宗殯殿而還歸修義庚午進士

晉州人

前客奉房貴溫

乙酉生 字玉汝

鷹目性度溫厚簡約有孝行戊寅遺逸

拜獻陵叅奉不就官正言

南陽人 居羅州 戒父子

生負柳貞

辛巳生 字復元

薦目有諸量官分承文院未調罷科後江陰

縣監乙巳復料典籍已酉獄杖殞入明宗紀

晉州人 居京

秉節自恭子

生負朴公達

庚寅生 字大觀

薦目稟惟醇謹孝友篤至官兵佐罷科後

居鄉與朴遂良為朋酒相會獲開亭忘形縱飲兩家間水或不能揭屬則各於崖上隔水對坐舉盃相邀興盡乃已乙卯生負

能揭屬則各於崖上隔水對坐舉盃相邀興盡乃已乙卯生負

掌樂正始行子

江陵人 居江陵

丙子秋金淨游閩東西馬往訪曾未識面各言姓名始相親

歎留數日乃還有贈朴江湖曰相逢樓隱者此方即瀛江地

海孤舟月飄一客星起添骨去眼入鏡湖清分手又千

里馬前寒葉零

江潮公 達號

朴氏猷嘗按節開東親往監立跡溪以爲神龕開亭延便靈

幼學李阜字德慶曰有學識兼行者爲於一世爲倚

輩弟推服臣自校書官任郎拜上官崔科後寓居鎮川乙

已復科謝恩時目衆歎奇

前直長金大有字佐郎金海人字果正驍孫子

幼學都德字德慶曰恬靜篤壽事以禮死表以禮官戶曹

佐郎已已與籍又德科人進士孟寧子

公終身慕父母事亡如存不廢忠省出告反面如膝下及愛

和樂人孫間衣履令自守有文雅風雨不忘念闕每年正朝

爲正冠帶故服中北向拜金希善

正卯米好智字長德爲日學識風履孝反出直廉貞純剛經濟

有幹事行方直誠實篤實兼有行不官至校理
鵬山人居府便

明司

孫國世貞
字叔重薦自孝友篤實遺逸官至縣監擢授成鏡

部事
孫青人司署經之子

直長金顯初
字伯玉薦自慕古尚至學行醇正成實遺逸應榜教

日呈祥鄭養已
字汝楨尚為本州事審官創立德政碑人以此

經之
字子進尚人慶方三山子

不爾慶世二
字子進尚人慶方三山子

人

進士
字子進尚人慶方三山子

大司
字子進尚人慶方三山子

進士
字子進尚人慶方三山子

可用之人豈宜盡棄終日相詰莫能止之以議不同彈職不允
翌日灌曰臺諫宜無苟從之事君之初意雖如此可以苟從吳
準乃曰我不意君輩至此也英符與準獨以議不合辭還西
司駁之曰此人等累大臣氣餒請罷又如阿附大臣不從正論
不可用故百執事罷之英符寓居臨陞而卒子首慶重準久不
還叙官至判書慶恨文科

己卯十二月十六日傳曰惟我 朝祖宗取士之嚴不為不廣
而其取士法之自有定規日者言者以為欲得明體適用之才
宜做古賢良孝廉等科令中外廣薦才行兼備德充成就者別
設一科庶可盡得實用以補予治而期修職業矣及今大臣增
諫皆曰薦舉科非 祖宗之制而當初薦舉之時頗有不公之
弊策取之日亦有偏私其於國家設科之意較其名實則大相

純經薦舉文科則罷榜武科仍舊勿廢事下議政府

趙光弼等既被罪議罷賢良科大諫等類符平柳曜進啓曰此科初選時各舉所知而異已者排棄之及試取之日禮曹以為此人等必不入場屋至使書吏請人安有如此寒心之事雖其中有可用者然無行者多參試場之事亦甚不公速罷之以正欺君之罪正憲趙璘曰首謀行此科者安塘也其二子在薦中而畧不避嫌璿可罪也領相鄭光弼曰初設此科之時臣意以為不可而不能止及取之果多賢能之人大抵我國人心不如中國之人淳朴後弊必多故不欲開端然薦舉不公之事臣未聞也謂安塘去之者不然也申用溉宦旅生力其議安塘枚立其子參薦之時以為無損行而避嫌定豈有為其子設而此科乎其後用溉亦悔之語臣曰我之初計謬矣特進官韓亨允曰

此科初欲廣取故自上信而從之終乃執其數類皆趨附之
人也其議者皆感氣焰張順孫會結面因言時事先作去在選
朝者皆愛身而不就言大臣初雖許議令知其弊宜速啓罷而
言不可罷安有如此痛憤事乎先王曰初設時臣以非祖宗之
規又有後弊故謂不可為也及既取之多有可用之人故惜其
人才而謂不可罷此臣之意論議豈可為同乎大司憲李沆曰
金湜等初非廢科舉者也才識短淺必不能及故數小執違而
試取也今不罷此科則權臣欲植奸黨者必藉此也壘曰湜之
全不知書承旨金壽希曰豈可云湜全不知書臣見其古文難
解處必能剖釋之條換李沆改各職曰祖宗之陰佑聖心開
悟知為亂政而在之大臣無一為數下子孫之計頃者靖萬世
國功臣狀削本非大闕至平請遷改而今秘覆大計危亡百官

所係之事不力為之光弼曰臣送勞不知何以則國事好也必
罷賢良科而後可乎今若率百官諫爭之事臣亦能料也其次
使率百官而諸加彼人等之罪乎聖明之時安可如此乎 上

初會勿罷科只勿叙頭職竟罷之

東園

初特設賢良科也三司先請之鄭光弼獨以為不可曰賢良名
雖善在三代之下固不可為也 上不聽及趙光祖等被罪至

是請罷光弼又以為不可罷 上曰卿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

何也光弼曰臣欲當初固言其不可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職

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國家法令不宜如是顛倒也 上不從其

言雖未見施行前後而直欲推挽之氣無愧古大臣

韓琦

時率謂清議之士多在薦科不可續 彈去喉臺餘草其科黨

補

仁廟末命復賢良科已六月二十九日還給上

復科時存者十四人罷科後或登科或補外官不在位者惟而
十人而除職或不就或謝恩而故李廷慶金大百申導美竟不

就職

時尹仁慶柳灌啓曰 大行王臨終令復薦舉科當收用在參

上者固當仍用未出六者亦可分館但此人等被散已二十七

年之遠甚高差令分館則無國家收用之意苟有賢者不如速

用請並叙六品職其三卷上者趙佑李廷慶金大百等科員也

時之事已變明者可就而紛紛赴召如或不及其決散去就者

惟李廷慶金大百等散三人而已

文定重廉尹元衡以為尹任散叙人心矯命復科遂被召稱等

芭啓請還罷其實忤 仁廟也

乙巳十月初十日，帝啓曰：「已卯之人，徒以以自己所知，為賢良，此甚不正之科，不可用也。」中廟所罷，仁廟雖欲復之，亦不可。

用仁宗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此安知非任之是，何事請還罷之？會議于王在領相。仁鏡啓曰：「柳仁淑等常時有言賢良科可速啓復之，臣以為中廟所罷，雖或啓之，主上即位未

踰年，必不復。昇遷後，適有復科之念，人心或有未便，或有疑之

其後又有由徒之供，臣嘗與李苞議及此，不能無疑罷之，名

當傳曰：「賢良科如啓罷之，其中可用者，仍因事下吏曹。」彙 啓

時尹仁鏡從而，會當收紅牌之符吏判林百齡，戲曰：「旋給張

牧牧吏曹亦甚可笑。」續 就

宣廟戊辰十月初八日，雷電連暘，三公等泣，晨者曰：「災變請復

科。」上從之。時榜中人盡為鬼簿，只有金明胤生符而壓化其

身見棄人類上

傳曰已如薦舉科 殿前試取名義甚重而群小欲據宿惡指
為不公而罷之奸情推禮公論自激 仁廟末俞時復其科乙
巳奸臣媚疾善人又建邪議而革罷士林久懷憤惋今削集南
袁官爵是非已更復科事下更曹 禧

金堤七舍獄

金堤配善山十二月間加罪事歎曰燎原之火迫于四郊將與
野舍同就燒盡而已適有客曰奸人之事不可測彼死何益當
投隙觀勢差知加罪出刑 主上則死無遺恨公曰凶謀有所
不測則挺身赴難以報不世之遇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飲大醉
客與李信章謀曰安忍坐視無辜而死故奸人之手乎不如
竊負而逃俟俸保全家僅于音山力強勇健庶能負持遠行果

公醉卧仍使子香山負荷行數十里猶剿睡如初及曉公乃覺
業已至此無可奈何遂與子香山李信向灵山李中家公卜藏
身吉山則有山人毀事之語不欲向山寺中曰信亦一緇徒即
是山人姓又不順且人衆難容不如先出遂之中第廟曰為之
大事者不顧小仁若或疑之當滅口公曰不可以卜筮先起求
詣之心不如厚其糧餉樹恩而善別之即與之別曰還捕日嚴
吾三人勢難同行汝須先行探問朝報會放茂朱吳希顏家信
直抵京城庚辰四月上奏告曰金溪令李李中家歷抵諸地欲
使其子德粹德純及門客金胤宗等謀害南袁沈貞洪累冊等云
金吾馳到中家則公先一日已去矣是時追捕益急公晝夜
行艱至茂朱吳希顏亦已被拿而去四顧無舍由山谷間數
抵智異山到居昌縣住蓮山之南不得食者已數日矣一日不

高梯院之東北山麓題一絕於巖上曰日暮天含黑山空寺入
雲君臣千載恨何處有孤墳採薇教治食使于音山求火於村
舍遂自縊于音山緼火而返則已無救矣即庚辰五月十六日
也于音山覓得衣帶中有草疏一張告于縣官啓聞命所往診
視驗實然後故夫人之四籍沒家產其疏曰亡舍臣湜謹拜手
稽首吐露寸忱于 主上殿下臣既負 殿下為亡舍極知無
狀但臣之亡命亦非徒然則不忍不略吐謬見使 殿下長慮
也臣雖無狀粗識古人行己有方則非不知偷生之可耻好節
之可尚必此冒耻而為之者見凶賊之將危宗社欲效區區之
忠義願 殿下以重案為臣當初被罪時聞起禍由此貞南袁
本一貪饕無厭凶狡難狀之小人不宜清議所容積惡于背恩
欲作亂久矣第無其隙因光祖遇知 聖上學者同趨小民喘

補善乃以不經職文階極上志又喉被屈不逞數三宰相遂攝

士林之禍士有一名皆編黨籍遂取禍累無耻之輩充諸朝廷

用其姻李蘋為諫長臺長倘有清論令蘋仔去之俾上驚瞽又

與南家多聚武士朝夕盈門者志宣上夜剪除士林而已哉然

則朝廷非 殿下之朝廷乃貞之朝廷 殿下之勢不亦拙哉

不亦危哉臣故隱忍亡命俟奸究危逼故上則挺身赴難以報

殿下不重之遇君臣素志且深知 殿下之疑先祖非不心也

也罪臣亦非不心故為此區區也 殿下幸深微臣情素不替

觀其勢則可以知奸究情跡若始終不寤則祖宗奈何社稷奈何

何盡殺名士而國存者未之有也微臣一身非所恤已以臣之

故迫及無辜即當為 殿下泣血以是上達已卯黨籍補

于晉山招略曰已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溼平子德粹德純外

連中宋同反于晉山奔逃抵茂朱吳希顏家留接至庚辰正月
十二日李信尋湜而來十五日偕去雲山李中家中上京未還
仍寓中之妾家十餘日中自京還二月旬間湜與中向漆祖信
以誘引游僧行童被責出歸莫知所之夜抵漆原縣監河挺使
奴候中路迎入衙內同寢留八九日抵贈湜衣服雜物使往留
于挺之本家挺亦隨到相見而去四月十九日有人云金吾郎
向漆原湜驚曰必以接我之故也即辭挺又向吳希顏家問消息
于路傍耕夫則云以客接七人被拿而去矣湜計窮隱智異山
宿巖底啗松葉療氣雖有米升恐人尋烟氣不敢炊于晉山或
下山炊飯以饋之五月初十日下午山間行人京奇答云湜所
嘗訓業人告湜陰事朝廷追捕甚急行路不通云以告于湜
湜曰吾不免矣寧自盡十六日清早自語數句南向再拜之辭

水飲二鬼語曰覓得蒲菜以來于音山覓得一飲頃而還則濕

以麻繩自裁于柳枝而死黃鬼雜記

李信本樂安官奴避徒役為僧聞金湜等以理學倡徒即長髮

去緇米從學問等土字湜第端遵折節為學朝夕不怠湜嘉其

意盡心教誨如親子弟湜敗後構告獄成後賞後歸忠清道達

淡強繫獄秋死盜已卯黨藉思翁極言

湜與光祖同心協贊期臻至治可謂感矣然北門夜開駭機巨

圖諸賢皆就捕視死如歸而捕湜匿身其意謂奸臣擅弄

非吾君本心王康幾改之其情則哀矣然人臣事君之道不當

若是畢竟為已卯人物之差惜哉雪齋設聞

或云朴祥居廬于光山溪往陳七舍之由祥曰南來小人之邪

廢事巧使人主盡惑不自覺其端倪豈可居中用事致人相

窺而議已也公悔恨衰心即定一死遂至自盡已卯錄

方公之在捕嘗抵金大有三家賤服拜於門外大有知而不納

便蒼頭傳語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人也曹植嘗論此事

曰天祐大有此事義則義已無乃於情忍乎愚以為使三足見

老泉握手悲慰曉以道理使之自處則人情天理方得先行南

冥之說蓋出於此雪堂說

公子德純容貌雄偉勇絕倫是時年纔十七八亦在逃中家

貞善其畏之至於移宅而宿構構日甚挺身遠避一日寒夜還

家廳事設炷燭影下見銘強乃其妻裴也嘿吞聲而去裴

貞死後乃得歸家以妻裴氏傷心殞命終不再娶其弟德懋之

子參判權光海廢母后時獻議立節已卯錄

湜之長子德粹字景直庚申生建捕時變着女服伏在夫人中官人見

其容貌既弱手足纖細以為處子得免遂與德純字仲一朴第連中逃竊德純有文武才追捕倍他蒙赦後德純教授生徒多為名士德純薦拜奉母李氏年九十餘而卒內外曾玄八十餘人

乙巳 仁廟時給沒官財產還賜公紅牌職牒銀印

朴連中乃德純妻李氏乳母之義子與德純等逃走初信告連中驍健故還捕益急蒙赦後猶不出

河挺武府使累擢次望已卯禍作降寶為漆原縣監因李信告發遣都事都事吳昌寧縣監成希文到馳漆原則挺已逃矣宰相以為都事縣監故致逃皆杖流極邊反挺被擒拿致問庭鞠問其金溪所議事遂日訊杖四百餘棍仍誣服被罪籍在宣廟癸酉經筵官申點極陳狂死之寃又諫官論啓極議人遂

命復官爵

李元儉武泰判為東海州使李信告金湜言能容我者惟寧海府使云故疑其害遂拿訊無贖免罪故憂憤而卒字子文希得閔之父

洪舜福

字子誠

金湜弟子嘗信告湜欲專門徒謀去執政楊訢

不服臺諫以為

洪舜福

時政加死罪臨刑索朽再絕請

舜福願監刑官君奉

王

監刑以朽索係死頸耶辭色不曰

變已卯禍作日儒疏公名在第三

供曰頃者奸臣壅蔽天聽

攝備君子金湜善忠信不以之心散極言而死卒不果欲尋覓

金湜共議除君奸臣云云

沈豐

甲寅生

金湜表節遭到湜家值德粹兄弟逮捕不得家僮

又皆逃散豐被拿而去鞫問時不知所言以謀忍沈貞為供狀

沈鐵山戊辰蒙赦年八十餘而卒

李中字子生金溪第子寓居靈山家計饒足溪率李信授其第

中適上京歲第庸許接藏于內房居數日中歸仍留月餘溪出

向茂朱後一日金吾部馳至拿來鞫問時推官沈貞欲殺之自

托親屬私通曰率妻徒還不如自殞強加訊杖中受七棍高公

拜曰既服容接何用更杖乃止中徒富寧庸每歲收賦獲貢而

又率壯奴十餘名自灵山然見其兄明春留其奴使之業農歲

以為常如此者凡十四年終始不怠後蒙赦

吳希顏字景愚全家徙碧溪後蒙赦還睦玄軒世枰賦詩而送

尹光溢瀆之庶子金溪第子就記士林以理學稱

崔遷字子生世居金義其金溪同游以鄉薦補官縣監別科至

廣日積歲金溪第子就記金溪在逃時嘗言容我者

崔漢吳李允儉而已拿推全家徙江界而卒

嵩善副正議以附黨禍政削棄至是以金德純妻父說問德純
所在杖流寧海量移開寧後蒙赦

金胤宗乃金湜高弟竄北方因死為初聞禍起未在北又守一
日暗中夜避入俗堆山大軍跡而至卒被拿奴候迎而進食公
曰我以將死者不泣汝何泣為遂從密進退略不異怯杖流明

川因死謫中

恥奇
日錄

申俞仁

壬子生
字榮仲

平山人杜節公崇謙之後子聖武科節度使自

號風流狂客受業於金湜己卯後常懷憤惋及至流被死親尸

自巔外上來夫人李氏迎往于忠州歛棺權厝俞仁遠度行期

感慨悲悼遂述吊米玉辭以明其志不復榮雖或來時議就果

試場終日游行窮搜諸生而持酒盡飲天醉而歸

稱松亭嘗與蔡林尹壽字靜叟咸玄軒睦世梓

崔壽城徒步相從詩酒自娛嘗題山人月澗詩和曰松窓卷敗

日西遲世路風浪自不知一磐晴川鳴雁耳蒲團坐明月時

金淨在濟州見之大加賞歎有和詩

柳洪堤門第杖流龜城後蒙赦

朴仁誠字誠洪門第杖流蒙赦初授重慶教後至小連判官

權緯權經校理景裕廢子洪門第杖流蒙赦

囚人族親之間侯如南風年呂海亦小訊杖

辛巳安慮謙獄並出已卯黨籍邪黃忠記事合錄

辛巳九月沈貞陰喉執義尹止衡兩司合啓安慮謙國計司

集官職

九月追論安慮謙又瑾柳仁淑柳雲鄭順朋申光漢等

其各擄罪削奪

十月安虞誠因宋杞連聞其元虞謙吳諸反語觸時宰告于其父璠曰驚駭即欲上達以事其間無實事之恐是起釁也

為士林之禍歟其間五字亦不合一作

時虞謙丁母憂終服聞是言懼并之盡害士林他歲列舉常依憂懼念及此事亦嘗不言虞謙等在外舅家偶與詩山正正叔權碩同閑相從亦慷慨則其之人憤世開懷忘其觸冒相與和蒼遂為閒語曰沈貞南家尊擅威福俾上聲聲除去此輩則可以扶國勢保士林矣杞連輩亦相助言為戲反懷以心附附哀貞要其重賞自幸得許乃與妻兄鄭錦藉其閒語以公夫人初表時吊客錄及教引時役軍簿上表告曰虞謙吳某二人謀害大臣璠之上不可卒往鄉家云云

虞謙外舅王堂守家莊許生院潤吳詩山正權碩相

近

初安瑯之父司藝敦厚年老喪耦以兄監司寬尊之婢重令為

妾重令有女曰甘丁乃家畜前所生也

宋龔禹墓碣以甘丁為敦厚之女而時人嘆其

瑯子孫誣謂性黠狡年十四五時為不道之語敦厚怒其有難非敦厚女

間之漸大杖足掌折傷數指送于白川外家敦厚凌虐甘丁嫁

白川宋璘生子祀建安氏一家之人視祀運如親子弟出入信

幸至是上變遂成卒已之禍

即逮捕嚴諫逃數日乃獲權奸鍛鍊皆以謀害大臣祐服獄衆

成而袁貞款陷重罪如惡不及刑房承旨趙玉崑狃立殿陛上

大言曰囚漢已盡承服如机上肉但速其吐實正叔亡命四月

自首飢渴之際飲酒昏迷怵然勤情之問心神散亂終未吐

辭執杖引誘開說正叔所供荒雜以虛諫者故立已為王自服

遂被刑處謙處謹等時推之人一時被刑祀連所招名而皆
當杖流並徒極邊

安塘坐處謙校死推官鄭光弼等啓以塘不能斷以大義告其
子陰謀固有罪矣然卑其子下鄉其心可見且曾經大臣以當
斟酌未減上方盛怒答曰若汝放亂進雖時大臣不可饒况
塘乎光弼等惶恐而退

黃免
記事

祀連賞加折衝端軍職四品各賜被罪人田宅奴婢

安處謙豪俊伉直好義嫉惡憂時憤惋遂陷大辜後庚子中

廟特宥坐挈璫環珮

安處謙資稟莊一安詳平居不敢怠慢致肆其朋友交久而愈

敬世稱三珠白眉勝諸兄

鄭震撰
行狀

訊問百五十餘棍而殞所置

子法度子特宥坐挈

安慶誠天資渾厚沈潛莊重無疾言戲色環堵蕭然而周急信然諾少與諸友言三十後監試四十後東堂決不可赴至咸宣
年三十一父命赴司馬試對曰君子一言千年不改少與朋友
有交不敢赴試

其兄應謙同下獄推官以處誠力止其兄之謀至被樞打且勸
其父幸往外方不可刑訊只以緣坐定屬于清道後處謙辭連
人金耳文順伊等在逃往投于處謙執從告官方伯馳啓其由
適因壬午秋雷之交南萊啓曰處誠在父兄之間言之至切故
其獲幸而出故令又如足捕告此非人上而能也為
他大臣救之任便居住二十二年而卒處誠之論兄其

詩曰正氣壯吾安正之子丁丑私印二程封事朱子封事以進

曰為治之要無過於此伏願留神採覽為上嘉納賜書藉又
於慶會樓下引見宗室時扶迹思錄進前規戒甚有時譽如故
金淨朴祥輩女樂等事臺諫侍從論啓未蒙者允其崇善正長
城守江寧副正聯名上書隨事極諫時人指為漢之劉向已卯
以和附黨入于預朝廷削奪至是陷於極刑中廟戊戌特赦
緣坐庶弟松漢守昌等仁宗乙巳妻孥蒙赦

權碩丁丑游國庠從祀鄭文忠故文廟草昭格署等疏皆出其
手嘗言釋服告喪指南自許權謀沈貞自權奇謀權之徒見

利忘義無所不為姦貞甚憚之禍伏名在贖寃錄中及罷科而
置之至是訊杖百七十棍而殞命數日置法子有喜慶孫有悔
安璉已卯以注書入直下獄蒙赦至是祀連昭納書記有石醵
橋記祀配昆陽成成蒙赦乙巳復科又與翰援罷科拜陽城縣

監未幾棄官自號竹窓以琴書花木自娛

善畫梅竹

李忠硬字子安星州人美西文科乙亥及第己卯以吏曹正郎

削奪祀連所納書記有名榜記流竄行至青坡驛里而卒子有

爛孫有玄培俱文科

趙光佐字季良丁卯進士以薦累轉為佐郎別科薦自識度駁

通檢行醇懿且有幹能落第官至持平禍倖削奪祀連所納書

記有名殞命杖下

李若水字止齋丁卯進士若水之兄為文浩汗累舉不中別科

薦目學行修潔才可礪俗不第己卯疏頭係獄旋救祀連所納

書記有名榜記疏平海移禮山而卒廣州人

金秘字子修己卯別試壯元祀連所納書記有金子云故公以

金姓被囚以無驗得原素善安家兄弟因此驚感失性在云作

凡人觀者狂惟手不釋卷晝夜披覽配不呼食寢不呼衣感言
他人夢安山人

宋好禮即好義之弟好智之兄義有文名聲震鄉里而早世智
禮爲科公亦以公薦官至縣監別科爲目心行不苟有氣節有
學識建碑祀建猷狀流而奉

中初守樂天避 中朝小諫改樂翁乙亥及第黃海都事時
因視頭見白髮喟然歎曰白髮還來士餘生能幾許遂棄官敢
秘子宸野九除官不就禍作以去佐幕故以屬之自媒常相樂
會不啻官人亦謂之樂翁爹曰其厚人忘形逸數至是祀而
遷攝他公弟生負管公亦被罪

奉天祥身祥之以生負薦捷 禮陵參奉先是徐享海松子皆
盡則流涎不潔公始作巧機用鐵釘壓接機至全通作別科

漢曰贊社有志已卯坐罷居白川縣鄉連延祀連獄被誅 仁

案故其錄生

趙汴_字夢_然光祖_漢與_處謙_火相善後為長嫡之婿雖無夢_生

誠天性明達處謙被_轉時易常服_塘兒探問氣候祀連_所納書

記首名酷刑訊_狀流_康澤十九年而蒙赦平生患_非三度出

碎骨五_居萬_居已卯時年八十諸孫設壽延尚康強務_贈詩

年曰兄_解八十弟_帝一身世重逢已卯春往事_悠亡多感慨不堪

情其有情入

德年_崇空_宿婚_之子而永_贈身_看上_言移_屬為_子文_惟叔_解學

同_交海_文士已卯_其已_陵君_請五_子請_君戮_刀赦_解坐_此決_獄

續記至是被錄

金_書十_秘曉也壽_衣父母_樂聞_善行已卯冬為趙靜菴心表

月至是祀連書記有名金象使理山跋涉險阻常飲泣不食高
妻誓爭罵曰死難至此有何恩德敢為素食乎答曰如我曉人
何慮不得生誰彼狂死無所依賴觀要何慮言至此何意
飲食或告由來京必先作道謝履謙而脫左右抱持飲泣終夕
愈久不衰嘗言安寧學論詩書經史而後居教解痛哭情未只
沒云

推官領相金銓左相南來美落曰前同承旨崔世節聞崔有狀
中潛欲謀害大臣而未能的知令祀連書記詣召亦身為請立
推官曾某不訊死長輿量移楊州蒙赦後寄滅秘誅詳下
祀連亦然書記既寬之人皆當時名流及就獲郡人而書名或
書序之多左誤又稱朴婿金子云乃吏有耶記云若錄金資千
者祀連從違者安家切親家重僕及吏有輩餘皆天人之惡儒進

既后及同鄉破冤匪其書記乃表美幹社之傳也其為同鄉
此可知矣已大司憲且壽聘歷陳足曰世命故

祀建以其功受祿終身嗣後

尹則元嘗問亭已事於靈川申潛答曰慷慨之至懷晚之志潛
為及側子媒孽成獄陰崖嘗稱安慮據義侯之統稱侍奉此可

安行秋中皆被誅

儒生尹世英林葉武黃倪蘇世寬李等交

年火狂徒化逆等惡官事無實幸其微並陷之

宣傳官閔簡獄權遇獄三政守壽命亂宗二引係處世禁

察訪朴士林劉更金士命洞山守義孫前同儀延玄禁前刑

延昌齡習讀官金明延權李齡人朴國南儒生金三補禮

身安故願終利附衛宋壽儒生朴學生負李思欽俱以
名保既同故流能放生還者十餘人

金礦生負李思欽六十餘人杖徒北邊矣已秋放還

而或欲用其妻求官生負李宗翼上疏畧曰臣竊觀時勢細推
物情不可使今日之朝政改以為蟬螭之勢以貽百年之憂前
日被論之人平生皆以士君子自許其中豈無奮勵自庸以贖
前愆者乎曾為出入侍從而還者江湘豈無臨風慨想悵望關
庭者乎環四方遷謫初望還天涯而呼冤往者未復來者猶仍
不見天日零落殆盡終不見 陛下之偉量伏願 陛下以天
地生物之心為心無時而滯其澤豈非情法並用而弭災之一
大端也以越誠諭事竄迹海島仍懷志戚疾又上疏極言時事
時宰大怒釀臺諫殺之命弘文館及六曹叅議以上疏議准正

字季陵慶泰判李思鈞言不可罪之餘皆不得理情遂誅明

廣德贈大司諫

紀述後以族之術夫將士大夫之間言猶付高品遠見職夜命
其則全安國安國曰紀述之受祿二十餘年為告我世然言辭
若陳放火罪而吉將只奉謀大臣則有欺罔之實舉事之欺已
顯然後要為自免又有可治之罪無可紀之功得保首領亦已
其父紀述有一女三子仁病翼兩翰獨善純

食為紀述紀述之子思慶私逃才行出眾為士類所推仰而趙
思慶不喜紀述之私逃不勝悲憤流行諸處及紀述告喪紀述
亦終身因時元遂在山寺府卒跟尋來到居信堂元遂曰汝
身為僧必是我也徒客就捕累加刑訊賴鄰元力救免死請
海州府憲收養終身不赴奉

當續錄視
其詳錄

敘韓忠賜死金淨奇道

初韓忠以應教親視湖西巡振威通一人儒服袖出長書條列
時政得失且其言論奇辨問其姓名則不言長揖而去忠大感
之以為賢而德淪者還朝啓達其書下諭外方物色求訪後聞
其姓名權鐸初為燕山李姬張淑媛家書題款勢心忠為奸陰
者蓋忠見欺也及士林禍作大司諫李爾執義初權鐸尋啓曰忠
清水便忠前日路過一人以為善人遂以其人之疏來啓至攻
物色求之其人是權鐸人物奸濫嘗為張深水書題者也洞三
其疏上之其所欺罔 天聽甚矣請拿鞠依律科罪遂命拿鞠
忠供曰臺諫侍從為人主身目出入朝野凡所聞見雖微事必
皆上達然後君澤而民隱建言路洞開上下無阻庶答聖明
勤遇之望云狀流臣濟至是祀建所納書記中有瑞卿一作黃

褒指為怒卿忠之字音相似拿效上親鞠知其誣值及即令保放褒

知上欲釋陰便守率入獄矯制拉殺之已卯東園雜記

將仲理之夜死於獄中陰董抗出尺陰疑其為經殺之續着

初金淨始至錦山配而母在報恩相距一日程憂傷成病轉至

危劇淨聞之馳往省之一作請教留佳子天雷守舍仍使守直

人告子鄒守鄭熊具道其翌日將運之意熊修書送柑子推酒

使魏病親適有命移配珍島金吾即黃世猷以押移事下來淨

顯側馳還即詣配而黃展權臣以為亡命拿致鞠問爭引熊以

經熊曰彼實逃走熊初不知贈而柑子推酒云者乃其飾辭也

熊欲免一時狀囚之罪而以逃故捕運為辭而不覆士君子之

臨死刑爭受刑三次裂衣上既特禽減死園置濟州記卿錄

疏畧曰頃者身犯重罪蒙恩配母則不知其子之惡過為憂

傷勺水不飲遂生大病經綿床褥至危創命如一縷也乃意未
報五內如裂處未暇遠又意謂主朝奈狀既貽世遂以致危病
遂天不得一面未訣人間地下痛有何極母子之情不能自忍
遂乃脫親執手相訣遂即馳還此頁重罪身為累囚而乃顧私
情于官邦憲公何特之此無識妄動臣之罪大矣臣以為之
則寃實甚焉夫士會臣子之所不敢為臣等其國事一旦就
為宰相而待之若妾媵為此林上佞全閭閻者其意豈有他
哉辭情狀昭昭故獨難者非一也夫天雖高必就照之臣等
臣等使人不覺其有惡也時須有守直人告邑守者守直人遂
知其惡豈有不即從乎也守者又豈不即盡軍捕得乎是臣
前未報就豈免哉豈之曰乎況失囚而不即追捕豈復有通商
至再慈恩寵者才上任又謂臣等騎牛一人因馬塞受亦非

臣之聞之也者六七人前則執提云此証書元甚夫雖有必
辭遂疾馳進達室有三日徘徊於家鄉直路一息之地
者之見無耶况非孤院乃唐月現去耶石迄相違者非林上佐
等六七人乃金潤浩一人偕臣奴持符簡而來也臣遂
第及誤人率奴僕也馬又非因臣之偕潤浩入砍兎店上主
潤浩酒若辨質則可知况道里遙近騎馬因使皆可驗畢
得其實則言受無限責雖無差處証枉則終身抱恨云云
前三上書曰伏以戰之窮也其辭必悲仁者聞之惻然痛心彼
非得其辭而然也我乎至情之中自無動乎人升臣本無狀
至其言則曾謂大夫之列令者會竟抱枉之仁改之下扣心
呼天不覺自已伏冀高一審察為臣之冤枉之狀托辭
則其大不可下之証可據之證可察之情昭昭非一而只

等教三無實之請直斷臣以亡命之臣言此言以
以燕言也燕之虛構之情既窮故黃世獻討實之時則獻亦在
而取彼以為正我以一事世獻則得仰臣抱忠義之志云是
我臣既已報矣而猶且云云者臣既受二次杖並面杖連痛楚
問性命如縲一杖必預不敵自堪正畏威侮而無言其情實則
不然云云盧君至是年冬勅命金麟孫司謀舉紹推等類
罪賜死淨問命也不受問云教誨言兄弟勉以善養老等
吟絕命辭現送從容就死

初奇遁自玉堂直而下獄故肥者山先是死之為母必罪除我
長倖及遭後配穆城杜兒母提身肉之付來一日忽自覺其款
非而返後事覺其山係監獲賊重情罪以此為重故送獄云
獄中裂幅上書畧曰臣生纔聞月慈見命受刑受辱情狀

母臣初被罪母在長安關臣還歸日夜號泣欲死臣言曰
逃及移穩城妻料天南地北地相連遠一去塞外無路更見
生存亡音問亦難相連此一見可以相告談情恨于中不復
止事迫倉卒難言出去而出而更思之彼事難廢傷感其情
來配所任迷之罪似難自然明日非再閱情律有他臣雖無
尚泰士列宣欲殺為亡命之人向生故台日于實不忍殺母子
之間以救此比臣當伏厥罪然壽以國下察其情則亦無
生處之一德云云命決杖還配至是追論其意
已卯黨籍曰配香山迴為茂長俾母陪侍之任其心願以不
距五十里遵懸族重然見其母放路次經行乃還故其意
重欲免擅放之罪以為逃歸台還云

趙光祖字季直懷陽人稱靜菴士官上憲年進士魁乙亥文科
官至大司憲己卯調綾城賜苑年三十八

公文

為魚川察訪時寒暄金宏應調縣川公使從之學收

行高潔學問純正為斯文領袖

乙亥夏更判安壤薦為卓行啓職請除六品即授造紙書司然

啓拜公甚不快曰吾不以利達為心而有意外之事令之將矣

古不同可用科舉以通行道之節用虛譽的然欣世吾甚能之

是秋應謁聖別試登乙科第一人紀御集

天資甚美操堅確見世表道微慨然止行道為已任如遵繩

墨高拱危坐言必以時流俗指笑然不火執登第進入玉堂經

席之上每以崇道學正人心法聖賢與治之說反覆經緯得

旨勤懇 中廟傾聽一歲丁起拜副提學是冬又陞大司憲

光祖遂以致君經綸為志知無不言多引清流而列朝廷故輩

近代拘帝之習以違告先哲王之軌于時沈位大臣多不悅而

冀鼓言

昭厚記

寒暄以弘治戊午謫來公時年十七歲寒暄嘗曝一雉將送大

夫人所偶守者不謹被指所偷寒暄頓動祥氣以責守者公進

曰奉養之誠雖幼君子釋氣不責自察小子竊有疑故敢請不

定顧起前而執手曰吾亦愧自悔之汝言後如此不覺愧服汝

乃吾師吾非汝師輔養

先主在憲府執法平允教導兼至習俗為之一變市井小民事

其父母生養以誠死葬以哀哀床三年軍卒賤校亦為店廩終

用水主墓必立石遠近見動謝

公與山子晤理然積出入之勞他人不得惜一得其
欲其間筆意冬底夏日午不止無封而古無不允之事同何有
塞苦之皆有厭也聽着

嘗其金大司成卜居楊根迷源買田種樹益同光之計至今所
杜檣猶存

趙夫子居家律已不愧古人為學篤實危坐積熟衣冠必端正
自朝而暮自初昏至三更兀然不遑清曉早起藍衫雖夏無短
官不火爰想其學問不及祖然亦不逮但設施粗誠適至不事

虛明之事可思言哉二

先生天分異甚絕出尋常為傳而楊州也玉潤而金精也又如
倚蘭秀而皓月揚輝也英華發於外而風彩足以動人嘗於下
堂與御堂以大憲徒班因事挺身而出趨而過前望其儀表百

漢孟博聞者莫不嗟歎恩語不容口其為一特偉服也

此段難辨

已卯太學生詣闕上疏請生四列鍾樓前列坐路邊奪某甲儒巾裂破曰此人父子相殘不可遺放告脩某甲痛哭而故明日呈憲府求呈辭而適有六七人多有名者儒而卒不得言之始自此時先生為大憲進某甲而語之曰此事之難在汝而已今日之後汝若歸則自修以善人聞則令其未聞人必曰前言誣耳汝若行事至度以不善聞則令其未聞人必曰前言不實人其辨其不辨直在汝其勉之某甲遂叩頭而出其後一經案不以相姦為疑論者以為公之此斷收慮起之通於人之善

而付之矣

雜記

趙公為縣文領神道碑

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時

...之准帝...
...以修己治人之道教人以孝親長之...
...善三四年間風俗丕變

丙丁錄

...而國有...
...太銳作事無漸光祖曰...
...是為得之徒及...
...以化...
...不足而...
...不許...
...上下...
...外...
...為...
...是...
...之...
...之...
...之...

上心立願是初

宋儒之說爲之中起屬至大司寇三代而下
中廟之術近世學者其意全
然不同亦非論者爲以此致
入正以事既誤人目行爲鬼爲賊乃知古人

定之人與彼國之民無異行其法者亦無異

之非下不該止臣室之謗忠懇乃諭護口已開身死國訖反使
後人微此不敢有為望夫未欲斯道之行歟何其生此公而不
使之以就歟文止難然運運之祿有所未盡學者抵此知聖事
之可崇王可貴而端可賤其有功乎斯道不可泯也宜乎後人
仰之若泰山北牙而寵命之錫愈久愈隆也

昭

仁廟即位太學生朴誼等請復公爵不允及六月未命始建
先祖壽綱仁宣廟初贈頒議政謹文正為后辛友從祀文廟

諡文曰文以
正服之曰正

有德君子匿跡放皮匠之中靜菴知其賢就而問學時為供病
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濟一世然得君而後可為也方公主
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一有小人之間公必不免初其
仕不應然不言其姓名矣

公天品甚高而學力恐未深遠其論昭格署一事可見君臣之
義宜密如是此靜庵有些過當原 亮澤君民維君子之志宜
有不虞時不量力而可以有為者我已卯之失政望此也當時
靜庵則已覺其政事頗自執抑而請人反以為非至欲例之相
政靜庵蓋無如何耳從補言

公少時入子人家有一女子欣然相近公殺之曰養令以子載
卜而後也家其女既完而給之公受而還神壁間而去西門各

神廟所不見則一作公殺

初先生除司然也時有保清廟之司一部小學復動讀可然功
名自然來此時先生方居窮處約有何招誘之道而一時人心
若是則况於後日得君行道善思之不與流俗汚泥者乎先
注之生何甚不辰記補

己卯春有金友曾者誣毀士林事發廷訊先生以直辭去高司以先生不款窮治反曾翰適已而用政府仍任廷訊
世傳靜菴順事無所不為之習畢竟自取禍此本知靜菴者也先生嘗與成寸然許伯清等論時事慶形于色因非不
識時勢而妄作也但與金漢之為人重然厚敢成福基後進之
年必喜事因緣繫附者亦多先生已知其壞而不可去所
有名賢不測者誤得裁制之語已卯之禍蓋由衣此禍
公沒時子定年五歲年二定年卒其生三子無子以繼其
恒為後嗣

宣廟庚午建於樹書院於綾州院之西蓋有之

金淨

謚文簡公

金淨字元平號冲菴處州人獻明王之後已卯之禍自被

庚辰更輜安置降州卒已
甲子進士丁卯魁科無子取兄流子營墓為墓
子

文科

乙亥以淳昌郡守請復慎地予致主獄事若世國顯大臣之教
徒配報恩丙子夏賜環又入主堂丁丑擢副按察公聞命寒慄
決意辭退趙元祖恩異協力贊揚貽書敦勉公遂強起已卯以
刑判下獄減死杖配配

公學問初雖陷收老莊後來而見實高人一等其政養神
疏出校至至誠有此見識而不得如其志終陷大禍豈不悲
集

已卯夏辭秋卿疏至有乳臭童稱當大卿之任豈不差辱朝廷
之甚云公非徒以充補為恨實欲辭榮就閑沈潛學問使道成

德立以列吾 君期待之意而 上眷方隆辭愈力而愈不得

分則其所以章榮興化奮起事功者無所不用其力尤致意於

君子小人進退義死建白施設鋒銳太露張皇無所不為之

故款速亦有輕銳校合故伴紛紜舊臣之不容時議而見者

悉入骨髓磨牙鼓吻嚙齧

未及髻亂能誦大學諸書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辭以年初不

赴覆試曰科舉之文不足學也沈潛經傳危坐窮晝夜為吾火

主靜之功立言行事必而聖賢為準十九中司馬二十二文

偏雁華要異同德諸賢謁誠達白革弊興化講明小學以正明

養舉行鄉約以敦民彙設薦科以收賢俊此皆流俗之所駭異

而正統進削靖國功臣之濫參者益增譴惡爰立三訓

今會為淳昌郡守時有政院吏傳來請簡孝沈以承旨其御旨

置別無情詞公書一絕于簡後而復之曰曾同言榻人驚著

流落荒一病軀天上華卿承旨尋臨題還憶故人無況以此

卿限而延論者也

同上

公之落南也道過淳昌淳昌之民爭持酒饌攔道泣曰吾舊
使君也淳昌之俗尚淫祀而陳禮明公還表葵儀而導此俗祭

俗大吏

公在重寡言笑文章精深淵遠西溪沈潛經傳危坐窮晝

夜不顧生業不通問

即狀

至海蘭之南陲憇道傍危松下吟成三絕白松木而書之曰歎
疵炎程謁死民遠辟嚴陰長并村巷日尋商大慶知如故政
亦無人又曰海風吹過悲辭遠山月孤來瘦影疎賴有直根
下倒靈霜標格未全除又曰枝條摧折葉鬢髮介餘形欲以

汝望絕標標嗟已矣槎牙堪作海仙桂士林倚補莫不憐之觀

語言其

公答其外佳言雖云清州風土其叙物在處似相如子應之
光饒則知為又文字悲壯實途俗之亦太見已書中是是漢
山四顧滄溟俯觀南極老人指無月出處若知此可處有
太白而云雲至大鵬翻浪動巨壑沒者此可以言之若
因聲不賦耳然男兒落地續航巨壑足臨此異區自等此異區
亦世間奇壯事蓋有故來不得歇止不免者似亦正數前
足較為又云骨地四隅絕然固信綱骨得綱長已矣大外
身幾會世故事常處心而不害不始無順理而思欲亦不
當大求然以感物

地會時口授他國方

卷

七

其素雲氣分屋常關旋處飛旁而進退長夜冥冥何時開明丹
蒙若延華素雲之社危方下通祖嗚呼千林萬木方應

解此

其在類中諸子第曰念平生志心不愧而獨而今得奇

母以和自慈也也神一之德性應

仁來未俞復宜膏宜而獨文甫有冲之氣行于道

大矣也曰文並
道不悅曰自

三說

余後字志泉清江人云其止官至大司成幸而進士

公倡性理之學者宗焉已矣其趙先和同致公處拔舉儒主

簿丁其經進官韓忠進曰進目在讀書當教讀此三人全非教

解說今之知理學惟尹會佐即金溪而已臣散其同僚啓諸金

漢賜暇講讀而國法非文士無賜暇講讀之例故終不果金湜
之學非但能通一方而已陰陽經文章與不通實令若進講數
理學非此人莫能法之 上曰科第舉人有如金湜者則用之
當不次也丙寅冬將序掌令 上曰金湜已歿使之進講而堂
諫之職亦重故未果耳旋之為人余故往送講論時知之氣剛
程學趙光祖進曰如湜之為人非但文士中即亦實難備之
人也

薦科時今在薦中而不欲就舉光祖力勸之且有母老之
命不得已應舉遂獲進 上下敘曰金湜賢者要得此人將
為師儒之官而恐其不為其取也金居世元之則別有得意焉
翌日又敘曰令即取之人司皆習士余之元意者金湜為首也
起拜直提學紙昇副提學遂為大司成

一同

禍作之日公將病于表兄弟家將行外祖忌祭或問朝父公慨然不樂曰盍叨非分已斯危殆他日會宿亦難必矣妻吳氏為耳政教利害非所聞也夫節婦玄軒世稱曰若知禍機何不遠避曰既為觸藩進退維谷禍在朝夕雖智者無能為也祭既罷夜半艾金吾即領軍服尋到門突壯

金絲

金絲字天余號自菴尤州人萬申生十六患瘧城試丁卯生進侯冠參國文科己卯以副學謫南海縣邑中十三年父母俱沒年卯重校臨校終已蒙赦存遂禮山猶父母墳欲伸送柩之情朝夕上墓涕淚所着草木盡枯因而成疾一年而終年四十七宣廟以宗系親誥用公表得準請特贈吏部有子鈞魁司馬早卒

金安國大將主進會試俱居魁及出榜以為一人不可為兩
此雖主則第二半生恨之及為試官金絳生進俱心請試官又
以為一人不可為兩杜元安國舊惡曰義之輩進之之文何之
不可之有遂為兩杜元情

杜元情夫一人以單騎一孤軍之六蒼頭進仕而時金
杜逃歸捕日適以給半指道立守凡有行旅皆收驗乃進
向鹽司潘願祥路上見一婦人之行狀拘不得遂行歸住路
左探問之其婦感利給糧物且使營吏送行公遂得至子竹
林以是之

公等也杜情夫一人以單騎一孤軍之六蒼頭進仕而時金
杜逃歸捕日適以給半指道立守凡有行旅皆收驗乃進
向鹽司潘願祥路上見一婦人之行狀拘不得遂行歸住路
左探問之其婦感利給糧物且使營吏送行公遂得至子竹
林以是之

公等也杜情夫一人以單騎一孤軍之六蒼頭進仕而時金
杜逃歸捕日適以給半指道立守凡有行旅皆收驗乃進
向鹽司潘願祥路上見一婦人之行狀拘不得遂行歸住路
左探問之其婦感利給糧物且使營吏送行公遂得至子竹
林以是之

模象見一大悟卓然高絕其志不為衆大困焉
公華法謂之仁壽雖是今古之同以故也

尹自任

尹自任字仲新汝寧人其父國及為官狀
禍作日以中順則之請大臣請則不得許
有懷德而卒

朴世英

朴世英字而晦南山人甲戌魁科官承旨
初配尚朴十二月而亡年十餘年卒

朴薰

朴薰字聲之南山人其父之子也甲寅魁科官承旨初

配吳州朴氏年十三卒其父年五十三卒故歸

故經有宋之子增榮乾父車德恩不辜早世朝野共惜之公
自去不亡祥見存錢玩弄之具不近故手人以大鬼自之九歲
而亦數有方學研精義理不肯治舉子業修行自守以實公薦
於我監庫主簿轉洋橋千金賢良科

故故百里自號江雙時母夫人尚存痛母子久喪不側難者
五年及至不故哀毀成疾卒于服中時年五十七

公德恩天內動中規履履心寬和與物無忤莊重少言語辭大
是非若太阿插戟秋光其接人也和氣浮於眉間人皆懷之恬
而風姿如憐介之望宗竈龍庇不得攀而倫之

成大各
拱墓塔

奇選

自通孝故一守教子服其府中升人處曾孫預之子登面進
三歲大第已卯請香山德恩拿推詔還配國籙辛巳賜死

仁廟有集詔有李太恒判尸

公嘗以得詩意自足矣官使歟身山林無復世此之念靜菴曰

一、某處受過幾回外間閑暇渡客路中成近體詩一
二、某處江山故國同天在望依高峯禪堂讀二何閑閑古
三、某處郭郭路如分欲買外人家遲住大佛寺坐此萬里
四、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五、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六、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七、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八、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九、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十、某處路如分信不通舊記愛書館壁未久坐已叩雲藉

鄭光祿臥

莊子八相

李長坤

李長坤字希則號葵翁碧山人 甲午生乙卯生貴魁士成入行
右贊成已卯罷居昌寧而卒

金狀教魁偉自火補將師才蓋山州以校理配巨濟燕山當
公有被反之志公亦惧其加罪挺身而逃成安地購得自免
無以為計托跡於水尺之徒同類以公不為所害亦置之有一
人奇其貌勸其兄妻之以女凡收役作必補顧情亦重利遂分
勞而善事之賴此寄主者非止一牛矣一日有一人來言主
上新却位大赦開獄門散諸役歡喜之辭相續於道公聞之
憂諸役所厚者借得衣賜妻其人偕往府中初知反正之旨以
小紙付其人曰金親監司下人乃我耳必待會知者赦此而後
勿示他人也小頃官見口散尋聞李校理乃不赦情亦不即通

刺者為誰也公以布褐破笠躋臨門偶而有應監可以下階官
顯到趨迎握手相位各贈衣冠容儀一新朝廷特授校尉金所

莊護送由是名聲傳動一國

黨藉

已卯舉事之日蒙使急脚持簡招之公家在興仁門外關稅已
故去蒼黃到景舟等即會處有未詳知其由批詰問門外並如
提校尤祖等之議愕然入對力諫請召鄭光鵬議之景舟勸上
速來公親掣其肘而止之是日得緩獄事公之力為多於為家
等帝將削爵出外公免度卓學有文武可 中廟思復用給職
牒單辭小還死之竟錮廢而卒

公家遺清介備嘗疾苦出入將相咸稱其職

蓋諫論公前日光祖等推問時以禁府堂上不禁罪人斥名呼
字致令凌慢諸罷寓居昌寧野侍饒足多置酒歡具願旬日以

宴樂屬大為事

並上

公歷居驛江自別社為幕會謂非壯雅補改為兩房公曰
涼冷非宜於病骨幕會復改以兩字公知其意已又不
改以寓字公撫掌欣然曰是真協於我遂改號為兩字
合兩隅寓三字之意作詩戲之

集

金安國

金安國字國卿襄陽門人義城人號慕齋又號思逸茂成生辛
酉進士歷主貢第三癸亥文科丁卯立誠左贊成典文衡文散
公年六十六

金安國善行強顏膏以宣慰使赴越日本使嗣中子 酬唱
甚多思潤不敏請以請為題時德簡以誠之公應鮮曰大羹易
元不和梅蘆王地雅形筆舌尖靜裏照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

如錄中學即數實後有受業生進曰請以年月為題仍呼韻公

曰神珠缺碎國龍魚別殺錄婚半蝕阻顛倒望舒仍失馭軸亡

輪拆不成與前言注

公與姜台壽杜元約為婚姻後子女俱長當婚聞姜男有惡疾不

歡負約遂成禮人以為難同

公在魏江李紉自忠州李長坤自牛灣來神勅寺相會留宿金

堂老謂奉教重臣會子一應議國家事特被重罪長坤即下去

昌寧別業科亦不敢來公贈僧詩曰三年廢祀東臺眉明月滄

江之臨頃為同山僧休亦笑償慈債及百花香則何

公性無畏操至誠愛人初與安老甚功及安老亦事不聞人意

公遂現責之安老知公諒直亦不之怒及當國公兄弟有過之

朝安老特被請公家適公聯袂語規切甚至居俞傳卧顯其是

公不知曰汝未睡耶勿拘我故正困睡不更上及啟牀公謂王
國曰安老之好人誰不知吾只索其之失學懷學言其惡也
無以食物饋其家人以為難

公其成世昌同賜暇廟堂世昌素素家能俱用舒綽極安筆
後公素窮約性且不喜着布被不掩情然若此世昌愧甚終
夜不安寢遂夢語夫人曰國卿若笑我之倏則吾當知是愧
乎極命易以襟素乃股同宿上

方嘗為嶺南方伯倦以教化為先則也鄉校教以小孝家詩
勸之徹底陽學者曰金公治化鄭公鄉序塾薰風盡善良小學
工夫領更勉兩賢道範詎宜忘此得清神人訪安陰學者曰
淵源性理鄭先生教想當時政化亦云若此應教德行俱持小
學並修明此也鄭公序勸玄風學者曰金先生志推崇源洛餘風世

振海東鄉邑親薰應有得預將小學益班窮

詩四原丁巳集

已仰禍作以判書器收號與號思起性精勤詳密不憚細事細始以之如監獲麥禾不使一穗遺野一粒遺場若將則碎米細糠羌收藏之以賤春飢當曰天之生物莫非有用暴殄不祥也人戒識之公笑曰聖人心

公在魏興嘗有之極亭春帖曰亭下長松接漢津東風新綠軟丹心未迷羽衣進向楓宸祝萬壽以率桐僊時山野亭清稿者凡十九年丁酉權由休寧治還朝又保春帖留吳兒章貼壁曰思逸亭中十九春餘生何意觀中宛然猶憶是皆由俞允日誠深祝聖天若公者可謂進退不忘君也

金臺國王國俱為儒林宗在安國退居利川二國退居高陽一

甘正國往利川里中人來者言本為獨國不來其國之
又書于丹正國頭壁曰兄何用此物何為所之故丹安國只
以紙相饋我何為却之不爾則必忘何為我人之恩義其心解
正國簡素恬淡疏糲僅結安國成立四國而後散姊妹之
咸平卷之內外家廟享皆周開書畫以延將學而歡會竟
不進參及還朝也家有成造方美瓦工計功之使一不他
撰升敘阻即其為工數計土木價幾使人價幾匠人手工價幾
輸入價幾本果寧極詳去誤人屈之曰事相來見不與假託而
執他務可也其國甲書之而以為此非但為己乃為一國通用
之例若與金安國駐見於此三則一國其婦貪三將無以買瓦而
用之適吾有事寧極適來亦何憫焉

庚辰弘文館疏論某也十餘人中有于鄭疏家缺朝廷請加

罪令安國與院無事面之分正國則嘗為承旨時鄭公以生員
呈疏政院一見其面皆不知家何坊也而論列如故事聖明
不問此可謂風聞論事之說也

宋麒壽下官時謁金安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亦來謁安國不
甚欣喜兩公去後囑慶白原明仁淑不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
漢之入身甚好已卯時士類同敗幸災幸笑兩公當時所謂此
名流公之論如此可謂灑然結也

公與文衡每接事大表衣獨厚憐恩得一句句則鉅衣輒起予
敵慮發踴躍不已後於病中提出表衣過用心事遂漸續以年
云辭足以達意而已至於傷生則過矣

公知道之不可行且知表衣踴躍終必為禍故以達意為期焉
而卒未及身斯可謂明達也

光祖被禍之後人無敢言窮理盡性之學獨公退居驪江達士
人則輒引聖賢事業論說不怠李彥迪自嶺南往求必質問辨
難李滉赴丹陽亦過公廬實有啓蓋之功而人不知之蓋公素
以文章得譽而性且不威世惟以文人視之故也許曄少學於
公

公隣居有一處女某月夜審其無人也竊往投見公乃青面獠
之曰爾以士族處子某夜竊投於人其得罪倫紀大矣吾當笞
爾爾其受之女不得已受笞越牆而還後嫁為某公妻蓋亦白

士大夫也有子孫耳老之後言於其子極歎其賢

南溪集

公退居灤州教授學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士望甚重及還
仲雪靜菴諸賢之寃大為善類所依歸未久病卒朝野景仰
槩有祀文廟之議及退溪推尊晦翁寔一肅靜菴為四

然後慕翁始屈令則士子幾不知慕翁為何人可歎也

丁酉安老敗殆還朝還朝後不得為吏判不忝枚卜相

淵野阻云

月丁
護錄

壬寅七月得腹疾癸酉正月下世嘗夜至月夜出外登溷還謂
子典翰汝孝曰即觀乾象國家之勢甚危殆外戚將嫁禍而士

類多被殺害國家必亡雖或不亡其禍寧有可言乎我病不起

當不及見爾等勿輕發言語以觸機四五日咄嗟不食公放

已卯後往利川往北洞作高棚於門前非陰雨之日則夜輒披

狗毛帖裏觀天文以竟一歲云

月丁
護錄

金正國

金正國字國爾號思翁乙巳生丁卯生進己巳及第壯元官至

禮曹叅判辛丑卒寒莊門人

金正國安國之弟已卯敗後故高陽村墅號恩休儒雅為後生
矜或時人以為二難安國寄第三絕曰恩休恩逸意相同弟在
西丹兄在東按北丹心無彼此特稽首向瀛蓮子休正感君時
思重我逸卿恩亦復然休逸百年何耶事衡羅華祝壽堯天逸
逸休、弟其兄熙、暉、樂餘生聖恩自是天同大顛藥癡
而露榮正國次歆曰芬榮休逸被恩同敢恨領原西隔東開到
暮年无覺味人間還有一壺蓮弟休兄逸餘無願行止寧復問
計然來往相誇休逸外卿恩長領太平天休弟心情同逸兄一
憂一樂送餘生居閑更覺恩重莫說君恩只宦榮

丙辰丁巳

寓居南陽之芒洞亭徒全集

公每自詭曰我其類世讓黃汝獻鄭士龍同榜而我擢仕元人
欲知我文章之高則只此可知

日行
設解

成寅公按部海西回宗乘奏請之行循舊例送別於黃崗在上
使南蒙而館執酌話別曰公不愛士林傾加愛惜哀慙甚走入
館舍不受其餞孟遜謝請之終不出已卯禍起削黜二十穿不
得還朝乃蒙之修隙也吐

已卯禍起公黃海監司任一疏累十言寫至十張極諫蒙以
奸邪摘陷人之狀及諸贖忘身徇國之忠適都事姓南者以蒙
之族擢獻納上京以其疏投之曰公頃到京呈此疏愈疏登途
夢神人謂公曰公若遲此疏士林當盡數肉至今走人可以退
還公驚覺走送驛牙人進逐其疏及在碧蹄館南即還之人
有問所以不意者以無是事更不傳說於人其甚高之後官
至判書近日竹山縣監慕俞常謂思翁曰此疏若呈我兄弟當
死不知此外死者又當幾人耶上同思翁所撰蒙語曰此事

死不知此外死者又當幾人耶上同思翁所撰蒙語曰此事

韓愈

韓愈身魁脚疏松者清州人西平中進士及兩文魁其提將
唐清水使已卯拿朝杖綢其所至已就死時年三十六

公國氣素豪放善音律至德季已卯春以典朝朝於南來為

行至遼陽有人先行傷其所帶物件公曰可以招拾來曰彼之

得失何賴故我但當抱如兒孫也二人自此而端其罪非之

遂成嫌隙

已卯年下
余入夢下

時南來為上使夢時到京候有為公稱其好曰道遠不之出

亦之類無意奴瘡時武宗北巡稱塞表報經進公程言上意

命備補乃遂不可遂辱是命皇天禮部郎中宋某之有

案既收案自以為已而 上時而一行人或獲曰王公負不

而事猶彰案之怒也至

公志操方剛義如狂疾忘如醉嘗言余精在勤不宜在靜
月取小學近思錄并書札有就康寧者夜間端坐死想人兩
膝皆穿

以直挺學陸拜承旨璽金方陸朝退成屬而既為前奉直即況
疾群小謀讓士林之禍而最悍公則直托以養親繼而意有不
使其各趙光叔配湖南陸即卑躬仕迎于鄉里至是始知祖
公與趙光祖金淨為道又公是會故大愈不為而為之
曰令之士君子一遇其長則便失其常情則亂其能盡其
子

公審書律常彈中國之失

以史翰充吳諸觀察官赴京陳有善卜者令得問其平生金去
卜者曰書無頭體一律建之詩曰火年才無傷天度才把龍泉

然自處石上梧桐初發響音中律呂有時和以琴瑟
又起千秋道德成文煥已晚晉士價賈生何賦文
被謫平生首尾彷彿如北邙

中朝士大夫咸賴識而河雒門前車馬填咽公此學七絃琴
華人曰此琴三年不灰奈何公曰琴而調七日傳其音

李好

李好字次野齊山人牧隱氏孫庚子生卒國遜士甲子文魁
官至正寶成已卯遷居陰城號陰崖致卜忠州免漢合名愛董
配夢翁五十四卒遷居鈎巖鈎巖有書院

生於漢都長於嶺南閱東隨之父任也年十四上願隱山丘三
使中臺寺讀求史慨然發憤作萬言書欲自獻父體堅臥不止
之早中料第壁北窗朝暈勉使仕准用酒以自澆為便養出為

聞韶倅 中廟曾三題擢承恩退廢居陰崖簡絕人事喟咏

所

放時復得須痛飲違旬不廷校卜免淫人跡道絕村烟極火

山高川深終日備計與木石野默忘機還紅其季誰與麴居不

遠清風明月無用一博得窮翁之快死後而人不親尊施而衆

不德好善不食惡惡是矣用保遠一世湯浪時日翁之大略盡在

是美 陰崖集自序

公以戊寅改宗乘奏請史其韓忠南裝走京奏罷恙忠無意救

療漢曰達不死必赤土類今日恨之而至誠救療曰此奸死無

而情然萬里同行豈可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耶竟得不死已卯

見放亦賴哀不志救療之意也 謝厚

替我夢魂自思將奈何上京赴死公曰謂曰君亦以卒已人為

無是邪死曰固其言得大怒之類也公笑曰君迄未悟笑豈可

恐其陳說之有枉情外之罪乎安處謙之徒爾

與朱敬亭書

公天分甚高休乎其外版乎其中根堪廣厚字量虛明平

居清然若忌世及聞朝廷缺次歎之踊日常訓人至殺陳東未

幾行哽咽不能出辭哀淡冰睫學者瞿然徑退門人盧蘓升

無不讀書之餘必引三四就或記事或聯句咿唔之辭徹夜少

兩行

公與金安老有姻婭之親且同學校朱溪君平生所為薰蕕相

及安老無有岐害之心已卯後公黜居龍宮甲午安老以左相

補填于咸陽地歸路歷見其書忌惡而探試之也公老兄至卿

將過之曰子以槐花湯沃面擁衾坐而安老執手慰之

由別公語人曰懷安已矣無足慮雜記

安元好談嬉笑公待之加厚彼亦不敢以慢語加之銘贊

嘗與伯兄耘共省掃耘先至主舉成霖訪之扶兄雲勢攘臂便
第此視清流及公處馬鹿衣入坐寐不覺沮喪而走強之乃進
拜遂息流汗出曰自爾有敬畏之心銘贊

科

科字禹世忠州人號訥齋甲午生辛酉文科丙戌重試魁乙

未重陽府使上疏請復慎地拿推配南平丙子陽環

公性簡流火許可嫌惡之心出於天性以此不容於朝雖至屢

出終不改也沈貞叔陽川構道遙堂適米一時作者云云丙辰

北前下

公憫儻有大志已卯方為忠州牧北門禍作一時士類無所故
公悲為起紀故書世簡事行在忠州任依之此下雖見止金

識小錄 黨籍補曰己卯以順天府使
被斥兩戍以忠州收使魁重誠謹通政

己卯以羅州牧使為監司趙邦彦考下凡堂上居中則別罷而
邦彦置下考房之甚也以此憤恙成疾遂卒

具壽福 附金 恭巖

具壽福字伯凝辛亥生庚午生負丙子文科己卯以更曹初罷
事見癸巳叙為求禮縣監卒于官

己卯公以位見罷無聊叙外舅怜之使居其報恩別業既而更
外舅在奴厰之謫于外舅曰自佐即據農舍虐奴使將不得保
在外舅不察遽怒而督令黜之時值冬月公單僕疲馬登途無
所之行色慘沮有一豪士自獵而盛儼從旁黃臂蒼而過以公
之彷徨路左不移時凡兩遇為豪士忽放馬上揖公曰子何人
而踽：若是公略語其故豪即請下馬鋪毛褥雪上相對談士

語矣雉野酒以勸之開懷如有素交因共歸其家云

月汀漫錄

題是金

恭巖

公短筇草鞋遍歷名山勝地恣意探討最愛洛雉山之勝嘯咏林泉樂而忘返公性不喜紛華性好淡泊無勸進後學多有成就

金恭巖報恩岳官也無事業而氣象磊落與金淨諸公相友善薦于朝為察訪坐罷收鄉具壽福罷官無所歸徜徉報恩山間恭巖以宅一區田數十頃與之居具夫人其其三子至今安居

一方以義士稱

前言行錄

恭巖年七十嘗遇人於逆旅神采動人言辭漸絕如也是夜風蕭月白悲歌感慨慨慨平生終宵不寐謂曰余少時不為夢問獨保頑命耳

金世宗字元昊慶州人初名完顏劄石乙卯生負兩腋文科舉
山甲子補臣濟南廣以孝行著及長授監州令午歲有仍居
于忠州至非川上自號曰非翁收叙拜經府官至刑判
公曰少續書紀。至錫鳴不已有巡更卒每竊聽之相語曰吾
輩不久必報夜巡在此宅

成廟親試諸生公年十八歲居首 成廟異之復以落發命進
呼韻即席製進 成廟益奇之諭以非常偉貌當老其才而大
用命授賜第賞賚特厚

公嘗以典翰入侍更試對丹楹如閑暇故事適值大學行義標
切諸書新章取義最難曉處左右色失公輒洽經史性且穎達
從容閑讀小無甚難數行推明倫說無欵左右歎服

丙子為廣州牧 上講易學啓蒙問雅解康 上問誰知者有

以公對即命題名入對上

金安國金世禪處于麗州忠原二先生門下學若甚感神祥
為忠原每早春親往麗州見時牧李希輔授受官糧二百石細
理分餽二先生學使及秋又載米躬往納糶年一如是不足以
來直餉蓋遂嫌也二公亦感其義暖而不辭許錫曉
公居忠州曾贈僧詩曰即懸林下達靈澈不是休官是懸官

注

公嘗奉使嶺南通知非川上具將續云人君為廢棄荒野公立
為煩久日此可看地也後自留春處放牧川上牧養小應耕種
時為忠州每以正局未見為注經堂處而勤之忠原亦如工等
西進為廢棄則公居之右處陽者中為廢而亦不為清也

地其川遠楚林下不久清風利若信身終馬王封

李思鈞

李思鈞字重卿嘉州生茂年二十歲舉子第直隸官至武列又剛公
年六十八

公性脫屣不拘小節不肯與時俗爭已即結公不協屢被彈
指出為令令府尹時章意不睦遂令別提學公承命既而上
進於老老庵被謫在路中聞其行色歎曰曰不意竟有此
言欲遠之公探問即在必親訪執靜菴手數語曰子處之何尚
余然猶可似唐虞事業乎中廟不言乎愚而好自用而好
自專上乎令之世反告之道本有不災及其身者也宜乎子之
不免也子今年火正行讀書努力自愛撫手痛哭別而受京刃
救見眉

辛卯三奸則始披頸要乙未年間以吏判兼判義禁禁還之
撤現安老教窮訊還並及其父而殺之公謂左右曰是叛賊不
足恤但逮入大官則當時名類也吾詳知厥父度量人以懷昧
之事教名類豈非聖明之累耶使即官書啓草款仰其免左
右喑嘿不語公強促不已有言當問於金相公然後乃可公
奮然生曰殺之權在在人主豈可東裁於大臣耶雖或問之安
忍無辜而置之於死乎即書啓目親自詣闕上聞其情狀
遂得蒙允天罪之配臺官即駁公免由是忤安老黨為度尚監
司馬拜諱日聞安老設租帳於興仁門內徑由崇禮門而行蓋前
此未有三公出儲賂次也公未久召還疑獲重譴遂獲免
發背卒于忠州官館

初國子祭酒劉壯肅之已生學自進士甲子文科官至大司憲

已外亦官至大司憲

柳宗元謫為時論所不容出為湖南伯題丹陽郡一絕曰
捨盡幽懷不覺歸清氣插風自海巖然後故臺行
宗憲傳誦其補狀柳不容於清議而有此詩已知薦擢為憲長柳即日拜
命赴廷奉府門陳祖靜謚字執手痛哭曰久謂事當爾豈意
王此極耶遂力諫被駁強欲回王意遂有構害事在不測縱飲
爛腸而死

已柳宗元

戊寅年間書堂宦負大會先生戚集設宴既罷趙光祖與同
宿夜來公宿醉未醒蹣跚而起踉蹌光祖而去立懸頭而斃之
其妻亦如之光祖曰彼雖沈醺此何故歟公曰此好死不欲生
小壽之道也光祖亦無如之何然愛其風骨只勸飲之而已

韓忠公集進修
附錄打子也

予已全南來故遺諸卿家既已公去而神慈冲養金溪
官已被死內公謂福先反愛自棄藉
東閣雜記曰雲字火登第個儒有公前廷居曰里慨念時事縱
飲病卒

李綱

李綱字伯玉號梁父師樟商茂實生已而文科舉山茂年
狀流 中廣朝官贊成文平公年六十六

金宗正推湖南一見公待以國士性豪邁有氣概

笑曰公為西伯時國罕年飢毀之者語獻納金正國曰李公別
構大樓于德巖上制宏役鉅民甚悉去後又聞欣西承人大聚
略同遂議於院察殿平珠將規之所最多甲於我國不須別略

構樓觀且年飢民困尤非急務請推允下又命述之後聞其役
遊手官屬聚飲緣小事未旬日畢云其傳聞之誤如是李公而
腦次劉然持後進傾側雖賤交加恩義義之類猶嘉其
言之士未幾公為參贊正國以檢詳往謁以往者做事猶誤
巡謝罪公置酒開懷大笑詰曰聞主張由劉我事者前也此則開
之誤也寧存形跡余嘗嘉歎爾昆季之志節並勸其為補官
於先進思齋

公個儻有大節鄭光弼至補有宰相才已卯士類處事過中公
頗裁抑之遂被劾性又放達不拘行檢自知不足在時論遂告
金溪田舍及禍起以公為依憑故以獲進故同檢覈人引還為
贊成公思不以前事芥懷以構害士林為不可信言及朝欲為
解網之計每歎善流見摘鮮小得志為當懷者亦皆以老疾重

望雖不顯作而泥滯而樞運客於朝繁念時事及德而卒此

前言往
行錄

此與金駟孫李曹同志業交將寒暄常以經濟才許之取其精
文累經世變身罹流竄而卓然有守不隨時尚士林倚重之茂
實地震罷張順孫黜曹純商是時公奉使朝京及還闕而嘆慨
時事遂為時論所疑論述二相上

申錦 公孫確經德曾孫景禧
景禧景德景隆景瑞

申錦字天用文僊公聚曾孫廐子生戊午進士登太文科官至
吏判年五十二文節公

公少不捨游深究性理之學與靜庵陸先生同適今論公正
當當時帝在論議消激欲調制西閭冀不至敗而竟不得亦以
此免禍雖不至罷斥僅客於朝常在散班而卒

所以言陽時謂曰吾師有問者振慎勿妄加貶考公唯唯而
去到界初為居殿罷故公通達三金往見公曰湖西一道豈無
猶吏賦民者惟獨拙者居下公之考績不亦謬乎公曰也邑改
寒誰猶只一職耳猶可堪青陽宰雖清六職在下民亦不堪經
且腹裡空虛之人宜宜宰一邑乎正國曰穿公腹中六經充牣
何以云腹中空空公曰今有盡持六經之六經分取以充自家
腸肚用是無窮者上上腹雖大其能容可知腹虛入笑解論

御廟議

御廟在學堂後己巳生丁卯進士丙子文科承旨謫珍原縣校
正日淺子幸

今狀貌衰憊而餘氣未盡欲以將才期己卯北方人物
上廟有賦更以公為將才期己卯北方人物

被誣而卒

孔瑞麟

孔瑞麟字希聖登卯生丁卯進士及第以承旨授

公天性剛直不拘小節及拜承宣稱益弘大禍作始同處其罪

後出為黃海監司未幾心懷憤激指斥時宰多為極言當

人無罪冀悟天聰被中傷幾陷大罪削奪官職後還散班而

卒

李清

李清字季雅登卯生丁卯進士辛未及第以舍人任丁酉復

官至監司

燕山朝大逆錄空至八寸公以李在錄空被誣見燕山濯

日甚恐加重譴遂逃歸教其仇家避其害且塗垢不猶

變姓名棲息巖穴丐食山房一舍一歲將住適逢嶺山反正
登第踐清要

按察嶺南以詩書雄傑自堪京師一日道聞之風流視察

李成章

李成章字次翁乙卯及第官天諫勸從諫與光祿等同託社蓮
拜禮曹參議大元官等已秋以乞憐不合謝罪削奪

文瑾

文瑾字三輝丙辰及第官天諫勸從諫與光祿等同託社蓮
拜禮曹參議大元官等已秋以乞憐不合謝罪削奪
政憲官等已九月以說處望右詢罪則身居龍仁而李公之弟
瑾就三溪官亦省

中清亭元高使獲之子孝愛生癸亥進士杜北郭之門已外
與文科辛巳鄉試流長興縣時已後放還守田
上移牧湖州卒故外人進其立牌

公餘文章著富為人謂之三絕風度雅量聞望藉茲
送入翰林尋遷榜選不日通其白牌正失所吟曰紅紙已收
白牌未止負及第一^{一作}榜虛名從此堪感山下蜀山人二身
無他事役君用臣頭三色皆有拜禮

祭世英

祭世英公之居成之居子能育子之愛以榜族亦為村官
世英公之居成之居子能育子之愛以榜族亦為村官

公以是世英公之居成之居子能育子之愛以榜族亦為村官
公以是世英公之居成之居子能育子之愛以榜族亦為村官

李延慶 字長老號龍望

李延慶字長老號龍望一子唐外八甲辰生燕山朝聖

諱海島丁卯生負成實公薦拜司經已卯領長封茂申卒年六

十五

李延慶為 中書省給夜封同僚有容方今故致太平備

撰相宮為第一人延慶進曰是指趙光祖誠實之德用人傾誠

謀多人望洽然後可授以大任光祖聞之馳見延慶謝之及

官滿保山來家讀書錄唐紀九人姓名延慶為之首御筆秋去

不教曰延慶予知其為人 其言難斷

公登所長科 為文 蘇城極亭四國之興此李延

慶往來山水間 為文 訪親戚來都下有人教詩一篇而

不見徑去 為文 宣統元年九月間李延慶人陰密地下

精先正德北極王長眉。類並不知公意者也。一錄或疑死

程然望日遷解已後科又不就職。

皇是為政令科官中。每科一事謂後當然後竟不爽殆理

人也。漫解

卓然自立。位顯凌之中終始不渝為已卯竟人士之出入其門

而為善人。如向方者不知其幾。退隱集而

無山朝公祖及諸父皆見。觸公亦坐謫。而宣反正諸表過三年

猶未養。乃服衣。遂卒。志節高。補制。追義不肩舉業奉母迎居

忠州北村。

公貴高學。遂議見。類請已和吉。溫育。灑然。行狀情慮時慎

青

崔壽。今其子。原。不。用。

詩派字可頤號後亭京州人

已卯縣人

自少有方外志嘉卷不羈年十九遊世遠遊遍觀名山水到廬

剡松作琴彈罷棄去未嘗留佳作詩飄逸且善書畫真絕代奇

才也韓及任江陵府使携清白堂以自高未幾以賦抵罪有女

未歸人羞與為婚崔自謂為婿俗尚大神其制潤崔令造窄

袖衣僅容一臂蓋無世人官游之意而務異乎象以玩一世所

雜記

金湜一日與先祖金淨金絳輩會話雅詩賦忽自外至長泣趙

不損急呼先祖言飲我一甕酒即與之快飲曰吾果敗船幾溺

心甚怖悸今飲酒釋然也不辭徑去座中慨之先祖曰敗船亦

之喻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

綱丁

金湜字可頤號後亭京州人自少有方外志嘉卷不羈年十九遊世遠遊遍觀名山水到廬

不覺江橋上送行

南表曙以山水圖一紙寄京趙不廷詩云勢壯凌江見之驚異

莫上曰落。下西山於烟生處樹幅中之穴人祖。其前川去。

見而叩之已印後慷慨時事操其叔世勳之遺著如此強仕何

求不如稷卨周之
和節年又奇詩曰
且看蒼生上天寒
水自

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在應多辛已也却美空道無情懷曰黃沙

我亦休歡去亦休又倚其詞忌公者言其

謝安公供四書不超生和歌集卷之八已

謝之
費雨
子錄
有治
非被
法

子曰知遠近
李益詩
不知宿夜
李益詩

卷四一終曰古風不設斤精利可新也

人
而
丁
官
集
記

以禮祭羅祭○交神居詳明宗乙巳

柳仁淑

柳仁淑以都承旨祔作為慶州府尹與科策同被劾卒已奪告

身丁百叙詳明宗乙巳

中光漢

中光漢以承旨祔作為三陵府使歷遷至卒已削丁百叙詳明宗

鄭源

鄭源

鄭源以翰林祔作詳明宗乙巳

鄭順昭

鄭順昭以是議被劾為金州府尹庚辰免卒已削詳明宗

升紹

升紹舉寶良承及登第已卯春歲年社元以是免作詳卷之十

任權

任權以弘文館博士以言在薦詳卷之十

尹澆

尹澆以吏曹佐郎被作詳明宗相

李若水

李若水以吏曹正郎歷詳明宗相

成世昌

成世昌以承旨調疾致仕別業詳明宗相

崔命昌

崔命昌以刑叅被斥居散海伯原州牧詳卷之十

崔命昌

崔命昌

安慶順

安慶順字順之甲戌及第弘文博士為親乞縣已卯坐罷

許伯璿

許伯璿字汝珍號浩齋又號三松已卯及第被斥為外官僅官
放朝官至禮曹叅議

權穉

權穉字濟甫擢之第已卯及第弘文博士被斥為龍宮縣監繼
酒憤恚而死

別科薦目志操賢淳不事矯飭學問駁通孝悌有志操

崔山斗

崔山斗字景仰號新齋癸巳生甲子生負癸酉文科以舍人謫
同福補蘿菴山人癸巳蒙放

誠場所製通鑑賦是進勸學所失人口與海南只備驛和成
春雜各各一待補之曰湖南王傑斗衡春

世居廣陽親族中以軍保謀成列鎮公等奉使賜政鄉必求酒
有欣諸鎮主也親王即滿營解府以酬酢不致以榮貴後之

柳成春

柳成春字天章號城隱甲戌文科以佐印堂

尹衡 字和甫龍
中興文科

尹衡字孝仲居海南乙亥生癸酉進士丙子文科以程曾佐印

程

公以注書命往卜相于願議鄭政光弼右相中用既等第而還
諸政院承旨朴世嘉進問曰今日卜相必安璫余以耶公唯唯
復命曰領相臣鄭光弼議曰論處心行事唯安璫為最右相臣

申用凝議曰若言職次則有金銓李絳孟憲安唐宜當遜以璫
為相禍作後時宰以為前日卜相時申公為李絳孟而公聽朴
世燾之言變辭復命惟問欲以及世燾而加罪只罪公罷公後
語人曰李絳並不拘行檢時議短之安得擬議故卜相之列只
與申文景為酒朋相許國人共知故為改咎而欲加罪而晦觀
幸為 聖明洞照

市在卿

曹在卿字國老乙亥及第自改官後之遷為吏曹佐部已卯坐
罷後復拜吏部郎追合其先世之官未幾復坐公把筆不書遂見忤
罷

尹世豪

尹世豪字世英庚寅生辛亥及第刑曹郎被斥三陟晉州等官

守卯後官至刑判恭簡公

時為金華監司赴任語忠清監司申濟曰靜菴宜至收死予誠可哀當時事聞之大怒遂彈劾辛卯三奸敗沈貞李沆始陞六

卿

鄭沆

鄭沆字新之延日人癸巳生丁卯生貢戊寅舉車行拜司經曰

卿賢良科以吏曹正郎謫玄風翌年卒

公嘗以小學律身未嘗有怠惰之容南孝溫一見收送獲大驚

之同棲山房為忘年友及將泮宮其金湜為冀逆言論嚴事明

慎正大一時名流推為長者咨其疑為人以著龜稱過班門必

鞠躬改容遇人魂輦必下馬奇高峯時

作行狀

父湜死於越山曰子公亦坐配永川反正後故還痛父非命未

嘗過西市街

宋好智

宋好智字景愚鵬山人公薦官至持平已卯贛良科
公氣稟凝重局量弘毅守正不苟不敢以非義干之風義動人
科未第而先被削奪事將不測不以禍休其心謝絕人事閉關
自守窮不變志者八年而終

李構

李構字成之已卯及第以翰林被斥號無敬堂贈直學士

已卯以翰林歸龍宮本家還啓曰遵行鄉約之後風俗敦厚稍
知向方行之不已則將至道不拾遺云神武福祿自政院下獄
翌日蒙赦入侍啓曰昨日之事何以至此予雖欲蓄于史筆不
知其根因也 上曰事之根因史官欲知之事予其日洪異舟等

聚于神武門外余令自西門而入史官權輒啓曰如此之事大
臣當會于都堂白日之中為之可也夜則陰晝則陽君子為陽
小人為陰此舉事之基非便神武門亦非舉事之地也 上
不答其意然有權輒啓曰國者有禮以處之禮者有節以
處之國者有禮則國安國安則民安民安則國富國富則
兵強兵強則國威國威則天下歸之矣

聚彭孫于神武門

聚彭孫于神武門外春兩月有彭孫者居神武門外城

成守城

成守城不以玉守城守城之弟有高才者其弟亦守城光緒
祖一見其交補當世人物必以公為首

人守城以鶴守城似應為

成守城其兄守城以才行推重士林正德己卯成守城擢第

兩南奏金錄金堤及趙光祖為誠官及禍作等語等偏言以奇
疎策不成文理而趙金堤等用私取之襲不得下子且參榜之
人皆是出其門下者而冒文章請假其榜上難之間諸南奏
及制守珠名後更赴奉慶中初試前列而竟不得第而卒宣
宗初而實耳其子成可於其父會復科

公早生更不赴舉乎卒人以科舉見公之禮之後有欲請復科者
公亦聞而止之公之傳聞於天下之說必耻之世有言者
公之傳聞於天下之說必耻之世有言者

公之傳聞於天下之說必耻之世有言者

公之傳聞於天下之說必耻之世有言者

公之傳聞於天下之說必耻之世有言者
皇故課三才求壁難之書三中光祖曰如此文非成

某不佞作及稱作故告先祖而謂想言以文義不腐若松誠取
制科蓋忤而擯尔也黨

尹齡光

尹光齡字彥安號懶隱士子生甲子主負以薦拜刑曹正部羅
削後謫庇仁丁酉放叙官至副正
別科薦目心行不苟有才貌名望

金大有

金大有字天祐駙孫兄提學驤孫之子父子空齋謂有元寶恩
赦丁卯公中庭試壯元直赴進士己卯賢良科年七十三卒
仁宗命復科公承除命不衡糧而馳徃百里辭以疾作而送
世居清道成寅公薦為貴姓直長己卯以正言辭故除泰原縣
監三月而歸田里乙巳復科又不就職終于雲門山中愚淵之

三足堂公嘗言年過六十壽已足矣禍患之餘使司馬登薦科

歷敗臺司佩特治縣榮亦是矣朝夕之世酒肉不徹不食可謂
不足遂以名堂而自號南冥曹植墓誌曰蓋世之雄令也則
亡吁可惜我老夫保人蓋寬獨許以天下士者公也容之天雅
討論經史之弘儒也位之長身材御不違之豪士也獨處書臺
長歌慢舞而家人莫窺其意者有樂放素性而詠歌蹈舞之時
也安管杯棹放釣技獵而時人猶認為放者無悶趣世而沈於
冥翰經之事也自我同德者觀之辨句宏深勿勿乎其仁也則
言論激昂個個乎其教也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命耶時耶
笑帶之語不以文綰筆毫模龍畫地者非吾之拙乎

已卯黨
籍補

三足堂公嘗言年過六十壽已足矣禍患之餘使司馬登薦科

罷科後不與人接淨掃一室叢書萬卷日復嘯咏好善嫉惡出
於天性有人服舍安忘非其罪而謫明川戊戌放還居坡州斗

大別案而卒

抗疏耿介多大志料事成敗若河決燭照膏肓後十五
餘年時事必不好正君登朝之時君其順之至乙巳果驗時
歌

鄭忠樞明書光

鄭忠樞字叔幹庚子生辛酉進士丙寅文科己卯永吉
作移授工曹數年而卒性廉簡金安國題碣銘而偶之

鄭磨

鄭磨字磨之庚戌生甲戌更第以典輔謫秩餘備而卒
之婿

公天資 邁有西京文奇通金經玉潤深得源濤之學二人
俱年火端雅時人目為瓊璧 上卷重之擢用不次有操進之
請

李希閔

李希閔字孝翁允俊之子庚午進士丙子及第以至會正即罷

金匡復

收金匡復字克己老固生負卷而第以金羅部事為鏡城教鞭

而卒

張玉

張玉字子則癸丑生乙亥魁科以檢詳被斥外補南陽直隸後
叙尋以他事被謫

與沈思順兄弟相善其子孫亦多為名士之族不獨其子孫

云

沈達源

沈達源字子容青松人貢生丁丑文科官在左通禮己卯以
修撰出直在家耦作前午入直正字金明胤懇請代直遂下獄
被放

巴陵君歌

耦作日詣闕極陳無罪意黃等長申悲淚縱橫亂海雨茂成
還

長城守澱

公善爲文請草女樂等疏皆出其手以附臺簡致制奪氏氏傳
叙

江寧副正模

以附黨預貳削奪而終

朴英

朴英字子實密陽人主父得宗子諫寧大君外孫號松堂茂
生庚子辛年七十

伯公為兒時儔然異兄兄至喪父母十六已以勇力聞二十
一從李克鈞度州之後明年壬子以武選使山立公知政訖即
居歸鄉里居洛水之上當世名儒鄭鵬朴村交遊（錄載一條其
然山下其
天資超邁家又豪富年十七親往遼東買鵲鴿以還行事多啓
征不羈 成廟召其之及業武科（詩翁
雜記

幼習弓馬武藝絕倫起趨牆屋射命中個儻不疑其武將聞望
傳官二十四入正閤內中夜不寐敵視涕口肥為一
夫事其人以不勝其力也

俗客得登聘想初海復學以自得為元其而者述詩文皆悟

達之樂也

一日騎駿馬至東府過南小門洞口有一女頗有姿色以
袖招之公下馬踵之至深僻既到天已黑矣其女對公忽潛
然合問其故因耳曰觀公風采必非常人由我枉死矣公駿而
問之乃曰賊使我餌誘殺人亦其衣服鞍馬者有年我日忍為
脫出而賊甚使多怕死不敢公能活我耶公即拔劍不寐夜半
自房上樓呼女下之純公奮身跳其壁急匍匐而出起數牆絕
境而走明日解職破香山郡即為學士常置絕裾衣求子弟
以為我

丁未四年除望傳日不仕明年庚午時拜即陽持封三兩僅難

山事平仍不復仕拜黃岡縣監擢拜江界府使移義州收未赴召拜承旨歲茂寅也己卯陞拜兵曹叅判時公見小人多疾君子憂之即謝病教其子賢聖節朝京及禍作被斥降賁仍為金海府使

公精於醫術活人甚多嘗為司副承旨都承旨權撥啓曰內醫提調大典只言承旨之部承旨例兼非法也朴英精通醫術請使兼之公固辭特授西美之鉉臣

公詩曰絕域南陔五馬登金甲老三孫無心憐閣題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又四十總過五十初人間無用一蘧蓀餘生

只合劉伶醉散後三闖堪打魚

侯輔增語

公嘗以金海府使在衙軒前度冷女兒拜息使刊文社捕其女而求面而汝何哭對曰吾夫無病暴死公再問之又曰吾夫婦

同有無間隙里而共在庭下人亦應曰然萬無他意公使人
提其女之冠而示曰非上下時帳視之並無水跡女人踴踊號
哭曰天乎知我情否公何為此也下人無不潛歎公有流淚者
公使軍使司司印封其屍自胸至腹下當袖接之果自臂中有
刺衣天知中有針遂出公即縛其女曰吾固知爾有私語言之
然以自求更甚之爾其自求其罪解纜而行完放軍應痛之其
言符公以昭之公聞可以解之公曰初聞其哭解不悲故差
承而檢屍之流非能死而自求惡懼之色故知之耳

一日有野鳥在街園裏驚起三群向南而去公召家人急治行
具其妻衣了令告却以公謀板拿去依以受訊骨節皆碎公大
呼曰何人之苦耶推官曰具之害也人曰呼若然則其此人結
忌有廣州府尹柳仁淑是夜我仁淑亦被拿則吾可以得去矣

一覽方輿圖而問之公曰此人偽造文記故奪人田地

金海張屈兄點慶州則惡其奸譎報監司刑推故惡其狡我也
上遂問曰抑甫知某人之罪為某人所苦笑仁淑始知之某月
果同鞠其人無辭而報乃反坐公之學起詣精微之域遽夜易
又善案言觀色天文地理以分籌數不無通會自被刑之後博
觀醫書著經驗方活人新方善書行于世

庚辰秋鞠得釋亭已削職居洛上十六年杜門不出專事修學
遠近皆師之學者稱之曰松堂先生及用事者敗召拜虞尚左
兵使未幾卒

初鄭鵬朴初來見公鄭指金山問山外何物公不答後復問曰
子知山外何物乎公曰山水亦前山鄭怍然喜曰乃令知子讀
書之功

公知幾其持弓矢望於門樓夜半賊果來圍佳公傳曰語汝等
深夜來此將欲何為我乃善山朴內禁也鳴銅射入叢立中賊
徒驚散名辭自此蕭然

朴遂良

朴遂良字君舉號三可

以孝旌門甲子司馬母沒不赴舉遂舉賢良亦不就官罷宮數
月而面金淨將楓岳訪其家之甚貧手綯索雜衣蒲保神趙初
不知為主人遂班荆而飯瓦尊菜菽信宿極謹而去臨別以獨
鄒杖留贈以詩曰萬怪骨崖裏九秋霜雪持杖來贈君子底晚
是心期醒翁賦
小錄

別科薦目天性博學志操不苟朴初無華孝行為志其古能也

訟煩民數割析如流庶無留訟坐罷歸鄉里其詞調
於獲閑亭詩酒娛話堂

燕山短表法慶公遺母表猶服喪廬墓三年

李弘幹

李弘幹字大立駒城人丙午生丁卯生負其面

以翰林嘗與金事諸公語及時事每言摘伏求疵不為已甚

激之舉當有便授平安評事在西鄆聞禍作為哀之請

曰止事乃當令之山斗而再得告喪之名寧不愧於心乎

其諸傳之哀述卿之作為非官哀死拜掌令復取經席論

寧山之電見上外永文散持議者忌其敢言不復叙墨諫乙巳以平常

正致賻郭殉其其不為時勢所屈撓皆謂此後以仁廟殯

致都監陞堂上未幾赴京師道卒

南越

內越人壯元及第名辭藉甚南來款引進招而致之謂曰
聞君文章過人願見一詩指松使賦之即應辭曰一采盆差
賜予以中然亦難依由汝曲直拂尊雲高來大怒遂絕之年二
十八以曲情終其休亦能詩越嘗使賦雪以紅葉為韻林即題
曰落地聲知春金錄飄聖狀似蝶覩紅亦奇才也紀中

林鵬

林鵬字冲舉會澤人庚子進士平諸生二百餘人論趙光祖之
寬嚴得罪累年試題考官諂附權奸意指士鵬為士黨公歎曰
吾何忍對此遂投筆而出卒已及第官至承旨歷翰林玉堂直
學士子

安頴

安瓚醫人博覽醫書術業甚精尤精於理學隨症設藥
理通達無碍雖古方所未有因病起意治無不效有人曉出忽
兩眼皆合不能自開以手指之如以膠染校接諸醫皆不知病
由瓚校以治肺之藥眼漸開如常又有一婦人陰門忽痛黃黑
毛相雜如牛馬之毛由陰門湧出晝夜不止瓚教以先治血脈
藥未久毛止如常見重救一世猶伸同輩甚忌嫉如仇讎已郊
之變步沆以交結黨人拿致數日之間酷加榜掠杖一百流外
至延曠驛死人皆憤之認諭

有一婦人嗽口自古端血出淋漓連日不止多用止血藥猶不
止瓚曰急服續命膏先四北稍遲則不效或曰心腹之病必
服此未聞治血也瓚曰舌有屬心而得血藥則涕令婦人盡
用心之氣極盡血滿流出安行于舌上上心虛忌邪寒之則

不能救矣治心去熱則血自止服之果止

刑曹佐郎趙光佐以疑獄問牧靜菴時台士滿座適安瓚後至
審其罪疑之剖析如前名流所決靜菴曰若使安瓚坐狀部
當無滯獄蓋情殫之才而幾道之不斷也

太醫朴世舉從游已卯士類甚有志業極誠事趙光祖已卯後
歲時必投謁門外其兄弟輩有疾則必往其必
宅行廊蓋以草木能歲改將至腐敗亦已以用因得瓦署提調
輸入蓋瓦世上稀有之事也前言行錄

柳世昌獄

逆人柳世昌謀欲要功受賞聚隣里小兒相與雜戲錄姓名為
作契之狀誘會于家因飲博賄取各人衣曰采曰可備酒來推
衣去皆令散去潛書各人姓名及謀逆辭錄割衣納之還合健

歲之翌日依約各至還其衣之衣即日上变告會皆拿致闕庭
鞠問了無他驗世昌供請開衣領縫見之可知即依供聞見果
有書錄謀逆之語無諱取服數十人皆伏誅死死者甚多皆年
甫十五六風裡滿頭為所誣誘被誅聞者冤之摠論

中廟末年悔悟

先日月之依舊明於氛翳之釋義理之感久愈深於是非之定
中廟歎末乾心洞鑑而物論昭雪固已有沒見之斷矣行集

癸巳春新歲大年 中廟大悟已卯之事盡改過遷之老士林
增起禍異痛惜曰天之未欲平治我東也苟可行集
亦已悔悟是奇禍矣幸逢恩曰夜對聖命當先念行集
以保時時安穩行集也何足道乎已而謂人知之者人益

二十餘年一時或執事聶駟力陳冤悶之情也補釁籍答祀配
人生存蒙放者今從杜烹崔山斗數人而已其餘權擢具壽
孫月世豪李忠鉤孔瑞麟金正國張三崔削之類并收叙
丁酉三山之死館學儒生負生李仲南等上疏現請收用當火
上天書及年今其國任權柳仁叙等收叙安班申清尹光齡
已陳君等皆蒙放釋

1

三
月
之
日



